末日人間
香港淪陷後
諜影祕辛
人海微瀾
新派小說
繼危城十日
又一傑作
吳昊 著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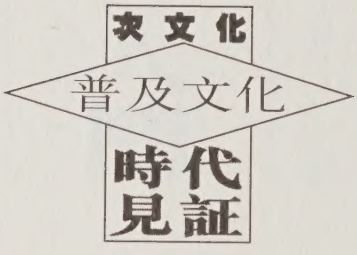
吳昊 一直是個電視工作者，平生最喜愛是電影，但又愛收藏舊文化遺物及研究香港史料。

著作有：《香港老花鏡》、《香港電影民俗學》、《都會摩登》、《香港電影類型論》、《亂世電影研究》、《香港風月史》、《老香港歲月留情》、《老香港爐峰述異》、《老香港太平山下》、《老香港天堂春夢》、《老香港人海微瀾》、《老香港鏡繪浮生》、《老香港逝水無聲》、《老香港我城碎影》、《香港電視史話》(I)、《港式廣府話研究》(I)(II)(III)、《孤城記》、《香江騎呢錄》、《塘西風月史》、《香港淪陷前．危城十日》等。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99554347

次文化堂

普及文化叢書 294

香港淪陷後・末日人間

作者／吳昊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㉙④

香港淪陷後•末日人間

作　　者：吳　昊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編　　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封面插畫：阿　高
內文插畫：阿　高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 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5年5月初版
書　　號：SCB 627
I S B N：978-962-992-367-9
定　　價：HK$78

© 二〇一五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香港淪陷後・末日人間

危城已沉淪。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時，港督楊慕琦簽了降書，開始香港的末日人間。

次日，日軍司令酒井隆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式」，軍容浩蕩的，並派發傳單宣稱：「香港乃日本的佔領地，你等香港居民須絕對服從皇軍，若有違反，殺無赦！」

舉行過「入城式」之後，日軍即大發獸性，當天晚上，到處強姦，一撞破民居，便用電筒四處照射，見到年青的女人，就加以輪姦，不少女人，因為逃走而爬上屋頂，有失足者，有踏碎瓦片者，竟當場跌死了很多人。姦殺之外，就是搶掠，雖然日軍在許多店舖門口都貼有「保護華人財產」字條，其實裏面都是空的，所有貨物都被洗劫掉了。日軍進佔香港後，所搜刮的財物使到東京大本營都震驚，不曉得香港何以如此之富裕，總數係超過十億日圓（應該相等於今天之數百億港幣）。

使形勢更加恐怖，香港曾一度陷於行政真空，因為東京方面正式委出的香港總督磯谷廉介，卻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始到任，這中間竟有兩個月時

間，香港完全失去控制，一任日軍胡作非為，比起獸兵在內地攻下一個地方之後的「三日不封刀」，延長了二十倍的時間，簡直就是末日人間……

佔領軍可以在街上任意搜查路人，凡是手錶、戒指、玉鐲等，一律沒收，被搜查者還要鞠躬致謝，否則就會換來一頓拳腳。

嘿，他們的掠奪手法層出不窮，某日司令部下一道命令，民間不准私藏照相機，一律須自動上繳，就只一日之間，上繳的照相機堆積如山，全部運返東京。搶掠之外，還有酷刑，凡是被認為「重慶分子」的，都被拖到高士打道的「特工部」施以毒刑逼供，不是灌水，就是放飛機，不是火烙，就是鞭打。

上環街市一個雜貨舖給日軍搜出一批爆竹，和多個「鷹嘜」牛奶空罐，老闆立刻遭到毒打，被硬生生指控為「重慶分子」。

「這些爆竹火藥和鐵罐，是用來製造手榴彈，是不是？」憲兵反覆的拷問。

「冤枉呀！」

老闆一家吃盡毒刑之苦，就給押去莊士敦道的刑場斬首示眾。

「冤枉呀！」

末日人間

劊子手一刀劈下……

由於是冤枉，那老闆死時，熱血竟把頭顱沖到丈把高……唉，末日人間。日子難耐之極。

磯谷廉介的佔領地總督部設在中區匯豐銀行大廈，野間賢之助的憲兵本部設在高等法院。每日都有新法令頒佈，每日都在變，變得更荒謬，變得更壞……

港幣要變日圓，法令規定兌率係四對一，即是說港人的財產損失了四分之三，後來變得壞極了，竟然八對一，人人面臨破產了。

通衢大道的名字都要變，皇后大道改稱「明治通」、德輔道改「昭和通」、干諾道改「住吉通」、莊士敦道改「八幡通」、彌敦道改「香取通」、太子道改「鹿島通」。既然街名變了，通敵的流氓就逐戶釘門牌勒索，通常是與區長勾結，在各住戶門外釘掛木牌，列明街「番」（號碼）人數和「世帶主」（戶主）名字，收費十日圓。唉，這時節誰敢不付錢呀！

原有的警察制度也要變，洋警官全都關進集中營，局長由華人擔任，警察改名「憲查」，水警則改名「水憲」，直轄憲兵部。而憲兵隊又不信任警察，

為了箝制港人，大量徵用流氓惡霸，偵騎四出，廣收情報。這些密偵又廣招馬仔，做其駁腳密偵，朋比為奸。城已經亡了，有手槍的就是強人，就可以操生死之權，就可以搶掠發財……

「六両四」的米糧或木薯粉本來就不夠，豈料連「四両六」都沒得捱，那就捱餓，餓極就到街上去搶……

「救命呀！」

一個路人一邊行一邊咬着粗糠做的炒米餅，竟然同時給兩個饑饉者看中，他們眼中閃現殘暴的兇光，立刻飛身撲向他。那路人大驚，發足狂奔，大叫：

「救命呀！」

跑，亡命的跑，回過頭來，一對腳竟嚇得發軟，不再是兩個人追他，而是整羣人追他，就只為了這個炒米餅。他悽厲的笑起來，人急智生，把炒米餅掟向人羣，一時間引起毆鬥，為一塊餅而拚命，再沒有人追逐他，而他卻笑得失去理智……

「砰，砰！」突然有人向天開了兩槍，跟着大喝：「媽的，想作反還是找死呀！」

登時間，那羣騷亂的人都嚇得停止下來了，前面出現幾名持槍密偵，為首那人繼續喝道：

「全部給我蹲下，舉起雙手，放在腦後，不服從命令者格殺勿論！」

那傢伙中等身材，說話時聲音響亮，唇上長了小鬍子，頭髮蠟得服服貼貼，穿三件頭西裝，刻意學習荷李活明星奇勒●基寶呢！

「他是佐治黃呀！」人羣中有人低聲說。

「佐治黃？」人羣中繼續驚恐地竊竊私語：「他就是佐治黃？」

「Shut up!」那位「東方奇勒●基寶」人物怒喝一聲。大家就蹲在那裏，再也不敢作聲。

沒錯，他就是憲兵部的頭號煞星George Wong，淪陷前他本是一名番書仔，但因品行欠佳，被書院開除，投靠日本人經營的「松原酒店」當司機，學懂一點日本話，養成憤世嫉俗惡習：「這社會對我不仁在先，如果有日翻身，我一定會大報復！」

未幾，香港淪陷，佐治黃把握機會率先投靠憲兵部，做盡傷天害理之事，漸漸得到日人重用，更加招兵買馬，手下之惡人有「十三太保」之稱。市民聞

聲膽喪：「簡直係混世魔星呀！」

現在，大家都在蹲着，雙手舉起，放在腦後。

「全給我搜身！」佐治黃命令手下。

嘿，那幾個所謂「太保」最樂於搜身，因為身上搜得甚麼皆可任意取去據為己有。其實，城亡以後，搶得的已被搶去，大家身上還有甚麼可以搶呢？

「搜身！」持槍的傢伙個個狐假虎威。

其中一個老頭兒，身上有瓶燒酒給搜了出來，立刻懇求道：「大哥，求求你，這粗劣的燒酒，請不要充公，不要充公啊！」

「混帳！」

「我老婆風濕病發作得很厲害，這酒煮薑給她服用，這位哥哥，就開個恩不要充公，我求求你！」那老頭子跪着的哀叫。

「媽的，」搜身的惡人給他一記耳光：「你這老不死，甚麼叫做充公呀？你們身上任何東西都是屬於我們皇軍的！」

跟着，他把那瓶燒酒往地上掟去，「波」的一聲，碎片四濺，酒便報銷。

那老頭突然發出撕心裂魄的尖叫，撲到他的腳前，張口狠狠的咬下去，那

惡人冷不防有此一着，登時感到劇痛攻心，眼淚直冒，拚命的用腳踢他，但老頭死咬着他的腳……

「我死呀，救命呀！」惡人痛得快瘋狂了。另兩個惡人撲上來向老頭拳打腳踢，但他像一頭兇殘的狼，一咬着獵物就死命不放，咬得滿口都是鮮血，滿地都是鮮血。

「砰！」其中一人拔槍朝老頭兒腦袋轟去，他恐怖地張開口，滾動一下，腳就伸直了。

蹲着的人有嚇得當場嘔吐。

唉，實在太恐怖了。

「哈，哈，」這個佐治黃獰笑起來：「記着，你們連性命都屬於皇軍的！」

這是個敢怒而不敢言的時代。

大家就這樣的蹲在地上，不知道要蹲到何時，但大家心裏在祈禱：「千萬不要給押去憲兵部呀，該處係地獄門，有入沒出……」

正當此際，遠遠出現一輛吉普車，飛快的疾馳而至，然後緊急煞車，讓輪

胎擦着地面「吱吱」發響，那駕車的分明是在演身手。佐治黃似乎很熟識車上那傢伙的作風，竟不看一眼，就喝令道：「過來！」

車上跳下兩個人，駕車者是個身高只得五呎皮膚黑黑的壯漢，他是佐治黃手下的第一號殺手「攞膽阿標」，相隨者是第二號殺手，六呎高的巨人，他的面孔像一塊敲壞了的鋼板，鼻歪向一邊，嘴部肌肉僵化，永遠笑不起來，幫會界愛稱他做「巨無霸阿森」。

「有甚麼發現？」佐治黃問道。

「發現重慶間諜蹤迹！」阿標報告。

「嘿，嘿……」佐治黃冷笑。

「一共兩個，在春日區的南國公寓出沒！」阿標繼續報告。

「春日區」在哪裏呀？就是原來灣仔「鵝頸」區那一帶。嘿，淪陷之後，連區域名稱都要全盤日本化，九龍城改為「元區」、九龍塘名「鹿島區」、深水埗名「青山區」、旺角名「大角區」、油蔴地名「香取區」、跑馬地名「青葉區」、尖沙嘴名「湊區」、紅磡名「山下區」、石塘咀名「藏前區」、西環名「水城區」、上環為「西區」等。市民都厭惡之極，但漢奸們趨炎附勢，對

此等日本化地名，視之為時髦，永遠掛在口邊……

「O.K., let's go!」佐治黃感到興奮。

「他們怎樣呀？」阿標留意到蹲在地上那羣無辜的市民。

「全部給我帶返憲兵部！」佐治黃下令。

「冤枉呀！」一時間有人大叫。

「小的上有八十歲高堂，下有……」有人哭着哀求。

「媽的！」惡人們如接聖旨，看不順眼的就拳打腳踢一番。

佐治黃跳上吉普車，阿標又要表演他一流的駕駛技術。佐治黃開始思考這一兩日來所發生的事情：

廣州憲兵部有消息傳來，重慶方面派出情報員來香港進行顛覆活動。

昨夜，公海一艘運軍火的船隻竟神秘起火，然後發生轟天大爆炸。皇軍非常震怒，酒井中將咆哮：「就算搜個翻天覆地，一於把他們抓出來，生死莫論，必有重賞！」

吉普車在迅速前進。

佐治黃冷靜的思考，他覺得要把握這個機會，只要捉得到活口，嚴刑迫

供，大舉剿滅重慶特務，「嘿，嘿，功名富貴就在眼前！」

他面上泛起微笑。

未幾，車在街頭停下，位在中段的「南國公寓」招牌清楚可見。三個人屏息了一陣子，佐治黃開聲：「非必要不火併，要捉活的，知道沒有？」

那兩人漫應着。跟着，下車。

* * * *

「南國公寓」三樓五號房間，重慶來的第八號和第九號情報員在苦候着甚麼似的，時而面露不耐煩的表情。香港的初秋仍是熱浪迫人，這些舊式公寓房間是木板間格的，只得個對街小窗，熱氣薰騰，很難忍受……

天花板那破舊的吊扇，慢吞吞的，呆板板的，慢慢的轉動，太苦悶太苦悶呀！

「為甚麼還沒有接頭？」第九號情報員感到全身沐在熱汗之中。

「可能外面風聲太緊！」第八號情報員冷靜的說：「這裏遍地密偵，我方要突破監視，實在不容易呀！」

斗室一片緘默，只有頭頂那古老風扇發出「格格」的單調而呆板的機器磨

擦聲響。

「好悶呀！」第九號情報員抹着汗，往窗旁站，正想吸一點戶外空氣，當他往外望之際，突然面色大變……

「甚麼事？」第八號情報員看在眼內。

「街頭……有一輛車……」第九號思想感到混亂：「那……那是吉普車！」

「媽的！」第八號竟咬牙切齒，憑他經驗，一定會有事發生，立刻把一枝手提輕機拋給第九號，自己則拔出手槍，靠在一邊的木板牆，嚴陣以待。

氣氛惡劣而苦悶。

等待……等待……

三樓走廊，「攞膽」阿標和「巨無霸」阿森押着管房的公寓伙記往五號房進發，好了，接近房門了，阿標用眼神向阿森指示：「試探第四號房。」這「巨無霸」臂力驚人，臂與膊間一施勁，門就撞開，嚇壞了裏面一對偷情的男女……

「開門！」阿標命令管房。

「這……這……」管房的感到不祥預兆。

「想死不成？我就斃了你！」阿標低聲恐嚇。

這第五號房的門是否毒龍潭，是否一開不可收拾，誰都不知道後果。

但那管房的感到自己是實驗品，試探生與死之謎，他竟怔怔的看着阿標指嚇他的手槍……

管房的面上冒着冷汗。

「擺膽」阿標示意他開啟第五號房門。與此同時「巨無霸」阿森已經控制了第四號房間，嘿，舊式公寓，兩個房間，就只一板之隔，聲音兩邊走，說不定這第五號房的人已有所戒備呢？

這是一種古怪的對峙、古怪的期待，總之，人人面上都冒着冷汗……

管房的鎖匙插進第五號房間的門，「達」一聲開啟，死亡的時刻瞬即來臨，因為室內的第九號情報員早就有所等待，手提輕機向房門掃射。唉，可憐那管房的身不由己，胸膛鮮血爆起，身子抖動得很恐怖，發出慘絕人寰的死亡叫聲，房裏的第九號情報員見到殺錯人，驚愕萬分……

處此生死關頭，簡直不容許分神，因為「擺膽」阿標憑着短小精悍的個

子，就地上一滾，已進了房間，人就像皮球般彈起來，手槍已瞄準第九號情報員，「砰！」

第九號情報員的額上冒出一點血，他慘叫，他倒下之前，手上的輕機槍仍不斷的在掃射，全都轟上了天花板，「砰，砰，砰！」倒下來，倒下來，再也爬不起。

「擺膽」，廣東人奪命之謂，這「擺膽」阿標果然是「十三太保」的頭號殺手，他身子半跪在地上，手槍就指向那邊靠着木板牆的第八號情報員，他實在太敏捷了……

兩個人，兩枝手槍，在相距十呎之間對峙着……

「不想死，就放下槍！」阿標喝道。

「嘿，嘿，就同歸於盡吧！」第八號情報員冷笑着。

正當此時刻，突然木板發出「格，格」的響聲，一隻巨手插穿木板牆，伸出一條粗壯如樹幹的臂膀，第八號情報員連驚叫都來不及，就給活生生的握着頸項……

「格，格」，木板牆在暴力之下，裂開、碎開、全面崩潰，但見一個巨人

屹立如山，發出恐怖的獰笑聲，手腕使勁，第八號情報員就被他單手舉起。

第八號情報員要拚命了，他努力的把手槍指向對方。這「巨無霸」阿森是天生的殺人機器，手腕使勁握着敵人的咽喉部位，第八號情報員感到窒息，感到全身乏力……

「阿森，」後面響起佐治黃的聲音：「我說過要留活口的！」

阿森又獰笑了，第八號情報員整個人就給他拋起，重重的再摔倒地上，已無半點抵抗力，人就暈死過去了。

「給我搜！」佐治黃下令。

於是整個房間被搜個天翻地覆，差點遭拆掉，都找不到認為可疑的東西——應該說是「秘密情報」才對。

這佐治黃工於心計，他來回踱步沉思：

「沒可能的，他們南來，絕不會只為炸掉我們一艘運軍火的船隻。那麼究竟為了甚麼呀？難道有甚麼特別的情報……」

他怔怔的仰望天花板，看着那緩慢轉動着的吊扇，竟感到大惑不解。

「嘿，嘿，」他冷笑着：「幸好捉到個活口，就押他返去憲兵部，嚴刑拷

打，嘿，嘿，看他招不招供！」

「巨無霸」阿森一手揪起暈死過去的第八號情報員，把他托在肩上，搬出「南國公寓」。

* * * *

未幾，黑夜來臨，跟着夜深，當公寓回復平靜，當一切進入夢鄉，一個人影在三樓走廊出現，而且很快竄進那廢墟般的房間……

手電筒四週的照着，照向天花板，照着那一把已停頓的吊扇，手電筒照這照那的，終於找得要尋的事物，取了出來，立刻離去。

淪陷之後，夜間日軍守衞森嚴，遍設哨站，甚麼風吹草動，很容易有所發現。那人影在含枚疾走，他非常熟悉街道每一暗角，投竄忌器的，簡直神出鬼沒。

要知道淪陷之後，皇軍把大部份私家車都充公了，所以，夜深之際，根本就沒有任何交通工具。跑，跑，跑呀，那人影在拚命的跑，全速的跑……

中上環間的「摩囉街」，白晝是黑市場活躍，夜深各種陰謀在進行。那人影跑到這裏來了，在一間早就關舖的門前敲起暗號，那門就開了，人影立刻閃

身進內……

裏面燈光黯淡，幾名男女早在枯候着，那人影坐下，燈光昏暗，他一臉嚴肅的道：「日間發生過惡鬥，第八號和第九號生死未卜，不過，他們所收藏的情報沒被搜出，可算僥倖！」

大家靜默着。

「這情報要盡早帶去澳門，交到盟軍特務組手上！」這人影就是第七號情報員。

「想去澳門，談何容易呀！」有人說。

「沒錯，出境證不容易申請！」有人說。

澳門還沒有淪陷，所以全世界的間諜都在那裏活躍。雖然，港澳之間只是一海相隔，但越海之舉難過登天……

「往大西洋會所找許雲川！」有人提議。

* * * *

畢打街的「大西洋會所」幾時都高朋滿座。

淪陷的皇孫公子走不掉，苦悶極了，每夜就來這裏買醉。意氣風發的日

軍長官和憲兵隊長，找娛樂的，就來這裏幽會聚賭。亂世男女為着求生，苟延殘喘的，就來這裏做種種買賣，包括出賣肉體、出賣靈魂。唉，這「大西洋會所」就是整個末日人間的縮影！

會所裏，煙的濃度密得令人嗆咳。煙散開的時候，露出那個小表演台，女歌手秀蝶，一個弱不禁風的瓜子口面的女孩子，在唱着《毛毛雨》，唱得很差勁。對於初出道的歌女，你能期望甚麼？

「謝謝！」一曲既畢，秀蝶習慣沒多少掌聲，但禮貌地一再的輕聲說：「謝謝！」

僕歐遞來一張點唱字條，點的是日本演歌《北海道酒場》，秀蝶有點手足無措，因為她不懂唱日本歌，特別難度高而風格蒼涼的日本演歌，她低聲問鋼琴師兼音樂領班森美：「這……怎辦呀？」

森美是菲律賓人，四十多歲，黝黑的皮膚，愛穿夏威夷恤，壯健得像個拳師，他淪陷前已是好幾間大酒店的樂師，所以很有江湖經驗，他低聲問遞字條的僕歐：「哪張枱點唱？」

「憲兵隊的佐治黃！」僕歐答。

嘿，又是佐治黃，麻煩要來了。

「立刻找波士來！」森美說。

「ＯＫ！」

「那……我……怎麼辦呀？」秀蝶很害怕。

「就說，你不懂唱，道個歉吧！」森美教她。

秀蝶抹去粉額上的汗，四望一下，然後提高嗓子說道：「剛才點唱的朋友要我唱《北海道酒場》，對不起……我……我實在不懂唱呀！」

那邊枱子的四個人，其中兩名是憲兵隊長，其餘兩名就是佐治黃和「攞膽」阿標。這阿標聞言，冷笑着推枱，大喝：「媽的，分明朝我們不在眼內，妳這婊子過來！」

那邊的秀蝶驚得哭了。

「過來呀！」阿標大喝。

會所裏的賓客本應該有說有笑，這一剎那間卻全然的屏息靜氣，他們都是沒有影子的人，對一切發生的事情都不介入，他們思想是真空的，靈魂是失落的，他們是活死人呀！

末日人間

「過來！」阿標怒吼。

佐治黃操日語向兩憲兵隊長加油加醋。

「畢架也魯！」其中一名隊長拍枱大罵。

鋼琴師森美此時徐徐的站起，很冷靜的說道：「真對不起，這歌我也不懂彈！」

「波士快來呀！」秀蝶心裏叫着。

「波士快來呀！」

* * * *

會所背後是秘密賭場，每夜進行豪賭。人間再沒有希望，就在賭桌上孤注一擲吧，說不定連生命都輸掉好了。

輪盤賭桌上的人活像鬼影，簡直無聲無息，豪客的籌碼像水一般大江東去，既沒笑聲，也沒嘆息，感覺是麻木的……

那個求救的僕歐進來之後，遊目四顧，給他看到「波士」靠牆站着抽香煙。這「波士」是個三十多歲的俊男，兩鬢有一點白，頗有滄桑感，面上永遠掛着分不清楚是玩世還是輕蔑的微笑；他身穿白色棉質布料剪裁的西裝，形象

清潔，頗有南歐洲公子哥兒的風格。

那僕歐就附耳說了幾句話，他眉頭皺了一下，望向輪盤那邊，有了主意，便來到一名豪客背後，俯身輕聲道：「田中少佐！」

「嗯！」那人漫應着，早就輸得忘記了自己是皇軍的高級將官。

「這一舖買二十一點，少佐可以把全部籌碼下注！」他輕聲說。

少佐點點頭，就把身前最後一批籌碼買了二十一點。打荷那傢伙見「波士」教路，也就份外留神……

輪盤滾動，「篤，篤，篤」，走珠跳來跳去。果然是二十一點，那少佐笑得很瘋狂，拍拍「波士」的手，暗示「謝謝」。「波士」又附耳說了幾句話，少佐大叫：「他媽的！」人就站起來，與「波士」出去了……

會所大堂，「擰膽」阿標繼續鬧事，指着秀蝶喝道：「過來呀，臭婊子，大爺要妳跪着認錯！」

那秀蝶出道尚淺，早就嚇得縮作一團。

鋼琴師森美冷笑：「這是甚麼世道呀，難道皇軍就沒有皇法的嗎！」

「豈有此理！」阿標飛身撲上來，突然看到甚麼似的，再也惡不起來。因

為陪着這會所波士出來的，是田中少佐——軍中極有勢力的人物。

「發生甚麼事？」波士故意的問。

森美得勢不饒人，操着不純正廣東話說道：「That guy，還有那邊幾個，無理取鬧，硬要點唱！」

「擺膽」阿標見了少佐立刻退下。

佐治黃和憲兵隊長都慌了，立刻站起身見禮。

「全都給我滾！」少佐咆哮着。

佐治黃瞪着「波士」冷冷的道：「許雲川，這算是狐假虎威了！」

雲川說：「聽到沒有？Get out!」

「Get out!」森美學着雲川的語氣。

* * * *

鬥爭過後，會所一天的營業告終，門關上了，燈熄滅了，大堂變作一片空虛。街燈光芒，透過木百葉摺窗，投射着一間間的影子。

在光與影之間，雲川安慰着秀蝶，她還在哭泣。

「不要哭，秀蝶，」雲川輕喟着：「It's a tough world!」

「你說了很多次，」秀蝶幽幽的嘆氣：「但我沒堅強過來！」

「這就睡一覺忘記了吧！」雲川說。

秀蝶點點頭：「晚安！」

雲川怔怔的看着秀蝶纖弱的身影步上會所的二樓，唉，那嬌柔的體態令他想起一個人，他突然痛苦之極，拿起一瓶酒，「骨骨」的大口喝着。

森美在鋼琴鍵上輕彈兩下：「You are a good boss!」

「嗯！」雲川漫應着。

秀蝶？唉，秀蝶……

秀蝶令他想起的是茉莉，這「大西洋會所」的原來主持人。

「茉莉……」雲川感到極度痛苦，覺得後悔莫及，他要把天下間的酒都喝進肚子裏，他希望有一天醉死從此不起……

還記得香港最後一個聖誕夜前夕，雲川不想活下去，他想到與茉莉一起死，便把樓上封着窗的黑布簾扯下來，讓燈光向外洩露，吸引天上的轟炸機……

「隆」的一聲，飛機越過長空，炸彈投下，但感山搖地動，沙塵飛揚，眼前一黑，這世界要末日了，死了死了死了……

良久，雲川醒來，他感到全身每一條骨都要碎了，陽光刺目，死亡的夜過去，整個房間就是一個廢墟。他拚命的自破磚堆中鑽出來，呻吟着，喘息着：

「我沒有死，嘿，我沒有死！」

這是何等的諷刺。

「茉莉呢？」他突然記起。

雲川就撲進那一片廢墟裏，撥開那些磚石，他看到茉莉流着血的臂，他悲愴的叫：

「茉莉，茉莉呀！」

顯然，茉莉死了。

雲川痛苦的扯着頭髮，他茫然一片，他不知道應該死還是活，而最悲劇的現實：他還生存，他還要活下去。他丟掉了茉莉的生命，他不能原諒自己，他再沒有勇氣毀滅自己，於是，他繼承茉莉的「大西洋會所」……

人生長恨水長東。

「Sam, play something!」雲川自回憶中清醒，對鋼琴師說道。

森美在鋼琴上一撥，彈起黑人的哀歌來了。雲川感到很空虛，他發現不再

末日人間

有愛人，不再有朋友，換來的只有奸詐的互相利用的人際關係，而這種權力遊戲，雲川最懂得玩弄，因為他從死亡而來，輸得起，最終大不了，就是一死，偏偏他不志在活命。

於是，江湖就有了一個傳說：「求生或求死，大西洋滿足你！」因為，大西洋會所龍蛇混雜，敵我不明，只要排除甚麼「反日救國」、「大東亞共榮」等思想意識，想要甚麼，且開一個價錢，這裏準會給大家達成「公正」的交易！

唉，大西洋會所，人間的末日。

突然，「砰，砰，砰」，有人在外面敲着門。這麼夜，宵禁時間，誰敢明目張膽的敲門？

雲川給森美一個眼色。

森美過去開門，進來者是大館「查憲」（淪陷後香港警察改名「查憲」）總隊長雷明——一個亂世中靠制服混飯吃的人。

「請坐，喝一杯酒吧！」雲川說。

雷明也不客氣，坐下來，開一瓶酒，喝了口，「好得很，一九三八年釀製

的拔蘭地，怎樣得來的？」嘿，這傢伙肥肥胖胖，樣子像梁醒波，一見美食當前，眼睛就閃出貪婪的神采……

「一所辦莊停止營業，老闆需要錢周轉……」

雲川答得很隨意：「雷兄喜歡的話，明日就派人送一箱到你家裏！」

「哈，哈，雲川，我就愛你這種豪氣！」雷明極之受用。突然，靜下來，兩個人在抽煙喝酒，各有心思的……

「唉，世道實在艱難呀！」雷明嘆氣。

「想我怎樣幫你？」雲川很明白這種人的心理，坦然的問。

「我……需要一批盤尼西林，你知道，這種藥就算有錢都買不到……」雷明訥訥的說道。

「黑市的找過沒有？」雲川凝視着他。

「都找過！」雷明嘆氣。分明他在經營走私生意，吃了對方訂金，現在交不出貨來。

「黑市的沒有，難道我就有方法不成？」雲川感到討厭。

「你老兄神通廣大——」雷明咳了聲：「總比我有法子呀！」

雲川聳聳肩。雷明站起身離去，出門之前，轉身，看着雲川說：「給你一個消息，重慶分子開始在港活躍，很危險呀！」

* * * *

「大西洋會所」外面街頭，在黯淡街燈光芒下映照得一片慘白，颱風的季節來臨，一陣雨，又一陣風，那種苦悶的氣氛非常難耐。

較遠處橫街出現一個披雨褸的人影，他冷靜的等待着，因為他看見「大西洋會所」門前泊着一輛警車。未幾，他聽到腳步聲朝這方面來，嘿，這人已跟蹤了好一陣子，他好吃力才擺脫了，現在竟然追蹤而至，於是，他後退，退進橫街的暗角裏，讓黑暗吞了他。他就是第七號情報員……

跟蹤而來的密偵，探頭探腦的，見橫街黑暗之極，於是打起手電筒，往裏面照，偏偏電筒出毛病，眨了一下熄掉。

「媽的！」那密偵詛咒着，他拔出手槍，步入橫巷，使勁的搖一下手電筒，竟然亮起來了，霎時間，他照到了第七號情報員那陰森的臉孔，連驚叫也來不及，因為，對方那枝裝上滅聲器的手槍，已經對準了他……

這是多麼殘酷的一種對峙。

「我應該怎樣？」密偵想着。

「你是死定的！」第七號想着。

「我要拚命！」密偵迅速地舉起持槍的手。

「拍」，裝了滅聲器的手槍發難，密偵的心臟部位開了個洞，他有點不相信，跌下了手電筒，人就靠在牆上死掉，橫街也恢復黑暗……

這時，「大西洋會所」門前那輛警車開走，「查憲」總隊長雷明已經離去。第七號感到安全，於是橫過馬路，敲響會所的門……

門開，鋼琴師森美投予奇異的目光。

「我要找許雲川！」

「波士已休息！」森美擋駕。

「我有急事找他！」

「Sam, let him in!」還在喝着酒的雲川叫道，他早就習慣半夜的不速之客。

第七號進來。

「坐！」雲川說。

第七號坐下，毫不浪費時間：「我是重慶方面的接頭！」

「這裏是會所，不是情報局！」雲川冷笑。

「對不起，」第七號很有禮貌的說：「實在事關重大，而且牽涉一個你熟識的人！」

「誰？」雲川問。

「野狼！」對方答。

「野狼？」雲川竟驚異的叫出聲：「你說野狼？」

不可能，「野狼」陳漢已經死了，死在淪陷前香港海域，他與櫻子乘坐的魚雷艇給日軍潛艇炸沉了。

「不，野狼已死！」雲川說。

「野狼沒有死！」第七號情報員說。

雲川突然一把揪着他的胸膛，喝道：「少說廢話，你究竟想怎樣？」

「要一張出境證，希望你可以幫得到！」

「我只為一個人辦，其他免問！」雲川說。

「為野狼？」

「沒錯，」雲川冷笑：「我沒欠你們，只欠野狼，實在對不起！」

「許先生——」

「夠了，到此為止，」雲川表現得很決斷：「要我相信，就叫野狼出現吧！」

第七號情報員嘆氣。

突然響起急促的拍門聲，這個紛亂的晚上實在太多事情發生呀。

「開門呀！」外面有人咆哮着。

雲川冷冷的看着第七號情報員。

外面的人越來越暴躁了。

「上二樓去，」雲川低聲道：「快呀！」

第七號情報員迅速的奔上樓，雲川然後示意鋼琴師森美開門。嘿，門外是「攞膽」阿標，還有兩個密偵在旁嚴陣以待，一見森美就破口大罵：「混蛋，操你媽的，怎麼不開門呀？」

「對不起，根據香港佔領地法例，現在宵禁！」森美也不示弱：「即是說，任何人敲門，也都閉門不納！」

阿標冷哼一聲，進入會所，眼睛銳利得像鷹犬，掃射四週。

雲川還坐在那裏喝酒，枱上放着兩隻酒杯，顯然不久之前，他與某一個人在此對飲。「這個人，嘿，嘿……」阿標是天生兇殘的獵犬，他已經嗅到異點。

這冷傲的傢伙一屁股坐下來，眼睛卻望上了天花板，笑得很空洞。雲川繼續喝着酒。

「他在哪裏？」阿標突然問。

雲川冷笑：「你說的是誰？」

阿標爆發了：「嘿，你敢在我面前要花樣玩把戲，媽的！」

「我只怕你搜不到人的時候，下不了台，我這會所的東西就要受你氣。」

雲川搖着頭，面上出現那常見的輕蔑的笑容：「嘖……嘖……」

「沒有人來過？你當我白癡不成？」阿標拿起那隻酒杯：「你一個人喝兩個酒杯？除非有鬼！」

「OK，他來過，剛走了！」

「去哪裏？」

「大館！」

「媽的！」阿標感到被戲弄。

「他是查憲總隊長雷明！」雲川不再玩弄他。

「嘿，用查憲總隊長壓我！」

阿標粗暴地把酒杯掟在地上，讓玻璃碎片四濺，再拿起那瓶酒……

「給我停手！」他身後響起呼喝聲。阿標為之愕然，那聲音很熟悉，甚而還吃過他的苦頭，他再也暴戾不起來，柔弱的轉過身，面對着的正是查憲總隊長雷明。

雷明奪過他手上那瓶酒，冷冷的說道：「一九三八年釀裝的拔蘭地酒很矜貴，你買得起嗎？」

「攞膽」阿標的臉部肌肉抽搐着，他害怕的不是這查憲總隊長的職權，而是此人甚得憲兵部長官們的歡心，連佐治黃也忌他幾分。「撞着瘟神，簡直活見鬼！」阿標心裏詛咒。

「心裏有甚麼，最好就爆出來，」雷明用酒瓶指着他的胸膛：「講呀！」

「沒……沒……沒有！」

「還不滾出去！」雷明喝道。

阿標強忍着心裏的憤怒，怒視雲川一眼，呼喝兩手下密偵：「走呀！」

雷明看着三人離去，向雲川揚揚手上那瓶酒：「突然在車裏記起家裏沒酒，便掉頭再來，嘿，嘿，差點給那廝糟蹋如此佳釀！」

「就多拿一瓶吧！」

「謝謝！」這雷明也老實不客氣，拿了酒，眼睛卻看着天花板，其實他早就心裏有數，低聲說：「立刻打發那傢伙走吧！」

「ＯＫ！」

「不必要的麻煩，千萬別惹上身！」

「例如往黑市搜刮盤尼西林——」雲川幾時都識得開玩笑。

「黑市那班走單幫的不肯賣我帳，真可恨！」雷明咬牙切齒。

「我給你打探一下！」

「走了！」雷明說。

未幾，會所外的汽車聲消失，回復沉悶而死寂的夜。雲川衝上二樓，輕叫着：「喂——」

人呢？人去了哪裏？

一個房間有一隻窗開了，雲川摸到牆邊那點水漬，顯然是第七號情報員身上雨樓所留下的。

「哼，這傢伙倒算神通廣大呀！」

雲川怔怔的望出街外，他遙見一個夜香婦人進入橫街，突然發出尖叫，連夜香桶也打翻了，人也滾了出來……「死人呀，有死人呀！」是第七號情報員所殺的密偵被發現。夜香婦怎樣叫，也沒有一個窗戶開啟，唉，多麼冷酷的夜！

* * * *

淪陷之後的摩囉街是黑市大本營，日間是怠惰的，只有幾個「白頭摩囉」（即紮了白頭巾的印度人）坐在竹椅上抽長煙斗，收買佬蹲着擺賣垃圾堆拾來的東西，可是，一到了夜間，這地方在暗中熱鬧起來，因為兩邊那一大排的舊樓宇外表重門深鎖，內裏卻人氣薰騰，竊竊私語之聲此起彼落……

一輛開篷跑車標上荷李活道，「擦」聲停在摩囉街頭街燈下，嘿，昏黃的光芒下，紅色的車，綠色的燈柱，跳下個白色西裝的人，整個景象色彩來得充

滿頹廢感覺……

淪陷之後，私家汽車大部份都充公了，能夠擁有汽車者，非官即貴，如果不是，定必屬於極度神通廣大之徒。沒錯，他真的神通廣大，亂世中最能求生的人——許雲川。

這時街頭出現兩個流氓。雲川吩咐：「找你們的唐大爺，還有，照顧我的車！」

「是！」

其中一人領着雲川進入摩囉街，那裏的樓梯底都站着流氓把風，他們沒有半點聲音，沒有半點動靜，彷彿全都是空虛的影子。突然刮起苦悶的熱風，垃圾飛揚着，好一片廢墟。雲川進入唐大爺的樓宇，這鬼地方煙霧瀰漫，係一個秘密的鴉片煙窟……

「怎樣？」唐大爺躺在鴉片煙牀上吞雲吐霧。他是個五十多歲商人模樣的傢伙，本來在石塘咀經營妓院的，淪陷之後，日本統治者宣佈整頓「淫風」，禁娼可也，石塘咀的酒樓和妓院全都關閉，這唐大爺唯有在摩囉街開秘密的煙格。

「唐大爺人面大，」雲川坐在鴉片煙牀邊，拿出白金煙盒，打火機「擦」的一聲點了煙，才繼續的說：「想你幫個忙……」

「哈，哈，雲川兄，論江湖地位，小弟望塵莫及，有甚麼就儘管吩咐吧！」

「盤尼西林！」雲川說。

唐大爺望着雲川：「是雷明求你？」

雲川聳聳肩：「他幫了我忙！」

「他害苦了我們！」

「為甚麼？」

「走單幫的電拖都給水憲（即水警）剿了，但凡差人，我們不賣帳！」唐大爺很堅決的說。

「且給我賣個帳吧！」雲川說：「條件呢？」

「我要雷明向水憲施壓力！」

「好得很！」

「那麼交易達成！」

雲川與唐大爺相視而笑，突然外面傳來混亂的聲音：「不可給他走掉！」

「不可給他走掉！」

幾個流氓包圍着一個戴帽子面目清秀的男孩子。不過，那傢伙的身手相當敏捷，東一拳，西一拳的，那幾個流氓給打個落花流水。

「豈有此理！」其中一名流氓撲上。那傢伙的拳頭連環出擊，打得他肋骨也裂開來了，竟慘叫連聲。

另一名流氓標上來，那傢伙飛起一腳，對方整個人竟給踢得倒了下來。

「嘿！」那傢伙握着拳頭……豈料，那幾名流氓一湧而上，左右開弓，竟然是手到擒來，他拚命的掙扎，突然頭上的帽子掉下來，露出的竟是女人的秀髮……

「放開她！」眾人身後響起唐大爺的聲音。

於是流氓放開她。

「妳是甚麼人？」唐大爺喝問。

那女孩冷哼一聲。

「媽的，真不識抬舉！」流氓作勢打她。

「手下留情！」雲川突然大叫。

唐大爺感到愕然：「雲川兄，這傢伙難道是你的人？」

「沒錯，」雲川有意救她一命：「這丫頭非常任性，我早就吩咐她在外面等候，偏偏就要追來闖禍！」

「哈，哈，」唐大爺見女孩長得漂亮，早就消了怒氣，對雲川說：「嘿，你老哥當真艷福不淺呀，哈，哈！」

「論美女，唐大爺多得很呢！」雲川捉着女孩子的臂，她略掙扎着。

「Sweet heart，還胡鬧甚麼，」雲川向她打眼色：「還不向唐大爺道歉！」

「哼！」她表現得相當倔強。

「哈，哈，算了吧！」唐大爺笑着。

雲川就押着她出了摩囉街。

「放開我！」那女子掙脫他。

「小姐呀，我救妳一命，怎麼連多謝都沒一句！」雲川說。

「我用不着你救！」

在街燈下，他仔細的看她，濃黑的一字眉，水汪汪的眼睛，很誘惑的紅唇，男裝衣服下掩不住性感的身段。「嘖，嘖。」雲川面上又泛起那分不開玩世還是輕蔑的笑容。

「你笑甚麼？」

「妳為甚麼跟蹤我！」

「嘿，」她冷笑道：「我為甚麼跟蹤你？」

「妳是重慶分子！」

「嘿！」她又冷笑了。

「我一離開大西洋會所，妳就跟蹤我，為甚麼？」雲川逼她。

她「哼」的一聲，轉身欲走，赫然見到兩個日本憲兵徐徐而至，心有點慌張。倒是雲川機警，一把摟着她，跟着吻她的唇。她正想掙扎，但感到危機，心就軟下來，讓他吻了。雲川得寸進尺，把她摟得更緊，他感覺到她豐滿的胸脯，還有那纖細的腰……

「嗯」，她被吻得透不過氣來。

此時，那兩個憲兵已經來到跟前，見一對男女吻得如此纏綿，不禁愕然。

其中一人正想上前盤問，另一人向同伴拍拍雲川那輛開篷跑車——淪陷期間，有車之人必然與皇軍有關係，如果處理得不好，被長官處罰，這就自招其辱了。於是，兩個憲兵互望一眼，聳聳肩，往別處巡視去了。

她拚命的推開他。

「Marvelous!」雲川裝作非常沉醉。

她嬌嗔着，一巴掌摑去。

雲川反應敏捷，捉着她摑來的手，輕蔑的笑着：「女人，遇着我許雲川，總是無法可施的了！」

她怒喝着，一拳當胸打出，雲川預料她有此一着，又捉住她的手。

兩個人就在那裏僵持着，她一腳踢他，這是雲川所萬料不及的，嘿，那一腳踢得他痛極，唯有把她放開了……

「想我揍你一頓嗎？」她怒喝。

「嘖，嘖，簡直恩將仇報！」雲川說。

「是又怎樣！」她冷笑。

「OK，胡鬧完畢，妳想怎樣？」

「混帳，本小姐沒空與你胡鬧！」

「妳是第七號情報員派來的！」雲川肯定的道。

「是！」她答道。

「為的是出境證，是不是？」

「沒錯！」她答。

「我說過，只有野狼出現，我才會幫忙！」雲川很堅決的答。

「你是個沒有靈魂的人！」她尖叫着。

「靈魂，嘿，在淪陷那一刻，我已經把靈魂典當給魔鬼了！」雲川蒼涼的笑着。

「活見鬼！」她掉頭而去。

「不要走！」雲川大叫。

她回轉身。

「妳叫甚麼名字？」

她遲疑着，最後說道：「靜子！」

跟着，靜子消失在黑暗中。

「靜子？」

雲川怔怔的凝視着黑暗。夜了，驟雨清洗悶熱，他站在街燈下，自西裝袋中掏出白金煙盒，打火機「擦」的一聲，點燃了香煙，陷進沉思之中。

「靜子？她和靜雪有關係嗎？」

唉，靜雪，可憐的靜雪，她活不過淪陷前夕，雲川終生抱憾，因為是他間接害死了靜雪。多少個夜，雲川噩夢驚醒，他呼叫着靜雪的名字。雲川，殺死了睡眠的人，他唯有拚命的喝酒，讓自己醉倒而陷於昏睡。

唉，這是末日人間，死的人竟比活着的幸福，多麼諷刺呀。有一個早上，雲川酒醒照鏡，發現兩鬢略露青霜，心裏感到無限滄桑，那一剎那間，他真的想再次自殺……

於是，他深深的抽着煙。

「靜子？會否是個陷阱？先是野狼，然後……為甚麼死了的人都不肯放過我？」雲川冷靜的分析：「如今時勢，事情總不會有偶然的，更不會有甚麼鬼使神差，嘿，嘿，一定是人為陰謀！」

究竟是甚麼陰謀？他不想知，也感到厭倦：「野狼，靜雪，你們安息

吧！」

雲川跳上開篷跑車，風馳電掣地在寂無一人的馬路上橫衝直撞，只消半分鐘已來到畢打街的「大西洋會所」，赫然發現門前停了幾輛憲兵部的軍車……

「豈有此理！」雲川感到憤怒之極，他飛身跳出車，撲入會所之內。

這時節應該是會所收業，賓客早已離去，那些喪盡天良的密偵便活躍起來了。

當雲川飛撲進來的時候，佐治黃帶領的「十三太保」早就在這裏搜個翻天覆地。雲川來到佐治黃的身前，強忍着怒氣，他要讓自己有機會看清楚四週的情形……可憐的女孩子秀蝶在琴邊哭泣，鋼琴師森美冷靜的看着眾人……

「你想怎樣？」雲川不客氣的問。

「我懷疑這裏有重慶分子！」佐治黃冷笑。

「這裏有嗎？」雲川喝問。

「嘿！」佐治黃不答。

「為甚麼要為難秀蝶！」雲川暴喝。

「一點懲戒……」佐治黃不經意的說。

豈料還未說完，雲川一拳揮出，他臉上吃了重重一記，頓時間滿天星斗……

第一號太保「攞膽」阿標，第二號太保「巨無霸」阿森，料不到風雲變色，突然感到手足無措，呆在當場……

「殺死他！」佐治黃撕心裂魄的叫。

雲川以最快速的手法拔出左輪槍，抵着他的下頷，跟着暴喝：「看誰死先！」

佐治黃還是大叫：「殺死他！」

第一號殺手「攞膽」阿標磨拳擦掌。

第二號殺手「巨無霸」阿森發出兇殘的低鳴。

「好得很，」雲川冷笑：「只要有人眨一下眼睛，我就開槍！」

那是非常兇殘的一個僵局。

「Sam，立刻致電田中少佐！」雲川對鋼琴師森美說。

森美撥電話。「攞膽」阿標撲前去……

「給我站着！」雲川喝叫。

「哈，哈，雲川兄，我們其實不算是敵人，」佐治黃竟冒出了冷汗：「所謂大東亞共榮，其實，我是應聲蟲吧了！」

「不要向我講這一套，」雲川冷笑：「這是鬼門關，你闖進來，就要留下代價！」

佐治黃的面色很難看，因為他實在理虧，他在大西洋會所找不到任何證據。

「你想怎樣？」佐治黃說。

「很簡單，你讀過番書，知道甚麼叫做Jungle law嗎？」雲川冷笑着。

「森林法則——」佐治黃答，被迫的答，因為給槍管抵着的下頷有點痛。

「大西洋會所就是一個森林，毒蛇猛獸多得很，你雖然是豺狼，但這裏有的是虎豹！」

「你有膽殺我？」

「有！」

佐治黃面部肌肉恐怖的抽搐着。

「殺死一個漢奸，會大快人心，」雲川冷笑着：「這世道誰會同情你這種

人！」

佐治黃面部肌肉停止抽搐。

「至於閣下的靠山，嘿，嘿，是沙丘吧了，靠不住的……」

那邊廂，森美的電話駁通了。「少佐的電話！」

「告訴他有人來搗亂！」雲川說。

「ＯＫ，算了，算我的不是，我道歉，sorry，」佐治黃竟急得冒着冷汗：「無必要大驚小怪吧，大家都跑江湖混飯吃！」

「嘿，總算聽得入耳的說話！」雲川表現得很冷酷：「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ＯＫ，我滾，立刻滾……」雲川這才挪開他的手槍，一揚，甩開槍膛的輪盤，裏面一顆子彈也沒有，有意刺激他的敵人：「噢，我實在太大意，太大意了，槍膛竟沒有上子彈呀！」

「真對不起，我下次一定記得上子彈！」雲川得勢不會饒人的。

佐治黃感到有生以來最慘痛的失敗。一時間憤怒之極，無法發洩，竟笑起來，憤怒得笑起來：「哈，哈……」

那是苦笑慘笑悽笑：「哈，哈……」笑得眼淚直冒，笑得喘息，笑得沒了聲……

「擺膽」阿標恨極了，恨得狂抓自己的頭髮。

「巨無霸」阿森表現得更恐怖，他突然抓起枱子上的名牌啤酒瓶子，往頭上一揮，「砰」的敲在自己的頭上，玻璃碎片立時四濺開來，但連皮毛也沒損傷過。阿森當時惱極怒極恨極呀，竟然振臂狂吼起來，只嚇得瑟縮牆角那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秀蝶「哇」一聲哭了。

「滾吧！」佐治黃大喝。

幾隻「狗」就夾着尾巴退出大西洋會所。

「Goodnight, have good fun!」雲川放下電話筒。

「他們都是野獸，Damn!」森美詛咒着：「要不是你及時趕到，秀蝶就噩運難逃了！」

唉，可憐的秀蝶，她衣衫不整，頭髮蓬鬆，還在那裏飲泣着。

雲川輕輕的摟着秀蝶，給她安慰：「秀蝶，我的秀蝶，不要哭！」

雲川就扶着她上二樓房間。

「嘖，嘖……」雲川拖着秀蝶來到梳妝台的大鏡子前：「看看自己吧，哭得像隻醜小鴨！」雲川摟着她的纖腰，她就軟軟的偎在他的胸膛上，她幽幽的說：「我給惡人欺負，你還要取笑人家醜小鴨！」

「不像嗎？」雲川笑道：「妳就看看鏡子！」

房間的吊燈是綠色琉璃燈罩，映得一邊白牆呈現淡綠，倒影在鏡子裏，那色彩襯着俊男美女，整個感覺就像迷夢般。秀蝶怔怔的看着鏡子，她偎得他緊緊的，雲川嗅到她的髮香，輕輕撫摸她的臉蛋，指一指鏡中的她：「不過……醜小鴨也可以變天鵝的！」

秀蝶「咭」的一聲笑了出來。她突然哼着《天鵝湖舞曲》，擺動着腰臀，雲川放開她，她就豎起腳尖，轉動嬌軀，跳了兩下芭蕾舞……

「唉，」雲川心裏嘆息：「秀蝶，妳怎可以面對這個殘酷的世界？」

秀蝶似乎猜透他的心思，突然哼不下去，身子一軟，就跌坐在地上。

「秀蝶，晚安！」雲川說。

秀蝶突然抱着他的小腿，不讓他離去。

「雲川，請不要走！」

「雲川，不要離開我！」

秀蝶抱着雲川的腳，把他抱得更緊。

「不要這樣，傻女孩！」雲川說。

「我不是你的女孩！」秀蝶嬌嗔：「我是長大了的女人！」

「妳在我心中永遠是個小女孩！」雲川跪下來，輕撫她的秀髮，吻她的額。

「雲川……」她主動的把他摟着，櫻唇微張，多麼渴望他的親吻。

雲川並沒有吻她的唇。他的思想在奔馳……秀蝶是上海藝術學院的學生，為了避難，輾轉南來，生活得顛沛流離，要不是雲川在街頭見她賣唱，受盡市井之徒侮辱，把她收容在「大西洋會所」，如今已淪落不堪，甚而暴斃街頭了。

「唉，秀蝶。」雲川嘆着。

秀蝶要主動的吻他。雲川抗拒。

「為甚麼？」她叫着。

「傻女孩……」雲川漫應着。

「我不是傻女孩！」秀蝶逼他。

「妳跟我是沒將來的！」雲川說。

「難道我們會有將來嗎？」秀蝶問。

唉，整個香港都沒有將來，應該怎樣答呀。雲川苦笑，於是秀蝶吻他的唇。唉，這年頭還執着甚麼？兩個人就熱吻起來。

熱吻得瘋狂，熱吻得窒息，熱吻得難分難解……突然，她推開了他，解開衣扣，露出雪白的乳房……

「不要這樣，秀蝶！」雲川叫着。

「這城早已沉淪，我們還可以保持聖潔嗎？」秀蝶說。

她很快把衣服扔掉。雲川看着她細小的胸脯，白中透紅的肌膚，蛇一樣的纖腰，還有濃密的毛髮。他嗅到陣陣的體香，當前竟是無窮的誘惑。

「雲川！」她輕叫。

「秀蝶！」他應着。

雲川撫摸她的上體，開始吻着她的全身，她感到興奮之極……

「雲川……」

「秀蝶……」

「××me！」多麼大膽的言辭。

「OK！」

雲川就進入她的身體，她感到震慄，感到痛楚，感到思想真空……

「××！」

這是秀蝶的初夜。

* * * *

灣仔憲兵部是一間陰森大宅，不時傳出悽厲的慘叫聲、恐怖的呻吟聲，尤其夜間更是毛骨聳然……

「擦」的一聲，吉普車來了，跳出佐治黃與「攞膽」阿標。他們與守門的兩個憲兵打個招呼，匆匆的進去了。

較早時，佐治黃派人搜查「南國公寓」的帳房，在掌櫃的夾萬裏找到一封由梧州拍來的電報，電文簡單的幾句：「港方大計兄主持，英美之款速收，伺機當撤去……」

「撤去」哪裏？電文有一角被撕去，嘿，好可疑呀，抓着姓徐的掌櫃拳打

腳踢一頓：「你分明是重慶特務，撤去哪裏快說！」

「冤枉呀！」掌櫃在地上痛得亂滾：「老闆要我們收了錢，結束公寓，然後撤去澳門。我們不是特務，不是特務呀！」

「押回去好好的審問一下！」佐治黃吩咐他手下密偵……

現在，佐治黃與阿標在憲兵部的長廊上走動，腳步聲在陰森的空間裏發出迴響，他陷進深思之中。他今日收到憲兵部的消息，他前兩天抓到的第八號情報員給活活打死了，而沒透露一點情報……

「嘿，這掌櫃是唯一的線索，不能輕輕放過……」

二人跟着步下石階，來到地底的密室，這裏，毒刑在進行着。五十歲的徐掌櫃滿面滿身鮮血，已經給憲兵們整治得死去活來，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

「我死……我死呀……」

憲兵隊長日高吉次是著名的「殺人王」，此人小個子，長着希特拉式小鬍子，而且有潔癖，殺人的時候總愛戴上白手套，現在他坐在暗角裏，喝着咖啡，抽着煙，裝得很悠閒的模樣。他身邊那個通譯則不耐煩的來回踱着，一見佐治黃與阿標來，立刻說道：「這傢伙甚麼也不說，怎生是好呀？」

「就交由我來吧！」

佐治黃蹲下來，看看掌櫃那張給打個稀巴爛的臉孔，他輕聲說：「你沒有資格做重慶特務，不過，你認識他們，嘿，嘿，我亦相信情報已經到了他們手上，正準備偷運去澳門……」

掌櫃那張缺乏人形的臉孔，實在很恐怖，他肌肉在抽搐着，血緩緩自嘴角滲出來……

「只要講出他們所在，你不但不用受皮肉之苦，」佐治黃先用甜頭誘惑他：「很簡單，只要說出你聯絡的地址，我在皇軍面前給你講個情，不但立刻釋放，還獲得獎金！」

「我……我……講呀！」掌櫃說。

「講呀！」佐治黃追問。

掌櫃呻吟着，顯得很痛苦，佐治黃就把臉孔湊近他。他突然一口血吐向佐治黃，撕心裂魄的叫着：「畜牲！」

佐治黃怒極跳起，對通譯說：「灌水！」

通譯向兩名憲兵用日語表示：「灌水！」

兩憲兵立刻走過來，取一張木梯斜憑在椅子上，把掌櫃推倒梯上，用力按着他，以麻繩縛其雙足於兩邊梯柱，他拚命的掙扎，憲兵就摑他，又將他雙手高舉，也縛於梯柱上。

此時，掌櫃的頸是枕於梯級之橫木上，那兩個憲兵將木梯抬起倒轉斜放在椅子上，使他變成頭向下腳向上的姿勢……

跟着憲兵以毛巾蓋在他的面上。阿標拿起一桶水，慢慢的朝毛巾處灌下去。掌櫃怎樣擺着頭也難逃劫運，濕了的毛巾緊貼着臉孔，使他呼吸困難，口和鼻孔逼得張開，於是水就源源不絕的進入肺部腹部，那種痛苦比死更難受呢。

一桶水灌完，接着就來第二桶、第三桶……徐掌櫃只感到身體腳脹得快要爆裂開來，他一雙手拚命的掙扎，但最恐怖，十隻手指脹得像十隻蕉，竟無法握起拳頭來了……

「我要死呀……死呀……」掌櫃只感到天旋地轉，再也支持不下，立刻暈死過去。

到此時憲兵隊長日高吉次登場，他首先用手帕抹乾淨他的皮靴，來到掌櫃

跟前，看着那脹卜卜的人，提起右腳，使勁的往那大肚子上踏下去。「哇」的一聲，掌櫃七孔流水，五臟六腑痛得像要破裂了。

掌櫃痛得清醒過來……

「怎樣呀？」佐治黃喝問。

「我不知道！」

「好得很，嫌不夠毒辣嗎？」佐治黃大叫：「就在水中加辣油！」

「是！」阿標就把幾大瓶辣椒油傾注於第四桶水裏。

這是灌水酷刑中最毒辣的撒手鐧，混了辣椒油的水，對受傷的五臟六腑起極大刺激，甚至劇辣的水會使人的眼珠爆裂，因而失明，嘿，實在太毒辣了。

「灌水！」佐治黃喝令。

憲兵又把毛巾蒙着掌櫃的頭。阿標把那桶劇辣的水灌注下去……

掌櫃發出恐怖的慘叫聲。

「不要灌……不要灌呀……」

「說還是不說？」佐治黃喝問。

「我說……」

* * * *

「砰，砰，砰，開門呀！」

半夜裏，佐治黃和「十三太保」傾巢而出，摩囉街一個店舖的門給踢開，跟着雙方火併起來，而且是短兵相接，殺戮得極之殘酷……

危急間，第七號情報員拖着靜子往天台逃遁。這裏的樓宇，天台是相接連的，第七號情報員吩咐靜子：「快走！」

「你呢？」靜子問。

「靜子，聽我說吧，妳任務重大，妳一定要把情報帶去澳門，」第七號情報員喝道：「快點走呀！」

靜子立刻跳過另一個天台，幾個起伏已然去遠，回過頭來，心魂頓碎……密偵們已湧上天台，第七號情報員咆哮着，他的手提輕機瘋狂掃射着，一時間子彈橫飛……「砰！」第七號情報員胸膛掛彩，鮮血四濺，他依然屹立着。「砰，砰，砰！」終於倒下來……倒下來。

遠處天台的靜子看得熱淚滿眶，悲憤之極：「惡狗，我就與你拚命！」

突然見一個身材短小的人凌空彈起，兩個起伏已經追近，可見身手相當

敏捷，那人就是「攞膽」阿標。靜子人急智生，突然拿起一塊磚頭掟過去，大叫：「手榴彈呀！」

那邊天台的阿標機警過度，一見有東西掟來，急撲向地上，跟着滾開去。嘿，為甚麼沒有爆炸呀？再看地上，竟是一塊跌碎了的磚頭，霎時間氣得他整個彈起來，而前面天台的靜子早已不知所終。

「豈有此理！」阿標咬牙切齒。

他瘋狂的飛撲過去，幾個起落，但那邊天台不再有人……

「媽的！」阿標詛咒着。

不過，他有鷹犬般的目光和嗅覺，他一早已經認出靜子的容貌，而且憑聲音，他肯定是個女的，他冷笑着：「嘿，嘿，就算翻天覆地都要把妳搜出來！」

於是，阿標回到剛才的戰場上。

男男女女的，點一下數，打死了十個人之多。

密偵翻箱倒槓的搜索着，竟甚麼也找不到，佐治黃的面色非常難看，眉頭緊皺，來回的走動。

他掏出一包香煙，拔了一根出來，順便拿起枱上的火柴盒，「擦」的點火，再把火柴盒隨便拋在枱上，那火柴盒翻轉了，阿標一看，驚叫道：「大哥，你看！」

佐治黃一看，這火柴盒的底部寫了五個字：「南國公寓洽」

* * * *

末日人間，秘密活動多得很。

告羅士打酒店八樓八〇五號房間，靜子整天就守在窗前，俯望着街上的情形。

大約下午二時，她看到一輛軍車靜悄悄的駛來，靜悄悄的停在酒店門外，「擺膽」阿標領着幾個密偵靜悄悄的跳下來，靜悄悄的進入酒店，而軍車也靜悄悄的開走，一切靜悄悄的……

靜子感到不安，她考慮立刻離去，但這個險不能冒，現時她很重要，她的任務一定要把情報帶到澳門，而此一刻，經昨夜一役，她已經陷於完全的孤立無援了。

她考慮奪門而出，但門外是毒龍潭，重重的危機在暗中爆發。

「真豈有此理！」她詛咒着。以她平時的性格，早就獨闖龍潭，大殺四方，但如今她竟顧慮無窮，甚至急得額上冒出冷汗。

「豈有此理！」她急得團團轉。

突然傳來拍門聲，她驚得跳起來。外面僕歐叫着：「送午餐來了！」

靜子才定了心，開門，讓僕歐進來。

「還有甚麼吩咐，Miss？」那傢伙很禮貌的問。靜子給他十元軍票，吓，這麼多錢，他竟然呆在當場：「這個……這個嘛！」

「請替我帶個口訊給大西洋會所的許先生，可以嗎？」

那僕歐看着那銀紙，竟吞着涎沫，眼睛發亮：「得……得……甚麼口訊？」

靜子就附耳教他說了。

告羅士打酒店與大西洋會所，只是對街相隔……唉，末日人間，大西洋會所每天都進行着秘密勾當。

* * * *

「江湖朋友說，你們水憲不識時務，把走單幫的趕盡殺絕……」雲川在一

角與憲查總隊長雷明談判。

「真豈有此理！」雷明說：「水憲隊長係新紮職，不賣帳，我早就應該剷除他！」

「那麼，就剷除他！」雲川冷冷的說。

「ＯＫ！」雷明答應。

「剷除之後，廖大爺會好好答謝你！」

「多謝，多謝，Thank！」

此時告羅士打酒店的僕歐走進來：「許先生！」

雲川很機警，把他帶向一邊。

「受人所託，帶個口訊給你！」那僕歐說。

「甚麼口訊？」

「野狼急要見你，八〇五號房！」

「野狼？」雲川全身一震。

＊　＊　＊　＊

「這火柴盒……」阿標感到懷疑。

佐治黃拿起，翻轉一看，盒面印着「告羅士打酒店」。「嘿，嘿！」他冷笑着：「你們註定劫數難逃！」

沒錯，這火柴盒底反映了一個事實，與「南國公寓」特工接頭者，除了摩囉街這樓宇「住客」外，還應該有別的分子是進住「告羅士打酒店」。

「一於搜個天翻地覆呀！」阿標很興奮。

「混帳！」佐治黃大喝。

阿標立刻明白過來，頹然坐下……

大家所想都是一樣，那些大酒店是日人天下，區區的漢奸密偵是不敢到那裏橫行無忌的。要知道。淪陷之後，石塘咀煙花之地被禁，日軍解決性慾，就只可以去灣仔的「慰安所」和「吾妻屋」去嫖軍妓，但高級的將官總不能貶低身份地位，嫖同樣的女人，於是石塘咀娼業轉為「地下活動」，專給他們洩慾了。

那些將官經常在大酒店開定了房間，雛妓艷妓名妓老妓全都隨傳隨到，飲酒做愛達旦不休，充滿着變態與頹廢的色彩……

難題來了，誰敢明目張膽搜這些大酒店呀？萬一處理失當，開罪了某高級

將官，那就不得了……

「這個呀……」阿標面有難色。

「吃我們這行飯實在困難呀！」佐治黃嘆道。

「肥肉當前，總不能白白放過！」阿標說。

唉，實在難題。

「你不是說憲兵隊很有實力，連皇軍也怕他們幾分的？」阿標說。

「是又怎樣？」佐治黃問。

「就借用憲兵隊之力吧！」

「這個……」

「這幾天我們受夠了許雲川的氣燄，那傢伙拿皇軍做靠山，嘿，嘿……」阿標冷笑着：「我們為甚麼不利用這事件大大的打擊他們，讓東京那方面知道，皇軍那些將軍愛與中國女間諜睡覺，結果甚麼都洩露了！」多麼恐怖的一種鬥爭，也只有末日人間的社會才可得見，簡直是好恐怖一回事呀……

「只要有憲兵隊撐腰，我們在酒店秘密部署，以靜制動，」阿標獻計：「剛才那女的，我認得出，她插翼也難飛！」

「好！」佐治黃頓一頓，繼續說：「嘿，嘿，關鍵就在那個女人，說不定情報也在她的身上呢！」

「沒錯，通常最後能受到掩護而走脫者，一定有特殊任務。」阿標不愧是佐治黃的第一號煞星。

「回去找日高吉次商量！」

* * * *

「給我口訊的人是男還是女？」雲川問。

「我……我……不知道！」那僕歐答，顯然是靜子預早授意。

「Damn!」雲川詛咒。

「野狼急於要見你！」那僕歐重複這口訊。

「OK！」

那僕歐引退，雲川感到疑惑。而雷明早已看在眼內，說道：「有甚麼可以幫你嗎？」

雲川繼續坐下，抽着煙，沉思了好一陣子，說道：「我需要一張出境證！」

「是男，還是女？」

「你怎樣看？」雲川問他。

「昨夜密偵大剿重慶分子巢穴，殺死了十多人，據說走脫一個女的！」雷明平淡的說。

「是女的！」雲川已知端倪了。

「立刻替你辦理！」

「要今夜就走！」

「沒問題！」

「其實，我們應該保持中立！」雷明說。

「可惜身不由己！」雲川答。

「多麼可憐！」雷明嘆氣。

雷明離去，雲川還坐在原位，怔怔的沉思着：「野狼，野狼呀，你究竟是生，還是死？為甚麼你的名字不停被人利用？」

嘿，告羅士打酒店的八〇五號房總得要闖一轉。那時秀蝶從梯間下來，看到雲川的苦惱，上前摟着他，幽幽的說：「雲川，我的雲川，我可以幫你

嗎？」

「很危險的事情，妳敢幫我？」

「你不是說過，It's a tough world!」秀蝶幽幽的說：「我要學習堅強！」她主動的吻着雲川。唉，多麼漂亮的一對男女呀。

「OK，」雲川推開她：「我們要出發了！」

「哪裏去？」

「告羅士打酒店！」雲川的哲學：毒龍潭非闖不可。但偏偏，他要帶同白雪公主直闖龍潭呢。

雲川拖着秀蝶來到會所門外，而對街就是告羅士打酒店了，他輕聲對秀蝶說：「酒店大堂會滿佈着密偵，妳獨個兒進去，在接待處附近逗留一陣子，吸引密偵的注意，然後上八〇五號房間……」以下的說話雲川是與秀蝶耳語，只見她頻頻點頭，間中更孩子氣的伸一下舌頭。

「妳做得來嗎？」雲川認真的說。

「嗯！」她應着。

雲川就看着她輕盈的體態步過對街。

* * * *

酒店的大堂，「擺膽」阿標坐在近門口的沙發裝作看報紙，而四個密偵散佈附近，仔細留意着進進出出的客人——特別女客。

較早時阿標的部署，每一層樓都有兩個化裝成僕歐的密偵監視着，遇到可疑的就立刻跟蹤落大堂，向阿標暗示。阿標守最後一關，他要認出昨夜走脫的特務靜子……

此時，秀蝶姍姍而來，阿標看她一眼，她「嘿」的冷笑，從手袋掏出太陽眼鏡戴上，在酒店的大堂穿梭走動……

「標哥，」一個密偵低聲對阿標說：「這婊子好有嫌疑！」

「媽的，你的眼睛長在屁股不成！」阿標破口大罵：「這婊子有膽做重慶分子，你有資格做總督！」

那傢伙給嘖了一面屁，尷尬的走開。

秀蝶看到一個日本人進入升降機，她飛奔過去，叫着：「Hi!」

升降機的門關上。秀蝶立刻用有限的日語道歉：「對不起，認錯了！」

那日本人向她傻笑。她對駕升降機的僕歐說：「八樓！」

真的是無巧不成話，那個日本人打着日語也說：「八樓！」

「叮！」八樓到了。

秀蝶敲八〇五號房的門，而那日本人卻傻兮兮的進入了八〇四號房。秀蝶實在很害怕突然會被他死纏，好在今次無驚無險，神經質地吁了口氣。豈料，門忽地開啟，她冷不防有此一着，嚇得差點叫出聲，立刻用手掩着嘴巴。開門的是靜子。

「我……」秀蝶有點忙亂。

「快點進來！」靜子輕聲說。

秀蝶進了房間，靜子關上門。

「雲川叫妳來的？」靜子問。

「沒錯！」

「他為甚麼不來？」

「下面滿佈密偵，」秀蝶說：「他一出現，定必惹來懷疑！」

「唉，」靜子細看着她：「為了他，妳竟敢冒這麼大的險？」

秀蝶笑了笑，笑得很美：「為了他，我甚麼都甘心做！」靜子默然。

「雲川說，已經替妳取得出境證，妳今夜就可以去澳門！」

「實在太好了！」

「事不宜遲了，」秀蝶感到緊張：「我們交換衣服穿着，就由妳扮我，瞞天過海，混出酒店！」

「那麼妳……」靜子有點遲疑。

「我會逗留這裏一陣子，等雲川來救我！」

「唉，妳的雲川有辦法！」靜子嘆着。

「幸好我們的高度差不多，」秀蝶開始脫去身上的衣服：「再戴上我的太陽眼鏡，下面大堂的密偵未必認得出！」

靜子跟着解衣。她性感的肉體，竟連秀蝶都看得妒忌：「靜子，妳真美呀！」

「難道妳不美嗎？」靜子語出真誠。

「唉——」秀蝶幽幽的嘆息。

「這年頭，末日人間，」靜子伸出手摸一下秀蝶的鬢：「最美的，最容易受到摧殘！」

兩個女孩子交換了衣服。

秀蝶微開房門，從隙間窺看，見八〇四號房那日本人走出來，正步向升降機。秀蝶立刻附耳靜子，教她方法，然後低聲說：「只要越過馬路，雲川就在對面接應妳了！」

靜子立刻戴上太陽眼鏡，快速地閃出，來到那日本人身旁，打個招呼：「Hello!」

那日本人是深度近視，眼鏡滿是圈圈，依稀認得，這就傻艾艾的笑了。

升降機來了，那日本人禮貌地示意她先進，她也禮貌地說：「Thank!」

升降機內，靜子向他微笑着。「叮」，升降機落到大堂，靜子早就看到密偵滿佈監視，她人急智生，突然摟着那日本人的臂，扮得很親熱的伴着他一起步過大堂……有密偵注意到她，詛咒着：「臭婊子！」其實是妒忌那日本人的艷福。

好了，最後一關，是「擺膽」阿標把守。偏偏視線給那日本人擋了一下，他只看到靜子的背後，直覺地告訴他：「這是秀蝶！」

踏出毒龍潭，靜子脫險了。不過，她要發揮十足的演技，竟然親那日本人

的面頰，獻出香吻，然後推開他，叫一聲：「Sayonara，再見呀！」

「Sayonara——」給艷福迷了魂的那個日本人怔怔的站在那裏，良久才感到失落，那美女呢？美女呀？

靜子已經成功越過馬路。

雲川就在「大西洋會所」門外等她。

「謝謝！」靜子說。

「快進去！」雲川說。

靜子還想說話，雲川一把抓着她的臂，扯她進入會所。

日落時分，刮起一陣風，跟着下雨了。

靜子望出窗外淅瀝的雨，心裏納悶，因為她面前那個男人老喝着酒……

「有人勸過你喝酒無益嗎？」靜子無法再忍，問道。

「有——」雲川輕描淡寫的：「不過，都死了，包括茉莉、櫻子，還有——」

「還有誰？」

「靜雪！」

靜子面上變色，好像心魂震盪，雲川看在眼內，但不動聲色。

「那麼秀蝶呢？」

「秀蝶只是個傻女孩！」

會所門開了，鋼琴師森美回來，較早時他往大館找雷明……。雷明面上滿是笑容，因為那批黑市盤尼西林他已經取得了，跟着由他的手下運上電拖，來到公海與海盜交易，嘿，那一疊疊的鈔票看得人心花怒放呀……。雷明拍拍森美的膊頭：「哈，哈，你的波士實在神通廣大，哈，哈，他要的出境證已經辦妥，還有，屆時我會在海關關注着的。」

森美把出境證交到靜子手上，淪陷之前，省港澳渡輪自由出入，亦毋須要任何身份證明書，到陷日軍鐵蹄後，甚麼「良民證」、「出境證」、「驗身證」之類層出不窮，目的係控制人口流動及打擊特工或游擊隊之秘密活動。

「謝謝！」靜子說。

雲川看看錶，快晚上七時了，說道：「要出發了！」

「秀蝶呢？秀蝶怎麼樣呀？」靜子問。

「她暫時還安全，」雲川說：「稍後我會想法子的！」

於是，雲川挽着靜子出門，跟着上了那輛紅色開篷跑車，絕塵而去。往澳門去的碼頭，憲兵守衞相當森嚴，簡直連風也不容易吹得過呢。

跑車在碼頭外停下。

「謝謝，沒有你，我這任務達不成！」靜子輕聲說，正想下車之際，卻給雲川扯着。

「靜子，」雲川說：「答我兩個問題！」

「甚麼問題？」

「究竟野狼是否尚在人間？」雲川問。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廣州方面的地下特工教我們用這個方法接觸你……」靜子不像是說謊的人，雲川久歷江湖，總可判斷得到的。唉，這剎那間，他竟然感到無窮的失落。靜子似乎猜透他的心思，加上一句：「生也好，死也好，最低限度我沒見過野狼！」

「OK，第二個問題，」雲川再逼靜子：「靜雪和妳有甚麼關係？」

「我是她的妹妹！」答得很爽朗。

雲川呆在當場。

「我不願意知道你為甚麼會認識我的姐姐，也永遠不想知道，反正她在淪陷之前已經死去！」靜子輕嘆着。雲川放開她。

「再見！」雲川說。

靜子突然吻着他。雲川手足無措……

「做戲給那些憲兵看……」靜子輕聲說。

可是，雲川得寸進尺，摟得她緊緊的，吻得她透不過氣來。

「夠了！」靜子掙扎。

「再掙扎就露出破綻！」雲川放開她。

靜子很氣。

「嘖……嘖……」雲川面上泛起輕蔑的笑。

靜子沒時間和他鬥法，急推車門出，往海關那面跑。

雲川遙看着她進入海關。

海關是屬於「水憲」管轄，多數都是印度人。雲川看到她來到一名水憲面前，出示她的出境證，那水憲打量着她。靜子給他一個微笑，水憲把出境證遞給她，用有限的廣東話說：「給我檢查手袋和行李！」

靜子緊張起來，但出於無奈，唯有讓他檢查……

「不用了！」水憲身後出現一個人。

這人就是「憲查」總隊長雷明。

「是……是……yes！」那水憲說。

靜子就安全的登上「白銀丸」，這艘日本船是來回省港澳海域的，而且是不輕易購得船票。臨上船的時候，她回過頭來，秀髮飄揚着，實在美得很。她遙遙的向着雲川一笑，嘿，簡直迷死人呀。

雲川嘆着氣。

「白銀丸」響汽笛，準備出海。

雲川目送着船去遠。

「怎樣呀？」一個聲音響起。

雲川清醒過來，面前出現的是雷明。

「那女孩子很美！」雷明說。

「So what?」

「你為她着迷！」

「So what?」雲川又說。

「哈，哈，算了吧！」雷明跳上他的跑車。

「哪裏去？」雲川問。

「找個地方喝一杯！」

開篷跑車也就絕塵而去。

* * * *

月黑風高的夜，海面是黑黝黝的，那「白銀丸」郵輪在破浪前進。

甲板之上塞滿了三等客，他們住不起二等房，就只好擠逼在甲板上，有貼着背的坐着，有瑟縮船舷在打瞌睡。唉，淪陷之後，大家再沒有錢，更沒有笑容了。船頭有一個走江湖的男伶，在唱着南音，他的二胡拉得很蒼涼。

「哇！」有嬰兒的啼哭聲。眾目望向那瘦得可憐的媽媽，她裎着枯萎的乳房，再沒有奶了，她也悽然的落淚。

多麼痛苦的夜。

船長房間氣氛頗為緊張，因為佐治黃的第二號煞星「巨無霸」阿森和一名密偵，早就登船，頻頻與憲兵部互通電報。整個部署，是由佐治黃設計的，較

早時當他知道「擺膽」阿標在告羅士打酒店監視不出個所以然，他就懷疑重慶分子已經混上港澳渡輪，立刻命令阿森上船等候他的指示。

沒錯，指示來了，電報員繙譯：「肯定船上有重慶分子，徹底搜查！」

這「巨無霸」阿森發出兇殘的笑聲，最可怖之處，他笑的時候，臉部沒有一絲肌肉顫動。

「怎麼樣？」阿森得意的對船長說。

初時船長非常不滿這些密偵的氣燄，致電憲兵部，豈料憲兵部的指示：「事關重大，不可怠慢！」

這位日本人船長竟然要屈服於唐人密偵之下，嘿，可能這就是「大東亞光榮」吧。

「畢架也魯！」船長心中詛咒。

「巨無霸」阿森就帶着手下阿良搜船。先由甲板搜起，那些沒有影子的人本來就喪失盡尊嚴，搜嗎？就任由搜個徹底。

阿森動不動就當胸揪起一個人，大喝道：「你是重慶分子！」

「不是……不是呀……」那人哀求。阿森一揮臂，那人就給掟到甲板上，

骨頭竟全都散了。

「媽的！」有人詛咒。

阿森聽得清楚，一腳把那人踢得飛起，揪起來，咆哮着：「你說甚麼？」

「我……我……沒說甚麼呀！」那人這時才懂得害怕：「對不起……對不起……請放我一條生路吧！」

「生路，哈，哈，生路？」阿森獰笑着，跟着一甩手，整個人就給他掟到海中心了。這時，誰都不敢開聲。

「搜！」阿森喝道。

「白銀丸」的甲板，給搜個大混亂。大家敢怒而不敢言，靜默地把侮辱吞進肚子裏。

阿良給某三等客的包袱絆了腳，惱恨起來又是拳打腳踢，怒罵着：「全都是奴才、混蛋，早就應該槍斃！」

嘿，既然全都是奴才，哪有可能做作反分子。阿良感到尷尬，不禁問阿森：「如今應該怎樣呀？」

「巨無霸」阿森其實是一頭恐龍——身軀巨大，腦袋極小，要他出主意，

談何容易。他只懂得咆哮：「怎麼怎樣呀？怎樣……怎麼呀？」簡直不知想說甚麼。

「不……不如……搜下面的房間！」阿良提議。

「好得很，算你有腦！」阿森大力的拍他。

那麼，靜子呢？靜子在哪裏？

靜子進住頭等艙房間，因為只有此處最安全。要知道，處此非常時期，住頭等房者都係重要人物，不易受到騷擾。但靜子是何等的冰雪聰明，她感到有必要部署後路，她就靜悄悄的竄出船艙走廊，逐個房間窺視，竟給她看到一個孤獨的老太太在怔怔看着几上的棋盤。唉，好苦悶呀，似乎有機可乘呢，靜子的直覺。於是，靜子輕巧的敲兩下門。

門開了，原來是個日本老太太，靜子向她微笑，用有限的日文說道：「可以借妳房的廁所一用嗎？我那邊的壞了！」

「隨便！」日本老太太卻用國語答她。

靜子進了老太太的房間廁所，轉個圈便開門出來，有意無意的瞄一下老太太身前的棋盤，說道：「謝謝……」

「妳懂得下棋嗎？」日本老太太忍不住問她。

「懂！」

「有興趣嗎？」

「好呀！」

「請坐！」

靜子不客氣的坐下，堆起笑面自我介紹着說：「我叫靜子！」

「我叫淑子！」

兩個不同年紀的女人竟相對而笑，畢竟獨個兒上路是相當孤苦的。

「後輩向妳請教了！」靜子首先開局，現在她心安理得，因為似乎找到擋箭牌了。

好了，二等艙走廊上，「巨無霸」阿森就在這時，卻遭到了副船長和幾個海員的阻止，因為較早時，好幾個二等房間給阿森搜得翻轉過來，剛巧搜着日本商人，那傢伙找副船長出氣，副船長帶了幾個水手來干涉……

「下面是頭等艙，不可以搜！」副船長喝道。

「我要搜！」那「巨無霸」阿森咆哮。

「我是船長，這裏要聽我命令！」副船長拔出手槍指嚇。

阿森一伸巨臂已握着他的手腕，使勁一握，副船長持槍之手響着骨裂之聲，一時劇痛攻心。阿森跟着巨臂一揮，副船長跌到梯口，連翻帶滾，倒在頭等艙的走廊上。

其他三名海員暴喝着，撲向「巨無霸」阿森……

「嘿！」阿森冷笑，迎面一拳，當先一人的眼耳口鼻立刻遭殃，鮮血橫飛；再一揮臂，整個人給碰撞進二等房間裏。其餘兩個水手平日也算是強悍之徒，如今見了，竟嚇得冷汗直冒，再也不敢發難，被迫奔向梯間，退落頭等艙的走廊，攙扶起副船長，竟沒命的逃遁。阿森在前，阿良在後，步下梯間，來到頭等艙，瘋狂的逐間房拍門，搞到一片混亂。

門開，有個日本人破口大罵，阿森把他揪起，拋向牀上。阿良四看，不見有可疑，叫着：「搜第二間！」

阿森一腳踢開第二間房的門，赫然見到一老一少兩個女人在冷靜的下着棋，竟沒半點聲音，而且對闖入者視若無睹。阿森瞪着老女人淑子，他野獸般的鼻子在不停的嗅着，眼光如電，跟着向年輕女人靜子電射，而兩個女人對他

完全不感興趣。

「豈有此理！」阿森咆哮。

「殊……」靜子突然示意他最好不要作聲。

阿森感到被侮辱。

「作反！」阿森暴躁了。

靜子舉起棋子，突然操日本話：「將軍！」

「哈，哈！」淑子笑起來。

「怎樣？」靜子繼續操日本語。

「沒棋了，我認輸！」淑子說。

「是她！」阿森有強烈的本能，他的敏銳嗅覺直接感到獵物就在他的眼前。

「混帳！」老太太淑子操着國語大罵：「真不要面，要欺負我們日本女人嗎？」

「巨無霸」阿森是個沒腦的傢伙，「怎麼有個日本女人可以講國語呀？她們是甚麼人！」

阿良硬扯了阿森出房外。

「她們是日本人，沒可疑的！」阿良說。

「沒可疑個屁！」阿森說。

「搜這一間吧！」阿良指指另一邊那房間。

「好呀！」阿森提起他那個硬如鋼鐵的大拳頭，正準備劈向房門，突然有人大叫着：「住手，否則開槍！」幾枝自動步槍在六呎以外向着他們瞄準……

「再胡鬧，要你死在這裏！」

那副船長捲土重來，還帶來船上的幾名警衞，個個手持自動步槍，在六呎以外向阿森與阿良瞄準。

阿良有點手足無措，急叫着：「憲兵卻不是授令我們搜船的嗎？」

「不能搜頭等艙！」副船長喝道。

「我要搜！」阿森咆哮。

「不可以搜！」另一把聲音響起，船長也來了，他是日本人，率領幾個日本海員到來增援。他不太懂中文，情急起來，爆出連串的日本語，那副船長立時狐假虎威，大聲疾呼，道：「我們船長說，在此船上，我們船長就是總司

令，隨時操生殺之權。你們如果胡作非為，就把你們亂槍打死，然後拋進鹹水海裏餵鯊魚！」

「嘿！」阿森冷笑。

「不要硬碰呀！」阿良扯着他。

「簡直怕死鬼！」

「不是怕死，而是識時務者為俊傑呀！」

「媽的！」阿森吼叫着，突然一手執着阿良胸膛的衣服，把他整個人提起來，擋着前面瞄準他的多枝自動步槍。

「好呀，開槍吧！」阿森暴喝：「打我不死，我就打死你們！」

「森哥，森哥……」阿良嚇得魂飛魄散，哀求着：「不要……不要這樣呀！」

「對不起，他們實在欺人太甚！」阿森說。

阿良快要氣得翻了眼，咬牙切齒的說：「放開我呀，我還不想死呢！」

「你死，與我何干？」這沒腦的傢伙有時也真的胡塗透頂。

副船長暴喝道：「一……」

「他數甚麼？」阿森問。

「數到第三就要開槍呀！」阿良很害怕。

「二……」

「森哥，我死了，你沒好處呀！你試想想，平時吃喝玩樂，誰給你關照呀？」

「是你！」那「巨無霸」阿森突然軟了下來。

「三……」

「不要開槍呀！」阿良拚命大叫：「我們不搜頭等艙呀！」

「立刻滾出去！」副船長得寸進尺，大叫：「滾呀！」

阿森極不願意滾，但不能不滾。十多枝自動步槍押着二人，「砰」的一聲，鎖在船艙底部的密室裏……

翌日，「白銀丸」到了澳門。

* * * *

澳門，被戰爭遺忘的地方。

但景況很悽涼，沒有物資，沒有糧食，每日都有人餓死。

碼頭佈滿着乞丐，有焦頭爛額的，有皮黃骨瘦的，有一對腳發脹得像豬蹄的。對面馬路擺滿地攤，有賣故衣的，有賣雜物的，人人都捱餓，人人都想變賣一些身外物，希望獲得點錢，購買點食物……

兩個醫院男護士推着木頭車，「碌，碌」的在馬路上前進，一個葡警在前頭引路，「碌，碌，碌……」街頭有個老人餓得快要死了，他就躺在路邊連呻吟都沒力氣。

葡警向男護士示意「收屍」，於是他們就抬起老人，拋上木頭車。只推了碼頭附近的一段路，那木頭車已經載滿了垂死的或已死的人。

「碌……碌……碌……」

烈日下，那木頭車蒸發着死亡氣味，在廢墟道上前行，實在詭異得很。未幾，一輛三輪車追上來，後座載着的是靜子，那景象她都全看到，她咬緊牙關，她要把情報送去「媽閣廟」附近的「合興爆竹廠」，然後盡快的交到盟軍情報組手上……

「車伕，請踩快一點！」靜子叫着。

那車伕腳下加快，不消十分鐘，已經來到「媽閣廟」前，靜子立刻說：

「停下！」

車伕停車，靜子加倍付給他車錢，吩咐道：「等我半小時，回程另有打賞！」

「是的！」車伕聽命。

靜子遠遠的看着那所「合興爆竹廠」，那門前的鐵閘是開着的。

唉，這年頭的爆竹廠全都關門大吉，因為能夠找得到的火藥都給運去製造軍火了。這「合興爆竹廠」結業已久，重慶方面的情報員秘密潛進這地方，霸佔了做情報站，平時依然保持重門深鎖的狀態，免得引起懷疑。

「鐵閘沒關上，難道……」靜子心裏盤算着，但那邊沒半點人影，空寂寂的，她不想枯候着：「就算毒龍潭，都要闖它一闖呀！」

靜子打定主意，飛快腳步，奔向「合興爆竹廠」，但她奔向的並不是前門，而是轉入橫街，往爆竹廠後面的圍牆竄去。

她用迅速的身法，翻上牆頭，耳聽四面，眼看八方，瞄到廠後那片空地甚麼也沒有，她就敏捷地跳下去，跟着疾跑起來……靜子拔出手槍，靠在工廠牆邊，聆聽裏面的動靜……

裏面一點聲息都沒有。

窗裏窗外，很靜，死寂。

實在，四週不見人影。嘿，那廠房滿佈着廢紙垃圾，正熏發着一股發霉的氣味。玻璃窗都破了，空洞洞的。

剛好一大片烏雲飄過，擋住烈日，這座屋子突然陰沉起來，就像一個巨型骷髏骨般，屹立那裏。

「我要等待！」靜子告訴自己。

那就等待，等待等待等待……靜子面上冒着汗，她開始不耐煩，她要有所行動。

靜子敏捷地越窗而入，身體緊貼着牆，她兩手握槍，四週找尋獵物，竟毫無目標。

「二樓又怎樣？」她仰望着天花板。於是，她含枚疾走，奔向樓梯，然後小心翼翼地拾級而上，快到二樓時，眼睛所見，枱椅全打翻了，還有軍用的電報機給敲個稀巴爛，總之就是亂七八糟……

「我應該退走！」直覺告訴她。

但她性格倔強，愛拚命，特別牽涉到自己組織的同伴安危時，她永遠是奮不顧身的，這是她的優點，也是她的弱點。就這樣，她提槍直闖鬼門關……

這二樓實在亂得不能再亂，血腥撲鼻，靜子抬頭一望，嚇得驚叫起來，因為她看到兩具屍體給掛在牆上，血淋淋的，死狀恐怖，而且吸引了很多蒼蠅，發出頻密的「嗡嗡」聲。靜子感到噁心，低頭掩嘴，赫然又見地上躺着一具——這屍體完整得多，也不見有傷口，她吁了口氣，慶幸……

突然，那屍體張開眼，向她獰笑。

靜子竟給嚇個魂飛魄散，但她認得這「活屍」就是那個密偵阿良，嘿，豈有此理……

說時遲那時快，阿良彈起來，靜子舉槍，阿良一腳踢中她的手，她的手槍飛上了半天，但靜子很敏捷，兩步就撲向梯間，阿良落地之際，給一張椅子絆倒，滾在地上，「媽的！」

靜子落樓之後，直撲向大門口，那廠房的木門非常堅固，而且上了鎖。

靜子急得慌了，竟忘記剛才是越窗而入的，她搖了兩下門掣，猛然記起，正於此際，最恐怖的事情發生了，「轟」的一聲巨響，堅固的木門竟然破開一

個洞，一條樹幹般的巨臂直伸進來。靜子嚇得連驚叫也忘記了，而那隻巨手就向她抓來，她急閃開，半個衣袖竟硬生生的給它撕斷。

那隻巨手當然屬於「巨無霸」阿森了。

那巨手抓着門板，使勁的搖動，沙塵飛揚着。

危急間，靜子一揚手，明晃晃的彈簧刀舉起，一插……

「哎……」門外的「巨無霸」阿森竟發出撕心裂魄的慘叫聲，因為靜子那鋒銳無比的彈簧刀迅速地插穿那巨手的手背，而且是使勁的插，灌注着全身的力量，直釘進木門內，只露出一個刀柄來。

阿森發出更大的慘叫聲，連屋子也給他的聲浪震得快塌下來。靜子嚇得倒退開來，冷不防身後有人撲來，她倒在地上，阿良就壓着她，喝道：「臭婊子，看妳逃去哪裏？」

靜子應變得很快，立即在地上拿起一些垃圾，往阿良的眼睛撒去。

「十三太保」排行第三的阿良，冷不防竟然着了道兒，灰塵侵入眼睛，頓時手足無措。靜子一拳揮出，阿良一陣昏眩，人就給她推開，口裏還詛咒着：「媽的……」

靜子一脫身，急奔向窗前。「砰」的一聲，整隻門已給「巨無霸」阿森拔起，但他的一隻手仍緊釘在門板上，他痛得不停的吼叫，此時阿良略為清醒過來，一躍起身，趕着營救阿森。但巨無霸指着窗旁的靜子，咆哮着：「捉……她……快點捉她！」

阿良的彈跳力不下於「擺膽」阿標，他一扭腰，轉身，極敏捷地撲向靜子，而靜子此時已經回復狀況，只見他身子一動，她已經越窗而出，跟着狂奔。

靜子奔出橫巷，奔向「媽閣廟」，那三輪車還在等候她，跑跑跑……

「不要跑，否則開槍呀！」身後響起阿良的聲音，那是恐嚇，無窮的恐嚇，但嚇不倒靜子，反而提醒她加快腳步。阿良停下來，舉起手槍。

「砰……」

時空在剎那間凝止，那子彈射出，那獵物及時撲上三輪車，那子彈打不到甚麼，飛去遠方，整個過程就像電影裏的慢鏡頭。

一切回復正常。靜子大聲叫道：「車伕，快逃命呀！」

那車伕一聞槍聲，已成驚弓之鳥，立刻踩着三輪車，向前直竄。

「停呀，不停，我再開槍！」後面的阿良追來，吼叫着。

車伕竟沒了主意。

「快呀，逃命要緊！」靜子尖叫：「事關生死存亡呀！」

車伕的求生本能來了，他就腳下加快，三輪車向前直馳……

「砰！」阿良一槍轟去。

可惜，子彈又再落空。

三輪車像箭一般的竄前，已經把密偵阿良拋離一段距離，靜子心才定下來，叫着：「車伕，好棒呀！」

但車伕突然給前面一個恐怖的景象驚住了，因為距離他不遠處的前方，屹立着一個巨無霸，他托着一隻門，因為他有一隻手給釘在這隻門上，而且血流滿地……

「他……」車伕驚叫。

三輪車竟來不及煞掣，直撞向「巨無霸」阿森。阿森此時痛得慌了，見三輪車撞來，已來不及閃避，一揮門板，擋在身前。

「轟」的一聲，三輪車撞個正着，那車伕竟給撞得凌空飛起，而車就打側

繼續竄前，這是「巨無霸」阿森始料不及的。他咆哮起來，怒視倒地的車伕，竟兇性大發，一腳踏下去，但聞骨裂之聲，只見鮮血噴起，那車伕就這樣的終結一生。

三輪車繼續向前直竄，嘿，眼看着快要撞向前面的一道圍牆，危急間靜子只好飛身棄車，整輛三輪車就撞個四分五裂。靜子伏在地上喘息，她知道要把握時機逃亡。沒錯，身前就是圍牆，圍牆後是一所荒宅，唯一的逃命機會，一定要把握呀！

靜子以迅速的身法，翻過牆頭，跟着逃遁入那所荒宅之中，她亡命的往黑暗中鑽，鑽進一個房間的暗角裏，瑟縮一隅，屏着呼吸，聆聽外間的動靜……

圍牆外，傳來「巨無霸」阿森的吼叫聲：「把刀拔出來，拔刀出來呀！」

阿良用腳踏着門板，握着刀柄，使勁拔起，阿森發出恐怖的悽叫聲，那隻手就血流如注。

阿良解下皮帶，使勁的紮着阿森那隻受傷的手腕，給他一個眼色，然後說道：「走吧，回去醫治傷口吧！」

「嗯……」阿森痛苦的應着。

裏面暗角中的靜子聽得明明白白，警覺就放鬆了很多……

外面的阿良竟神不知鬼不覺的翻上牆頭，落地無半點聲息，他獵鷹一樣的眼睛注視着那所荒宅。嘿，裏面某個角落裏匿藏着佳人：「這婊子長得不錯，嘿，嘿……」他冷酷的臉孔泛出淫虐的神情。

裏面暗角中的靜子，開始以為安全，蠢蠢欲動了。她準備從相反方向出去，也就摸近門邊，甚至把耳朵貼着門，聆聽外面的動靜，沒半點聲音呀。唉，太大意了，靜子！

靜子開門，阿良的手槍就抵住她的下頷：「臭婊子！」

靜子感到憤怒，阿良不給她機會反抗，握槍的手重重劈在粉頸之上，靜子但感一陣的天旋地轉，倒下倒下倒下來了……

阿良得勢不饒人，掏出手銬，就把她的雙手反鎖在背後。

靜子開始清醒的時候，發現被人壓在地上，耳邊響起阿良淫猥的冷笑：「臭婊子，倒長得不錯，給本大爺玩一輪，或者會放妳一條生路！」手就探進去，撫摸她的乳房，靜子雙手鎖在背後，完全沒有還擊的可能。

她只好拚命的掙扎。

阿良粗暴得像頭淫獸，開始重重的摑她。

她不再掙扎了。

他開始解她的上衣。

她不再掙扎，因為她看到一個人影進了房間，那人影漸漸逼近阿良身後……

阿良只知淫笑……

突然阿良的頭髮被那人影一把執着，鋒利的陸軍短刀就在他的頸項上一抹，血就像噴泉般湧出，直噴向靜子，噴得她滿面滿身都是。那人見阿良沒有再掙扎機會，才把他推倒地上，靜子竟嘔吐起來，她拚命的側臥着，蜷縮身子，抵抗着胃部抽筋……

那人自屍體上掏出鎖匙，替靜子開啟手銬，輕聲說：「妳還不夠堅強應付一切！」

靜子呻吟着。

她開始看着那男人，他中等身材，有結實的肌肉，頭髮剪得很短——僅比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長少許，最有性格還是那張拳師一樣的臉孔……

「你是誰？」靜子問。

「遲點告訴妳，」那人語氣硬板板的說道：「外面還有個殺人機器要對付！」

靜子抹去面上的血，拾起地上的左輪手槍，咬一咬牙，望出窗外，好像要出去拚命的樣子。

那人輕輕按着她的肩道：「那巨無霸不可硬碰，雖然他的手傷了。」

靜子倔強的冷笑着。

那人似乎很熟悉這個地方，從另一個房間取來一罐火水，跟着部署起來，然後低聲向靜子授計……

靜子點着頭，跟着提槍踏出屋外。

大門外，那巨人屹立着，靜子滿身鮮血的出來，她舉起槍向他瞄準，冷冷的說：「你的同伴給我宰了！」

「巨無霸」阿森竟發出恐怖的吼叫聲。

「殺——殺死妳！」

他大步迫近靜子，甚至漠視靜子手上的槍。

「豈有此理！」靜子恨極，開槍了。

「砰！」

阿森略為退了半步，子彈是打中他的胸膛，血也從胸膛中流出，但竟仍屹立如山，還一拳揮出。靜子急退入大門內，「轟」，阿森那一拳把門邊的牆破開了個洞。

簡直就是個殺人機器呀！

靜子不敢和他交手，她任務是誘敵進入陷阱。她就直奔進屋子裏去。

「殺！」阿森暴喝，直闖進內。

嘿，陷阱早就佈好了，那房間一地都是火水，靜子迅速的奔進來，因早就有所警惕，只輕巧地幾個跳躍，來到窗前，然後轉身誘敵。阿森上當了，他直撲進來……

說時遲那時快，門後閃出那拳師面的鐵漢，他提着那罐火水，就潑到阿森身上。

「巨無霸」阿森怒吼着。但因為地濕，站得不穩，行動緩慢下來。那鐵漢有機可乘，再來一次，當口當面，把火水直潑過去。阿森的怒火已到達頂點，一拳直擊向那火水罐，「波」的一聲，鋅鐵罐穿了，他的拳頭竟塞了進去，不

能自拔。

那鐵漢對靜子說：「快走！」

同時之間發生的兩回事：靜子翻出窗外，鐵漢奪門而出。

這房間就只剩下阿森。

「砰」的一聲，鐵漢在外面把門鎖上。跟着，窗外的靜子點燃一個紙球，掟了進去，「逢」的一聲，燃着火水，一時間遍地火海，火勢蔓延開來，直撲向「巨無霸」阿森的身上。

阿森由頭到腳都是火水，火舌吞噬着他，竟不到一秒鐘，他已全身着火，因為他個子高大，就好像一條火柱般……他發出撕心裂魄的慘叫聲，只幾秒鐘之間，他變成火人一個。

「殺！」阿森此時狂性大發，撲向門，飛起一腳，那門就像斷線風箏般給踢得飛了出走廊。他竟然不顧一切的朝着那鐵漢撲來，要與對方同歸於盡，這是那鐵漢所萬料不及的，嘿，人間竟有如此無法毀滅的殺人機器呀！

鐵漢危急間拿起一條粗木棒，左右揮動着不讓對方近身。那火人實在不容易對付，他一掌拍出，那粗木棒立刻折斷，跟着當胸把鐵漢揪起，來一個攔腰

熊抱……鐵漢腰間一陣劇痛，「我要死呀！」

那簡直是末日戰士的生死鬥。

全身着火的「巨無霸」阿森巨臂伸張，來個熊抱，把那鐵漢離地抱起。阿森的臂力非常驚人，他就像那些摔角高手般，只要運力，可以把對方的胸骨折斷，把五臟六腑大搗亂。但最可怕，那鐵漢身上也着了火。

「他媽的！」鐵漢怒喝一聲，突然兩臂集中力量，拚命的往巨人兩隻耳朵部位的頭部猛然擊打，拚命的打，拚命拚命拚命……

那火人瘋狂的吼叫，把鐵漢舉起，掟向走廊的另一端。那鐵漢沉重的跌在地上，他感到一陣的暈眩，但發現自己身上着火，發動僅有精力，就地一滾，盡量熄滅身上之火種。他身上的航空曲尺手槍，在滾動之間，竟然溜到走廊另一角。

此時那火人逼近，鐵漢眼巴巴看着遠處的航空曲尺，唉，遠水救不得近火，一時間暴喝着：「媽的，你為甚麼不死呀！」

阿森真的不死，他全身着火，燒得像個火山，但殺氣騰騰，恐怖之極。那鐵漢冷哼一聲，一躍而起，大喝道：「來吧，惡鬼！」

那火人真的來了。

突然靜子的聲音響起：「惡鬼，你死期到了，我要殺你！」

那火人吼叫着，回轉身。

靜子的左輪手槍不再客氣……

「砰！」

那火人身子顫動一下。

「砰！」

那火人身子再顫動一下。

「砰！」

那火人往後踉蹌退着。

「砰！」

那火人倒下來了。靜子的左輪手槍再沒有子彈了，她冷笑一聲，把槍拋掉。那火人再也爬不起來，火在燃燒着，多麼悲涼的人生呀！

「好呀！」那鐵漢喝采。

「是嗎？」倔強的靜子冷笑。

末日人間

那火人倒在地上，肌肉還在抽搐着。鐵漢拾起航空曲尺手槍，對準火人的腦門……

「開槍呀！」靜子說。

「殺沒抵抗力的人，違背我宗旨！」他答。

那火人不再動了。

「你到底是誰？」靜子問。

「我就是野狼！」

* * * * *

黃昏，俯瞰着南灣的「澳門山頂酒店」，有南歐洲色彩的露天茶座，三名菲律賓樂手在演奏着熱帶的「桑巴」音樂。

坐在這裏，看着海灣，看着落日，有誰會記得外面的末日人間？

野狼把情報交到一個美國人手上，說道：「這是破解日空軍無線電密碼用的，為了這個情報，我方已壯烈犧牲很多人！」

那美國人也懂中國話，不過語調相當生硬：「我——為他們致萬分敬意，這——實在——對滇緬邊境作戰的飛虎隊，有——極重要的貢獻，so——bye,

see you later!」

那美國人急走了。

野狼還坐在那裏，呷一口啤酒，怔怔的看着黃昏的海灣，那海面波平如鏡，閃映着金光，這剎那間他竟心潮起伏不定，他的記憶穿越時間空間……

類似今日的黃昏，類似這閃映金光的海面，快淪陷前的香港，那艘魚雷艇，載着野狼、櫻子和第五號情報員，出到大鵬灣附近海域，突然遭遇到日軍潛艇。當時野狼在船舷看海，赫然見到海面波動得古怪，一條白線像箭般的竄來……

「魚雷呀！」野狼大叫。實在發現得太遲了……

「轟！」大爆炸。

爆炸前那只有十秒的時間，野狼的求生本能驅使他飛身躍起……

「轟！」大毀滅。

野狼已經沉進了海底，爆炸激起排山倒海的衝激力，縱使野狼如何兇悍過人，也難逃劫運。野狼頓時感到一片昏黑，人就暈死過去。

不過，野狼有獸性的求生意志，他身體發揮着垂死掙扎的本能，拚命的向

水面浮上來，隨着洶湧波浪，已沖上了大鵬灣海岸。

南灣上的落日，落日下的野狼，他呷着啤酒，心裏一陣子的蒼涼……

「死了，第五號，櫻子都死了！」野狼陳漢呢喃着。

是的，這年頭死的人可能比生還者幸福，最低限度，人死了，再無痛苦的回憶，多好呀！

野狼輾轉回到大後方。從大鵬灣偷渡九龍，進入新界，一路北上廣州，那路程艱苦之極，遍地都是死屍，人人衣服破爛，吃無可吃的時候竟吃起死屍來了。有被日軍輪姦後的女人，衣不蔽體，瘋瘋癲癲的流浪着。有六歲的哥哥拖着四歲的弟弟，哭啼啼的上路。「可惡的日本軍閥！」野狼詛咒。

經歷過地獄的旅程，野狼陳漢的靈魂得到洗禮，他有所決定：「我要加入這場仗！」

南灣的落日已盡，野狼的啤酒也呷盡。

遠處第十一號情報員提着兩瓶啤酒來，坐到野狼身前，把一瓶啤酒放在枱上，推過去給他。野狼老實不客氣的喝起來，第十一號遞給他一封電報，野狼瞄了一眼，拿起，打開，上面只有兩個英文字母：「KG」

「甚麼意思?」野狼單調的問。

「Kill George，」第十一號情報員已經分析過，他肯定的說：「那George就是密偵中的混世魔星佐治黃，他是我們最惡毒的對頭人，上頭一定要我們清除他！」

「嘿，」野狼冷笑着：「他是死定的了！」

第十一號默然，他欠缺野狼的自信。

野狼舉頭看看酒店樓上的窗，心裏有所思，站起來，往酒店去。

這所南歐色彩的建築物只有三層樓，不設升降機，野狼就拾級而上，他來到一個房間門外，正想敲門之際，突然發現門沒好好的鎖上，心裏一驚，暗叫不妙：「難道靜子……」

野狼從飛機恤裏拔出他的航空曲尺手槍，輕輕把門推開一線，以極敏捷的身法閃進房內，手槍往四週找尋瞄準目標，衣櫃、鏡枱、沙發，沒有可疑。

牀上，靜子熟睡。

窗外吹來一陣風，浴室裏發出「達」的一下響聲。野狼飛快的撲向浴室，豈料裏面沒半個人影，只見靜子洗滌去血迹的濕衣服給風吹落地上。唉，又是

虛驚！

房間那木百葉摺窗是開着的，風吹起了紗幔，難道有人潛伏外面窗沿嗎？

「媽的！」野狼心裏詛咒。

他很快的閃身來到窗旁，手槍向外瞄準，但外面窗沿根本就站不了人。他俯視着下面的露天茶座，第十一號情報員還在那邊喝着啤酒，一切那麼寧靜……野狼失笑了：「我太多疑！」

此時他才有機會看清楚這個房間……

粉橙色的牆壁，粉藍色的木百葉摺窗，白色的紗幔，古銅色的牀，湖水色的被褥，上面一個雪肌麗人在海棠春睡……多美的景象啊，完全不符末日人間！

野狼靠在牆上，給這短暫的美感懾住了心魂。靜子，妳太大意了，身為情報員，竟連門也忘記關好。唉，經過今天的與死亡惡鬥，靜子，妳太疲倦了。

「靜子，安睡吧！」

野狼靠在牆上，怔怔的看着四週。靜子，他瞭解多少呀？

唉，靜子。他想起她姐姐靜雪，一個在香港淪陷前無辜犧牲的女孩子。為

了她，野狼懊悔終生，他記得她曾經說過：「我有個妹妹在廣州念中學！」他就遍尋她的蹤迹，結果在一個廢墟裏找到一個垂死的少女……

「靜子，不要死，不要死呀！」他就背着她，山過山嶺過嶺的，來到大後方的醫院，放下她，跟着奔赴他的使命去了……

此刻，野狼自回憶中清醒過來。睡夢中的靜子在鬥爭着，她扯開被褥，一個豐滿的裸露的胴體就呈現野狼眼前，特別那渾圓的胸脯，纖細的蜂腰，散發無窮的誘惑……

野狼竟看得呆了，但他覺得有罪惡感，心裏叫着：「不，不要這樣，靜子！」

靜子再伸個懶腰，乳房挺得高聳。

「唉，一個絕色尤物！」野狼心裏輕嘆。

他輕輕替她拉上被，突然她執着他的手，幽幽的說：「野狼，我終於見到你了！」

靜子沒見過野狼，那時她病得垂死，混沌中只知有一個人背着她過千山萬嶺求醫，當清醒的時候，一個護士告訴她：「那人叫做野狼，聽說，他去了做

情報員！」靜子的眼睛落淚：「我要找他！」

「人海茫茫，不找也罷！」護士勸她。

「只要參加情報工作，總有一天會見到他！」

現在，靜子親眼見到野狼——她姐姐靜雪的情人，她緊緊的握着他的手。

野狼想擺脫她，她叫着：「請不要離棄我！」

「傻女孩，」野狼泛起笑容：「我怎會離棄妳，相反，我們還要並肩作戰，返香港對付佐治黃和他的十三太保！」

「有了你，我們勝算在握！」

「靜子，繼續睡吧！」野狼說。

她賭氣的搖着頭，她拉着他的手，把他的手按在自己的乳房上。

野狼感到手底下那團肉球，還有那敏感的頂尖，還有身體的熱氣逼人……

「野狼……」她的身體扭動一下。

「不要這樣，靜子！」他掙脫她。

「難道我比不上姐姐嗎？」她嬌嗔着。

「我……我……」野狼感到痛苦：「我害死妳姐姐，難道妳不恨我嗎？」

「這亂世，誰有本領掌握別人命運呀！」

「睡吧！」野狼伸出手指，點點她的鼻子，然後退出。

* * * *

深夜，沒有風，苦悶的空氣凝滯在房間。

野狼自噩夢中驚醒：「靜雪呀！」

每夜裏，同一個夢煎熬他的心魂。在夢境裏，他在一大片白色的空間裏走動，他看到形象寡白的靜雪躺在慘白的病牀，那牀突然裂開，露出血盤大口，把垂死的靜雪吞噬，他撲上前，叫着：「靜雪！」

每夜裏，他自噩夢中驚醒，全身冒着冷汗。他坐起身，怔怔的看着黑暗而苦悶的空間，然後伸出手摸索牀頭燈，突然門外「格，格」的傳來兩下敲門聲，他的手改而拿起燈旁的航空曲尺手槍，迅速地跳下牀，閃身靠近門邊……

「格，格」，外面再敲了兩下。

野狼輕輕的扭開門掣，外面那人見門開了，就鑽進來，野狼一把揪着他，把他按在門上，而門也就關上了，與此同時，一陣幽香撲鼻，他感到按着的是一個豐滿的女體。他急亮電燈：「靜子，是妳！」

野狼立刻放開她。

靜子身上穿着男裝睡衣，又闊又長的，手上拿着一瓶威士忌酒。她給他一個微笑：「睡不着，找你一起喝酒！」

她兩下子就跳上牀，坐在牀中央，扭開瓶蓋，「骨，骨」的喝了幾口。野狼是一名鐵漢，在這千嬌百媚的妞兒面前，有點手足無措，只訥訥的說：「靜子，妳——」

「上來喝酒！」靜子拍拍牀。

野狼很無奈的坐到牀邊，靜子就把那瓶酒遞給他，他無奈的喝了幾口……

「如果有冰就好了，這種酒，歐洲人愛加水加冰來喝的……」靜子身上的男裝睡衣，胸前有兩顆鈕扣脫開，而裏面又空空如也，她實在太性感，太誘惑了。

野狼的目光避開她。

「我去找冰！」野狼想逃遁。靜子撲來，摟着他：「野狼，野狼，請不要逃避我呀！」

「靜子——」野狼不慣女性的熱情：「不要這樣，我們——只是初相識罷

了！」

「不，野狼，」靜子把他摟得更緊：「精神上，我們是知交！」

野狼沉默的喝着酒。

靜子的手撫摸那張拳師般的冷硬臉孔，然後他肌肉結實的胸膛。她的粉臉就貼到他的耳邊，他感覺到她呼吸着興奮的熱氣……

「野狼，我是屬於你的！」她幽幽的說。

「混帳！」他推開她。

「拍！」野狼給她一記耳光。

野狼那一記耳光摑重了手，靜子就倒在牀上，「哇」的哭了出來。

靜子的哭是蘊藏幾許的羞惱、憂鬱，和被侮辱感……為了接觸野狼，她加入組織，她出生入死，野狼，多麼狠心的野狼！

「對不起，靜子！」野狼低沉的說。

「野狼，你沒對不起誰——」靜子還飲泣着：「你沒對不起我，也沒對不起我姐姐。錯，只是錯在這時代、這世間……」

野狼伸出手指，輕輕的抹去她面上憂傷的淚，他有個衝動要吻她：「那

麼，就吻吧！」

他俯着身子，輕輕的吻她，吻她的額，吻她的眼睛，吻她的淚珠，吻她的紅唇，吻吻吻吻……

窒息的熱吻過去，二人分開。她就解開身上男裝睡衣的鈕扣，那富誘惑的乳房就暴露眼前。鐵漢的柔情開始瓦解，靜子只感到他那粗獷的手緊握着自己的胸脯，她興奮得快要爆炸了。靜子替野狼解除身上的衣服，於是，一個全裸的強壯的古銅色的男體，呈現她的眼前，她緊張得很，她感到那粗獷的手褪下她的男裝睡褲……

「野狼呀！」她興奮的叫。

唉，末日人間，在面對大毀滅，在面對冷酷的死亡，片刻的歡悅已成奢侈，既然珍貴就要盡情把握，希望把這片刻變成永恆。

苦悶的空間升騰着慾火。

兩個磨擦着的肉體，沐浴於熱汗之中。這是情？還是慾？誰管得這麼多。

當野獸預感末日來臨，就要結合，為了傳宗接代，希望不會絕種……

「野狼……」靜子在喘息。

他粗獷的衝刺着她的肉體……

從此到永恆，永恆永恆永恆……

停頓了，空間、時間、身體。停頓了，牀上的人玉體橫陳。

「我要生一個小野狼！」靜子幽幽的說。

野狼「骨骨」的喝着酒。

「我要延續你的生命！」

靜子爬到他的身上，摟着他，感到睡意，但她不想睡，她要多把握機會看他。在這末日人間，生命是朝不保夕的，過了今夜，明天又是殺戮……

「夜，不要溜走！」靜子伸出手，往空間抓，想抓住時間。

野狼睡着了，經過粗暴的性愛後。靜子就躺在他的身邊，她感到無比的安全呢。

* * * *

深沉的夜，苦悶的夜，澳門如是，香港也是如此……

畢打街的「大西洋會所」，那氣氛更加沉悶。雖然會所已經關門，但許雲川面對着好幾個人，而大家都疑團滿腹。石塘咀的幾個重要人物，包括唐大

爺、馮老二、曾三少和莫老闆，這之外，還有「憲查」總隊長雷明。

「我們今日會晤了港督磯谷廉介……」馮老二硬板板的聲音說得斷斷續續。

「他的意思，實在難捉摸呀！」莫老闆說。

「而且是匪夷所思！」曾三少感到迷惘。

雲川聽得莫名其妙，他看着最老資格的唐大爺。

「唉，」唐大爺遲疑了一陣子，突然輕嘆了一聲：「淪陷之後，石塘咀禁娼，我輩被趕盡殺盡，偏偏如今……」

如今怎麼樣呀？

突然磯谷廉介把他們召來，通譯員替他公佈：「日本佔領地香港總督磯谷廉介大人諭，現列石塘咀為娛樂區，授權閣下重開酒樓、導遊社等娛樂場所……」

跟着就是茶會，這磯谷廉介自命「民主」，經常擺設茶會招待各界人士，提出某些事態，藉着茶敘，聽大家各抒己見。唉，面對此「笑面虎」，大家只敢唯唯諾諾，連奉承都怕怠慢了，還敢講甚麼真心說話……「哈，哈，難得我

們意見一致，為大東亞共榮增光采，哈，哈！」就這樣茶會結束了。

「石塘咀的酒樓、娼館、煙格全部獲准復業，我們當然開心，不過……」曾三少爺有點焦慮：「不過，為甚麼？我還是想不通呀！」

「雷兄，你有甚麼高見？」雲川認為雷明一定會有內幕消息。

「可能我們這個小孤島太苦悶了，到處都死氣沉沉，所以皇軍想搞點生氣，亦即是想粉飾太平，」雷明慢條斯理的說：「君不見今年四月已經恢復跑馬，順理成章，哈哈，恢復嫖妓，麻醉大家！」

「唉——」莫老闆輕嘆着：「這年頭，誰會有錢嫖妓！」

「有錢的是皇軍、日本行政首長、通敵的敵人、私梟、漢奸等，也不算少呀！」唐大爺笑起來，他的笑聲是空洞洞的：「刮他們冤枉來的錢，哈，哈，實在大快人心！」

「好呀，實在好得很，」曾三少也笑了：「屆時，皇軍嫖妓、漢奸嫖妓、私梟嫖妓、間諜嫖妓、市民嫖妓，石塘咀之地，敵我不分，太平共處，人間樂土，哈，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開放石塘咀。

末日人間

淪陷之後，塘西花月凋零，酒家關門，妓女四散，落得個聲沉影寂，如今重開，當然全城盛事，那些酒家舞廳播出日式音樂，沒落的皇孫公子為了巴結新貴，又再粉墨登場……

那天的《南華日報》大標題：「娛樂區開業，港九市容一新，石塘咀區復見花事欣欣向榮」，跟着如此報道：

「談香港風月，當首推石塘。回首當年，每值華燈初上，皇孫公子，買笑尋歡，酒綠燈紅，環肥燕瘦，其旖旎之狀，豪華之情，誠令人有願終老是鄉之感。考娛樂事業，與地方繁榮，息息相關。戰前英夷百計剝削，石塘花事，乃告摧殘，況經戰後，羣芳盡散，益形蕭索矣。邇者華民代表會及各界協議會，以香港秩序，已復舊觀，娛樂事業之復興，固有足助調劑市民生活之枯燥。更以英治時代，遍地流鶯，對於市容，不無玷辱，故為使市民工餘之暇得心意之娛樂，為使娛樂事業易於管理而齊一市容，曾致力推動華人娛樂區之開闢，使散居各處之導娘，出沒無常之流鶯，盡遷於娛樂區內。時至今日，久矣沉寂欲死之石塘，一變而為欣欣向榮之狀況矣。」

著名的塘西三大酒家，「金陵」、「廣州」和「陶園」先後開業，其他的

楚館秦樓也都重開。

妓院分上中下三等，中下等者靠近西環海邊，乃由某些客棧改裝，上等者位置在「山道」之高尚樓宇，有幾幢之多。

還有一種變相妓院，叫做「導遊社」的，乃戰前產物，其時香港政府（一九三五年）曾立例掃蕩妓院，於是妓院就改為「導遊社」，「遊客」上來可清談，可洗澡或按摩，當然召來之「導遊女郎」（或稱「導娘」）一樣會陪睡覺的。改了個名目，執政者安心，賣淫者也樂業。現在，塘西開放，這些導遊社也懶得改招牌了。

當然，舞廳也開業，商人俱樂部也開業。

於是，那《南華日報》繼續描述：「鶯鶯燕燕，穿穿插插，羣雌粥粥，爭妍鬥麗，走馬皇孫，如歸舊地……」

唉，浪漫、頹廢、腐爛……淪陷歲月，人間再沒有希望，縱情肉慾彷彿是唯一的逃避現實手段。

那夜，「金陵」酒家筵開數十席，港九的幫會頭子、妓院老闆、親敵殷商、密偵隊長、憲兵隊長、日本官員等雲集，盡情吃喝玩樂。被推舉為「華民

代表會」總幹事的唐大爺，心花怒放，向大家舉杯說道：

「今晚嫖妓免費！」

石塘咀開放，荒淫夜夜。

試想一下，同一個空間，同一個時間，上萬的男人嫖着上萬的女人，何等的悲壯呀。

「安樂導遊社」頂樓藏春閣，密偵隊長佐治黃與他的米飯班主日高吉次，每人摟着兩個裸女大被同眠。嘿，這是縱慾之夜……

佐治黃坐起身，拿起一瓶拔蘭地，「骨骨」的喝着，看看那邊廂的日高吉次，那傢伙半臥着，用酒吞服壯陽藥物。佐治黃打着有限日語問道：「行嗎？」

「怎會不行呀！」日高吉次嘴巴挺硬的。

「我們交換女人做愛如何？」

「好得很！」

這時，那四個赤條條的女人伸出八條玉臂，兩個男人飛身撲下，撲下撲下撲下，撲進慾海，但願長葬溫柔鄉……

「噢……噢……」生命根的交合，沒有情與愛，也不為傳宗接代，只是一

種交易。

「噢……噢……」

外面的夜是苦悶的，突然一輛吉普車風馳電掣而來，「擦」的一聲停在導遊社那所大宅門外，「攞膽」阿標自車上彈起，落地就急竄進裏面，直奔上樓梯，直上頂樓藏春閣，「砰，砰」擂動拳頭敲門，大叫着：「佐治大哥，十萬火急呀！」

門開一線，裏面縱慾的佐治黃很不高興，喝將起來：「甚麼事如此緊張？」

「澳門警察抵港，阿良屍體運到，阿森死不去，已送醫院急救！」阿標報告。

「他媽的！」佐治黃咆哮着。

「十三太保」排行第二的「巨無霸」阿森和排行第三的阿良，領命越海追蹤一個女情報員，結果落得個損兵折將，實在太豈有此理。

好幾天，這兩個人沒了消息，於是佐治黃運用憲兵部勢力，發電報威脅澳門警方：「一定要找到，否則進攻澳門。」

末日人間

結果找到了，阿良已經死得發臭，但最觸目驚心者還是那個「巨無霸」阿森，他全身有百分之七十燒傷，中了六顆子彈，但生命力極度頑強，拒絕死亡……

現在的佐治黃聞訊簡直恨得咬牙切齒：「豈有此理，立刻去醫院！」

日高吉次見他穿上褲子，問道：「哪裏去呀，佐治？」

「有要事，這裏全部美女給你享用！」佐治黃不想憲兵部都知「十三太保」的無能。

「哈，哈，好得很，」日高吉次大笑：「今夜，我是大嫖客呀！」

* * * *

黑夜裏的醫院。

長廊的燈光非常昏暗，佐治黃與「攞膽」阿標大步走着，發出單獨而陰森的腳步聲回響：「達，達，達……」

「砰！」推開病房的門。

當值醫生馬上阻止：「病人傷得太厲害，不宜有訪客！」

佐治黃冷笑着，一把揪着醫生的胸膛：「你說甚麼？」

「我……我……」

佐治黃放手，這醫生就夾着尾巴逃遁。

嘿，病牀上有一個巨大的人，全身裹着繃帶，活像一具木乃伊，實在不能相信，這就是殺人機器「巨無霸」阿森。

佐治黃來到他的身前，叫着：「阿森！」

那木乃伊硬板板的，一動不動，佐治黃再叫：「阿森，你聽到沒有？」

阿森全身不能動，但手指卻動了一下。

「好得很，」佐治黃叫道：「我會向你發問，你手指一動，就是Yes，手指不動就等如No，明白沒有？」

阿森的手指微微動了一下，當然表示：「我明白了！」

「好得很！」佐治黃再一次強調：「現在我發問了，那女情報員，你找到沒有？」

「有！」阿森的手指動着。

「誰把你害成這樣？那女的，是不是？」

「是！」阿森的指頭動了一下，但郁動得有點遲疑。佐治黃看得明白，立

刻問：「那女的還有幫手，是不是？」

「是！」阿森的指頭又再動着。

「那幫手是個男人嗎？」佐治黃追問。

「是！」阿森的指頭再動。這一剎那間，佐治黃有着不祥的預兆，他直覺到天降煞星，世間上無敵如「巨無霸」阿森者，竟然莫名其妙地敗在一個神秘人手上，而且差點連性命都丟掉……

「Damn!」佐治黃皺着眉詛咒：「究竟係何方神聖，嘿，給我捉到這傢伙，一定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沒錯！」阿標已氣得磨拳擦掌。

佐治黃突然後悔自己過於自信，現在事情已發生了三天之久，對頭人說不定早就潛進香港，策劃陰謀。如果一早能謹慎處理，緊守海關……唉，實在太大意了。

「阿標，」佐治黃面色沉重：「立刻找老四、老五和老六來見我！」

* * * *

「老六，乾一杯，祝你生辰快樂！」

老四和老五舉杯，老六豪氣的笑，三人早就喝得面紅耳熱，時而拍枱喧嘩，時而引腔吟唱，弄得酒樓沒半點安寧。

「十三太保」排行第四的石堃、排行第五的靚英、排行第六的牛海，年紀均三十歲左右，皮膚白嫩，面如冠玉，身穿名貴綢緞唐裝衫褲，雖然樣子長得不錯，但總有點陰陽怪氣。他們是紅船的文武生，結拜為兄弟，因戰亂離開佛山，淪落香港，為佐治黃收買，自此橫行霸道，目中無人。

這是石塘咀的酒樓，設有個細小歌壇，那女伶在唱着悲涼的《客途秋恨》。

老六牛海本來舉杯，突然怒從心上起，把杯掟向歌壇，打中那個女伶，她「哇」的哭了起來。牛海破口大罵：「他媽的，老子今日牛一，妳唱得這麼悽慘，分明在煞風景。老子命令妳不要再哭呀！」

那女伶掩面掉頭……

「不要走呀！」牛海暴喝。

突然身後幾名大漢一推枱，磨拳擦掌震怒異常：「不要欺負弱質女人，想找死嗎？我們幫妳！」

牛海等轉身，但見六名兇悍的壯漢已掄起拳頭。牛海冷笑，靚英冷笑，石堃也冷笑。另一邊又有五名大漢推枱，站起身，嘿，總共十一個人。

「講到找死嗎？」石堃陰陽怪氣的笑：「真的有十一個人想找死呀！」

靚英扮花旦作個蘭花手勢：「呸，就算找死都要報上名來，你們是甚麼人？」

「本區憲查！」其中某大漢喝道。

嘿，原來是休班警察。

三人相視而笑：「好得很，我們大哥受了總隊長的氣，這就拿你們出氣！」

說時遲那時快，三個人同時飛起，「拍，拍，拍」，三名大漢立刻吃了耳光，身法之快，他們還未看得清楚，已着了道兒。

牛海等三人這才落地，連環翻滾，同時飛起一腳，「砰，砰，砰」，又有三名大漢面上重重的給踢得鼻血牙血橫飛。

與此同時，另三名大漢掄起酸枝凳直劈而來，牛海等雖然瘦削，但練得鐵臂，橋手抵擋，堅硬的凳腳竟然折斷，跟着短拳出擊，「蓬，蓬，蓬」，那三

名大漢胸膛上捱了重重的一擊，人就倒退開，口中吐出鮮血……

嘿，在這短短三十秒間，已有九名大漢遇襲，只嚇得其餘二人手足無措。

其餘那兩名大漢已無選擇，他們面色實在很難看，突然拔出手槍……

「殺！」其中一個吼叫。

豈料石堃一揚手，袖裏飛出一條鏈子鞭，「擦，擦」兩聲，手槍就給他捲掉……

「殺！」十一名大漢決定拚命。

一時之間，枱椅紛飛，儘管這十一名大漢如何的兇悍，那三名紅船出身的「太保」敏捷之極，就像穿花蝴蝶般，左一拳右一腳的，時重時輕，完全玩弄於股掌之間，屬一面倒之戰鬥。

突然有人大叫：「住手！」

牛海、石堃和靚英本來越打越興奮，聞得那熟悉的聲音，立刻退開。

「攞膽」阿標出現了，「太保」之中的阿哥，大家都要聽他的命令。

「走！」阿標喝道。

「他們……」牛海想辯護。

「滾呀！」阿標大喝。

三個人唯唯諾諾，跟着阿標撤出酒樓。

「標哥，那班人是憲查呀，」石堃解釋：「打他們一頓正好替佐治大哥出氣！」

「媽的，你們的腦袋長在屁股不成，」阿標咆哮着：「石塘咀這才開放，你們就鬧事，驚動了總督大人那時怎辦呀？」

三人默然。

「擺膽」阿標竟氣得彈來彈去。

「還有呀，」阿標振着臂：「阿森和阿良在澳門遇害，對頭人極之厲害呀！」

三人呆了。

「森哥是打不死的，」牛海大叫：「不可能！」

「所以佐治大哥要急找你們，做好部署！」

「豈有此理，」石堃咬牙切齒：「一定要把那傢伙搜出來，由我親手殺死他！」

「你夠資格嗎？」阿標冷笑。

「標哥，」靚英又扯起花旦腔：「請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呀！」

「少說廢話，上車！」阿標喝道。

十分鐘車程，來到灣仔憲兵部。佐治黃早就深鎖眉頭，一見三人便喝道：「你們去了哪裏？」

「沒去過甚麼地方呀，」石堃撒謊：「就在家中唱戲！」

佐治黃抽着煙，竟沉思起來，大家就站在那裏，不作半點聲音。突然，佐治黃叫道：「我要找幫手！」

阿標問道：「為甚麼？」

石堃也說：「難道我們不夠資格？」

「還未夠，我要的是殺人機器！」

* * * *

北角海濱那一堆荒廢的貨倉，淪陷前有被轟炸而着火焚燒，亦有人因此撤走而棄置的。今夜悶熱，四週死寂……

突然，一個貨倉着了燈，開始傳出鬧哄哄的人聲。一輛吉普車「擦」的

末日人間

飛馳而至，佐治黃與「攞膽」阿標跳下車，來到貨倉門外，守門的幫會人物認得，立刻「大爺」前「大爺」後的招呼着。

偌大的貨倉內部坐了好幾百人，中間的一大片空地圍了繩圈，像個臨時設立的鬥獸場。這裏，作壁上觀的人客，大都是皇軍軍官、日本商賈、女士等，還有那些親敵的中國人，皇孫公子、情人等。只有這些淪陷區的特權人物，還可以飲酒作樂，追尋極端的觀感刺激……

唉，末日人間，這是一個私鬥場，每夜有人作生死惡鬥，供那些權貴享樂發洩和賭博，而他們只為得到一些錢換取食物充饑……

觀眾的尖叫聲此起彼落，因為場上一個皮黃骨瘦的小伙子給對手打得不成人形，滿面滿身都是鮮血。對手是個日本浪人，他的空手道打得虎虎生風，一連幾下手刀，那小伙子的骨頭根根折斷，倒地不起……

「殺死他，殺死他！」那些冷血男女在瘋狂的叫着。

小伙子拚命的爬起身，發出撕心裂魄的悽厲叫聲，掄起拳頭撲來了，但那日本浪子非常冷靜，冷靜得極度兇殘，他略側身子，一腳斜裏踢出，踢得過了肩，「拍」一聲，那一腳踢中小伙子的咽喉部位，頸骨立刻應聲折斷，整個身

子飛開十呎以外，重重的摔在地上，永不超生了。

整個場景突然靜止，好像觀眾正在回味着那死亡的一擊：「好緊張刺激呀！」

跟着，一個師爺模樣的人物站出來，他拍一下掌，一名壯漢挽着一籃子軍票登場，師爺宣佈：「十萬元獎金，歸大村先生所有！」

大村面上滿是高傲神情，舉起雙手，發出野性的呼號，用日本話大叫：「我是無敵的！」

「是嗎？」一個冷酷的聲音響起。

剎那間，所有目光都投射到貨倉入口處。那邊燈光很猛，站着的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國人，瘦削個子，滿頭是飛揚的白髮，他手上提着一件用白布裹着的三呎長的器物，簡直神秘莫測。

「他是誰？」佐治黃問阿標。

「江湖的頭號殺手，消失好一段時日……」阿標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為甚麼又再出現？他是快刀阿五呀！」

「快刀阿五？」佐治黃感到疑惑。

「把錢留下！」阿五冰冷的聲音說道。

「為甚麼？」那邊師爺問。

「因為我要他死！」

師爺繙譯，大村先生立刻暴跳如雷，指着他嘰嘰咕咕的。

「你手上的是甚麼？」師爺繙譯。

「刀！」阿五冷笑。

「好，就比刀吧！」大村先生一伸手，有人把東洋刀掟給他。

「錢不夠，不殺！」阿五冷笑。

「要多少錢？」師爺問。

「二十萬！」阿五當眾的說。

嘿，好大的口氣，這裏舉辦的私鬥，獎額從未去到這麼大的。

佐治黃示意阿標增加獎額，阿標站起身叫道：「黃大爺出賞金一萬！」跟着掏出一大疊鈔票，掟在籃子裏。

嘿，只要有人帶頭，那些冷酷無情的男女就不惜一擲千金，只為收買人命。多麼殘忍的人際關係，多麼殘忍的時刻……

吃!!

「二十萬籌夠！」師爺宣佈。

「快刀」阿五飛身進繩圈，一手握刀，另一手解開裹刀的布帶，這布帶竟有好幾呎長。

「錚」的一聲，大村先生拔出明晃晃的東洋刀，兩手握着刀柄，紮起馬步，迎接惡戰。雙方對峙着，因為大家都明白，高手過招，一出刀必然見血。他們怒目相視，試圖看穿對方的心思……

突然，大村先生整個人彈起，一刀劈下，阿五看得很準確，不閃不避，橫刀一架，「錚」的竟擋了一刀，跟着身子往外溜竄。大村暴喝着再劈一刀，豈料阿五一揚手，那條白布帶竟然纏住了東洋刀，大村身子就暴露了弱點，阿五的刀不會留情，劈中對方的腹部，跟着刀刃一拉，活生生的劃起人來……

大村先生慘叫着，而阿五的刀實在太快了，從下而上直劃，大村的人頭竟飛上半空，但那身體還屹立不倒，鮮血自頸上狂噴着，嚇得那些為尋求刺激的冷酷男女尖聲叫着，甚而有人嘔吐，有人暈倒。

阿五把那個載了二十萬元的籃子提起，大步的離開貨倉。

「真厲害呀！」佐治黃驚嘆。

「他是人選！」阿標說。

「沒錯！」二人迅速撲出貨倉外。阿五的身影還未消失。

「站着！」佐治黃叫道。

「快刀」阿五並沒有站着。

「攔膽」阿標奔上前，身子一彈起，就落在他的面前。

「黃大爺要你站着，你偏要走——」阿標極不客氣的說。

「通常誰這樣對我說話，他已經死定了！」阿五的聲音是冷硬的，從沒半點喜怒哀樂。

「豈有此理！」阿標怒喝。

「快刀」阿五突然面色一沉，白髮飛揚，似乎要動殺機了。

「五兄，請不要誤會呀！」身後的佐治黃急叫着：「我們是善意而來的！」

「你是誰？」阿五懶得轉身看他。

「George Wong!」

「想怎樣？」

佐治黃來到他的身前，堆着笑容說：「替我做事，開一個價吧！」

「沒價！」聲音極度平板。

「要多少錢，我都可以考慮！」

「對不起，我不慣替密偵工作！」阿五說完就走。

「擺膽」阿標早就氣得像皮球般彈來彈去，正想破口大罵，卻給佐治黃制止住。

很快，阿五已經消失在黑暗之中。

「哼，這傢伙太不識抬舉了！」阿標說。

「他是理想的殺人機器，」佐治黃吩咐阿標：「派人調查一下，總有辦法要他屈服的！」

「但——」阿標遲疑着：「這傢伙很反骨，江湖傳聞，在淪陷之前，他竟殺死自己的波士黃金福大爺，然後消失了。偏偏今晚遇上，真有點邪門！」

「嘿，總之我需要他！」佐治黃已經決定。

二人跳上吉普車，在黑暗中進發。

佐治黃抽着雪茄，沉思着。良久，佐治黃輕嘆一聲：「唉，我早應該想

到——」

「想到甚麼呀？」阿標駕着車問道。

「大西洋會所這地方很有問題，許雲川這傢伙不應與他硬碰，一於派個臥底進去，掌握他的罪證，嘿，嘿……」

「沒錯，就派個女的進去，許雲川出名風流，這美人關他一定逃不過！」阿標很有把握。

「哈，哈！」佐治黃得意的笑：「你有我的想法，不愧是我最得力幫手！」

「就交由我辦理吧！」阿標說。

「OK！」佐治黃面上泛起得意的笑容，繼續抽他的雪茄：「You know? We're the best!」

* * * *

冷酷的悶熱的夜。

中環鴨巴甸街有幾座三層高的破爛木樓，住滿了等死的人。業主是誰不得而知，初時給一個肺癆瞽師和他盲眼的養女麗兒發現，大着膽子住了進去，後

末日人間

來索性慷他人之慨，收留那些淪落街頭的傷病者……

這裏居住環境極差，沒有水電，昏黃的火水燈映照着一排排的牀位，那些垂死的人個個面色蒼白，時而嗆咳，時而呻吟，沒有錢財，沒有食物，沒有醫藥，只有絕望，只有死亡。唉，末日人間。

頭等房的陳瞽師一輪嗆咳，竟咳出血來了，女兒輕搥着他的背，很想他嘔出血痰，他搖頭嘆息：「如果病能好一點，趕上塘西酒樓復業，我唱的南音總可以賣到點錢，這幾層樓就有飯開了，唉，我沒用……我沒用……」

「爸，」麗兒輕摟着他：「為他們，你已經做了很多事，盡了很多力，除了佛祖，誰也救不了這人間世道！」

陳瞽師又再嘆息。

「唉，阿五先生去了那麼久，希望沒意外就好了！」麗兒幽幽的說。

陳瞽師又嗆咳起來，這一次竟咳得比上次痛苦：「我要死了！」

突然板間房的門給人敲了一下，麗兒叫着：「誰呀？」

外面是那熟悉的冷硬的聲音：「阿五！」

「請進來吧！」麗兒摸到房門，開了。

阿五把一籃鈔票塞到她的手上：「拿着，明天就去買食物，最好多給他們買點止痛藥吧！」

阿五說罷掉頭而去，這是他一向作風。麗兒摸到滿籃子都是鈔票，竟失聲驚叫：「阿五先生……」

「甚麼事呀？」陳瞽師問。

「沒有……沒有呀……」麗兒覺得要隱瞞，只說：「他給我們一疊鈔票，有一百張之多，這裏是幾千元呀！」

麗兒自籃中抽出一疊軍票，遞給陳瞽師，然後迅速把籃子塞進牀下底。

「怎來這麼多錢？」陳瞽師有點不相信。

「我上天台問他。」麗兒說。

「好吧！」

麗兒出了房間。這幢樓宇她實在太熟悉了，不須要摸索就來到木樓梯，跟着拾級而上。這大天台搭着間小棚屋，阿五就獨個兒住在這裏。

他正赤裸上身，打着一盤水，一邊洗面一邊抹身，使勁的抹，潑着水淋在自己胸膛，好像在洗滌剛才生死鬥的血腥……

末日人間

濺起的水花，「快刀」阿五感到一陣的清涼，他搖着頭，他要忘記當時殺人的情形——那乾淨俐落的一刀，那人頭飛起，那血如噴泉，「媽的……」

他怔怔的看着盤子水裏倒影，他的頭髮全白了，他在回憶着淪陷前的殺手生涯，為了野狼的被出賣，他憤怒之極，劈死黃金福，殺了幫會很多人，然後消失江湖，因為他開始討厭殺戮，香港淪陷之後，衞生極差，疫症流行，鐵漢也逃不過病魔，結果在街頭被陳瞽師和麗兒救起，病癒之後，他索性在這天台搭間小棚屋，埋葬自己的往事……

突然身後響起輕微的腳步聲，他望望放在牀上的刀，冷冷的說：「誰？」

「是我，麗兒！」盲姑娘摸索進棚屋。

「甚麼事？」阿五轉過身來。

「這許多錢怎來的？」麗兒問。

昏暗的火水燈下，這麗兒不施脂粉，蒼白臉孔掩不住秀麗。可惜，她與生俱來就已經失明，這缺憾竟令她經常在眉宇間蘊藏着哀愁。一個十八歲的姑娘，身上竟帶着無限的人間滄桑。

「請不要問，這些錢大家都需要！」阿五冷笑的說。

「為甚麼不要問呀？」麗兒伸出手探索空間，她突然觸着阿五赤裸的胸膛，竟震慄地縮開手。

「這些錢得來不易！」

「我會珍惜的！」

「那麼，晚安吧！」

「阿五先生——」麗兒欲言又止。

她覺得前面像隔了一個鐵閘，這個硬漢的一切，她都全不能觸摸。

「好吧，」她輕嘆着：「晚安！」

「麗兒。」阿五叫她：「那些錢，暫時不要讓陳師傅知道！」

「是的——」麗兒點頭應着，但突然激動起來，撲向阿五，摟着他的胸膛：「請不要為我們做危險的事情！」

硬漢在處理溫柔是手足無措的，竟口吃起來：「妳——麗——麗兒，不要——這樣呀！」

「今次做了——」麗兒似乎有着預感：「請不要再做，我求你！」

「我答應妳！」阿五嘆着。

麗兒面上泛起蒼白的笑容：「晚安！」

麗兒離開阿五，阿五怔怔的看着火水燈，突然拿起一瓶酒，「骨骨」的喝着。

木樓外街頭，密偵監視……

* * * *

這一夜，石塘咀的四大妓寨復業。這是位於「山道」一連四間的「大寨」，名字「詠花」、「倚紅」、「賽花」和「歡得」。

從來風月場中，總有不少名士風流，花間尋樂，繼而提筆贈對聯，妓寨中人就愛把對聯貼在門口，稱「門口對」。

「詠花」寨的對聯：

「詠樓風入；花徑客來。」

「倚紅」寨的對聯：

「倚門賣笑生涯賤；紅帳留髡好事多。」

「賽花」寨的對聯：

「賽春公子鞭先墜；花月佳人鬢影香。」

「歡得」寨的對聯：

「歡笑年年等閒度；得空夜夜早些來。」

歲月艱難，嫖妓已屬奢侈，特別那些「大寨」，只有權貴才光顧得起，更遑論豪客「執廳」呢。甚麼叫「執廳」？也有人稱為「擺廳」。原來，這些大寨均設有宴會的廳堂，叫做「寨廳」。飲客愛上一名妓女，經過了若干次飲廳喚召，便有資格進一步到這妓女房間去小坐，這一小坐，稱為「打茶圍」。好了，經過相當次的「打茶圍」飲客為這妓女也花過不少錢，感情種下，便作入幕之賓了。

入幕之前，飲客就要在廳堂設宴，大排筵席，款待友好與寨中姐妹，間接宣佈自己與該妓女有不普通的關係，這就叫做「執廳」（或「擺廳」）了。

唉，淪陷之後妓寨重開，人人朝不保夕，嫖妓只為片刻縱慾歡樂，誰有心情在妓女身上作長線投資。「大寨」的紅牌阿姑為着未來的生意，都盡了所能拉攏舊相識，軟語哀求：「替我擺個廳，助點慶，生意好了，想要甚麼好處，都可以給你！」

於是，「歡得」寨的名妓桃影就拉攏了佐治黃。這好色之徒，藉密偵之名

搜刮錢財，區區擺一個廳，以後做了上賓，簡直何樂而不為。那夜筵開多席，密偵憲兵雲集，寨中姐妹羣鶯亂舞……

「各位酒肉男女，今夜盡情歡樂！」佐治黃已有點醉意，接着那個惹火的桃影姑娘，早就慾火焚身，急於擁着她進房銷魂了。

「好呀，為佐治大哥乾一杯，」陰陽怪氣的第六太保靚英舉杯說道：「祝佐治大哥一鼓作氣，一觸即發，一瀉千里，一蹶不振……」

「媽的！」阿標作勢摑他：「胡說八道！」

「沒錯，口不擇言，一於趕出去！」第五太保方堃、第七太保牛海就挾着他，押到門外，掟了出去。

「混帳，沒半點幽默感！」

給掟到街上的靚英爬起身，摸摸屁股，詛咒起來，舉頭看看這「歡得」寨門前的對聯，甚麼「歡笑年年等閒度；得空夜夜早些來」。

「放屁！」靚英指着門口罵着：「這對聯應該改為：歡笑年年遠離去；得空夜夜不再來。」

罵完之後，覺得甚為得意：「哈，哈，老子今夜不嫖妓，要去抽大煙！」

遠處一輛三輪車馳至。靚英伸手截停，那三輪車伕用汗巾纏着額頭，赤着肩膊，全身都是熱汗。

「哪裏去？」車伕問。

靚英審慎的打量他，怎樣看，他都是個粗人，一個普通的三輪車車伕。靚英就跳上車，叫道：「去煙格！」

「哪個煙格？」

「總之就是煙格！」

於是，那車伕腳下加快，三輪車箭般向前竄，只拐了兩三個彎口，突然衝進一條橫巷，車就煞停……

「媽的，幹嗎橫衝亂撞呀，這裏有煙格不成？」靚英陰陽怪氣的說。

「煙格倒沒有，」那車伕冷笑着：「你老兄葬身之地卻有一個！」

靚英身手實在太敏捷了，聞言立刻彈起，半空中一個翻身，與此同時那車伕躍下三輪車，亮出一柄明晃晃的匕首……靚英不愧紅船出身，敏捷得很，凌空踢出一腳。

那車伕不敢硬碰，向旁閃避，靚英撲空，對方的匕首當胸直插過來……

這是一條窄巷，空間本就不夠，偏偏那輛三輪車又霸佔了部份地方，兩人的生死搏鬥就更變得兇險了。靚英一把擒着對方持刀之手，借勁蹤身躍上了三輪車，另一隻手一揚，袖裏飛出鏈子鞭，「擦」的一聲，這鞭已纏住了那大漢的頸項，跟着使勁一扯，那大漢感到窒息……

靚英發出輕蔑的冷笑聲。

那大漢神情很痛苦。

靚英收緊鏈子鞭，距離與他拉得極近，心裏說：「你死定的了！」

那大漢面上突然泛起冷笑，靚英正感驚訝，那大漢空着的那隻手，一握拳就擊在他的面上，而且是生死存亡的一擊，力道大到不得了，靚英一陣的暈眩，竟撲倒在三輪車上。

那大漢解開纏頸的鏈子鞭，略一喘氣，已不敢怠慢，持刀俯身，看看那暈倒的人，正準備手起刀落，突然給一樣冷冰冰的東西抵着太陽穴……

那大漢直覺到抵着他太陽穴的是手槍。

跟着那暈倒三輪車上的靚英，張開眼，得意的說：「想殺我嗎？沒這麼容易！」

那大漢氣得咬牙切齒，而兩張臉孔相隔距離不及三呎，一個仰臥在三輪車上，持着手槍，一個俯着身持刀，突然間動作凝止，一種可怕的對峙……

「我一開槍，你的頭就會爆開！」靚英陰陽怪氣的笑着。

那大漢討厭僵持，頸部突然使勁，頭就撞向靚英前額……

「砰！」手槍轟出子彈。子彈擦過大漢耳邊。

「格」的一聲，靚英額上中了鐵頭功，眼前一陣昏黑。那大漢不再讓他有還手的機會，一把匕首就插進他的心房。

靚英全身抽搐着，突然張眼，聲音恐怖：「你是誰？」

「野狼！」那大漢冷冷的說。

「哇！」靚英吐出一口血，跟着閉目死去。

野狼把靚英的屍體棄置垃圾堆中，跳上三輪車，踩出橫巷，踩出大街，一片平靜，沒人會知道黑暗的角落裏竟然發生過殘暴之極的生死格鬥呢。

野狼很輕鬆的踩着，踩着……來到上環一幢樓宇，他舉頭向上望，搜尋目標，那層樓的窗沒有燈光……

其實，野狼是充滿把握的，他殺靚英之前，一直埋伏在「歡得」寨外，監

末日人間

視着那班密偵集體嫖妓，靚英的不幸是因為早走，至於其他的人，應該還處溫柔鄉未返。嘿，好得很，冷靜部署吧！

首先，他把三輪車後座的椅墊翻起，拿起用毛巾裹着的一件器物，然後奔向那幢樓宇，很快便來到黑暗的樓梯間。

野狼冷靜的舉頭看着黑暗，屏息的聆聽着，嘿，沒半點動靜呀。

他就放輕腳步，拾級而上，上到三樓的梯間，他就停下，轉過身子坐在最頂的一級上，讓自己可以居高臨下……

野狼解開那條毛巾，露出他的航空曲尺手槍，右手握着槍，再用那條大毛巾裹着自己的右手和槍，這是最原始的滅聲方法，一樣可以減低射擊時發出的響聲。對於殺人，野狼是第一號人物呢。

好了，就坐着冷靜的等待，讓無窮的黑暗吞噬自我，等待等待等待……

外面是一片死寂，淪陷之後，這鬼城市竟連老鼠都餓死了。

黑暗無盡，因為末日人間，等待吧。

無窮盡的黑暗。野狼，兇殘的獸，在黑暗的樓梯間等候他的獵物。

良久良久，最黑暗的時刻來臨，那是黎明之前的一剎那間，簡直伸手不見

五指，北歐民族愛稱之為「狼的時刻」，它是黑夜與白晝的交錯，生命與死亡的轉捩。實在，太黑暗了，身前一呎的東西都不會看到。

就在這個時刻，門口響起不穩定的腳步聲，來人還含糊的哼着小調，是了，是他了，第七太保牛海……

一步一步的踏着梯級，發出「局局」的呆板的響聲，嘿，這傢伙似乎喝得太多酒。野狼伸出右手，他的右手持着航空曲尺，還用厚毛巾包裹着——原始的滅聲器，對着下面黑暗的梯間。

步聲突然停頓，跟着是嘔吐聲……

「媽的！」嘔吐完就是詛咒聲。

一步一步的踏着梯級，近了，近了。

「黑暗快點消失呀！」野狼心裏叫着。

果然，第一線曙光出來了，梯間的牛海一抬頭，赫然見到上面的野狼，感到驚異：「你……你是誰？」

「野狼！」

「波」的一聲，野狼開槍。牛海身子抖動得恐怖，眼睛張得很大，想叫

喊，但力不從心……

「波」的一聲，野狼再開槍，捲着的毛巾燃着了火，那牛海兩腳一跪，從此倒地不起……

野狼把燃着火的毛巾掟在地上，把火踏熄，步下梯級。

黎明的街道還是水靜河飛。

野狼跳上三輪車，吹着口哨，輕鬆的踩着，踩着……他心裏暗自盤算，他這第一次出擊，如果能同時剷除第五、第六和第七太保，一定會引起佐治黃極度震懼，嘿，越怕得要命，就越好。目前敵在明，他在暗，佔盡優勢。好，還剩下那第五太保方堃，一於宰了他。

「他死定了！」野狼心裏叫着。

腳下加快，三輪車在空洞洞的街道上飛馳着，追殺他的獵物去了……

* * * *

早上八時廿四分，憲兵部的地下密室醞釀風暴。

「他媽的！」佐治黃一拳打在枱上，突然一陣的頭痛，其實他宿酒未清，而刺激之事卻擺在眼前——靚英和牛海的屍體竟被發現，還抬了回來。

「擺膽」阿標已經氣得彈來彈去。

「我不信這傢伙有三頭六臂！」佐治黃咆哮起來，但突然想到甚麼的，急叫着：「阿標，快找方堃！」

早上八時三十分，「陶陶居」茶樓的茶客漸漸離去。淪陷之後的茶樓，不再見到「蝦餃」、「燒賣」之類美食，本來屬於大牌檔的「油炸鬼」、「鬆糕」等全都出現於著名的茶樓裏，而那些富人皇孫公子等逼於時勢，都甘之如飴，多麼諷刺的人生呀。

「方大爺，有電話找你！」茶博士恭恭敬敬的來到方堃枱前，對他說道。

這「十三太保」中排行第五的方堃，氣派十足西關大少，上茶樓品茗，定必托着雀籠，預訂個雅座，一盅兩件，逗雀為樂。

電話裏是「擺膽」阿標的聲音：「立刻離去，聽到沒有？老六和老七遇害，可能對你不利！」

「我會小心，哼，最好就在眼前出現，我要他死得極慘！」方堃冷笑。

電話裏的阿標吼叫着。

「他媽的，不要輕敵呀！」

「得了，我要收線！」

方堃托着鳥籠離去。

遠處出現一輛三輪車，行走得很慢。

方堃感到可疑。

那三輪車在遠處停下。前面是一道牆，牆後是一條橫巷。

方堃閃了進去，拔出手槍嚴陣以待，他的另一隻手仍托着雀籠，有意擺個好姿勢，似乎向來者示威：「論殺手之名家，非我莫屬！」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還不見巷前有三輪車出現，他竟有點不耐煩，而籠裏的雀卻煩躁的跳着叫着。方堃所擺的姿勢開始僵硬，他心裏詛咒：「媽的，懦夫，來呀！」

那三輪車真的來了，來到巷口，「砰，砰，砰！」方堃一連轟了三槍，三輪車倒翻了，但連人影都不見一個……

方堃冷汗直冒：「為甚麼？為甚麼？」

他立刻轉身，直覺到巷尾有個人影，「砰，砰」，又連轟了兩槍，再看清楚，哪裏有人？只是一張給風吹得飄起的廢紙。「擦」的一聲，巷口傳來腳步

聲。方堃咬牙轉身，舉槍……

巷口的野狼早就瞄準他……

「你只有一發子彈！」野狼冷笑。

「你……你是誰？」方堃有點膽怯。

「野狼！」

野狼的航空曲尺立刻發難。

首先，墮地的是雀籠，籠跌破了，「拍，拍，拍」鳥兒飛起。

然後，方堃倒下來，瞳孔張得很大，彷彿羨慕鳥兒重獲新生……

* * * *

憲兵部地下室又多一具屍體。

佐治黃額上不停冒着冷汗。只一夜和一朝之間，他損兵折將，竟失去三名武功極高的手下，「嘿，簡直見鬼！」

「憲查」總隊長雷明，帶同驗屍官來了。

「怎麼這樣不小心呀！」雷明與佐治黃素有心病，望望屍體，出言譏諷。

「你……」佐治黃氣得全身發抖。

「平時這三個傢伙欺欺霸霸，說不定是給人尋仇來了！」雷明繼續的刺激他。

「豈有此理！」佐治黃憤怒之極，撲前當胸把他揪着：「你這頭狗！」

「彼此彼此，我們都做了日本皇軍的狗！」雷明冷笑着。

憲兵隊長日高吉次聽不明白他們說甚麼，但見二人竟劍拔弩張的，立刻上前勸止，大叫：「為甚麼，為甚麼？」

佐治黃推開雷明，用有限的日本話對日高吉次說：「我的兄弟死得很慘，你要下命令給他搜城，搜個翻天覆地呀！」

「搜呀！」吉次就向雷明下命令。

雷明惡狠狠的瞪着佐治黃。

「隊長命令你們憲查搜城，不要假裝聽不明白呀！」佐治黃甚為得意。

「好，你暫時還可以狐假虎威，不過，嘿，嘿……」雷明也非善類。

「去搜，立刻！」吉次又再命令雷明。

雷明咬着牙領命離去。

佐治黃沉思一陣子，示意「擰膽」阿標過來。

「這事情你怎看？」佐治黃問他。

「那傢伙同時宰了老五、老六和老七，分明是向我們宣戰……」阿標感到棘手：「他打的是城市游擊戰，敵在暗，我在明，實在太吃虧了。他究竟是誰呀？」

「那快刀阿五，你調查過沒有？」佐治黃問。

「調查過，」阿標報告：「他住在鴨巴甸街一幢木樓的天台，和一對盲眼父女很要好，看來，他們似乎有恩於他……」

「嗯，好得很，」佐治黃已經把握到阿五的弱點了，他再問：「還有呢？」

「這幢木樓，他們並非屋主，係霸佔的，即是說，我們可以運用職權把那些人趕走，特別那些傷病者，如果淪落街頭，必死無疑。就算阿五忍心讓他們死，那個瞽師都不忍，即是說，這個阿五太多顧慮了，很容易成為我們要脅對象！」

「嘿，嘿，他註定要被我利用！」佐治黃竟狡猾的笑了。

* * * *

日間的「摩囉街」，黑市場非常活躍。在這裏，甚麼都可以買到，只要有錢。

在熙來攘往的人叢中，一個盲姑娘搭着一個開眼小童的肩膊，緩緩的前行……

耳邊不停響起叫賣「老鼠貨」的聲音：

「大姑娘，有美國香煙賣呀！」

「大姑娘，想買奶粉嗎？」

「大姑娘，剛到一批止痛丸，好有效的！」

這姑娘就是麗兒，這小孩子阿貴是她的鄰居，經常都引領着她購物。當麗兒聽到止痛丸，她就佇足了，問道：「怎樣賣呀？」

「一百粒收妳二千元！」賣「老鼠貨」的說。

「太貴不買呀！」小阿貴倒識得議價。

「小兄弟，你就開個價吧！」

「一千元！」

「怎麼一千元？」

嘿，黑市場慣例，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亂世時代之本質如此。

「好極，交易達成！」那賣「老鼠貨」的說道。

小阿貴拿了麗兒給他的鈔票，數了一千元，交給那人，然後蹲着小身子點數那堆止痛丸。麗兒獨個兒站在人叢中，靜心的等待小阿貴，突然前面傳來一陣子叫嚷的聲音，街頭那羣黑市小販竟騷動起來，他們紛紛捲起地攤的黑市貨物，狼狽的走避……

「走呀，憲兵要捉人呀！」

這個紛亂的世道，理性解體，只要甚麼風吹草動，皆會引來恐懼，特別所謂「憲兵」者，簡直比豺狼更加恐怖，立時間人人沒命的跑……

那人潮突然洶湧而至，麗兒不能視物，心就慌亂起來，竟給人潮帶動，踉踉蹌蹌的仆向前，她大叫着：「阿貴呀！」

小阿貴這時已經顧不得那些止痛丸了，而那賣「老鼠貨」的也乘機席捲起東西逃遁，小孩子連忙撲進人叢中，他不停的叫着：「姐姐，姐姐呀！」麗兒被人粗暴的推倒地上，嚇得「哇」的哭了出聲。

「阿貴！」

「姐姐，我來了！」

小阿貴飛快的撲來，豈料給人大力一推，就和麗兒倒在一起，跟着無數雙腳踩踏到身上來……

好了，人潮散了。

只有麗兒和小阿貴相擁着哭泣。

「姐姐，沒事了！」

突然之間，看到幾雙皮靴，還有一對光亮的美國皮鞋……

地上那對小姐弟滿身塵埃，縮作一團。當小阿貴看到那些皮靴，早就知道來者是誰，但皮靴之中走出一雙光亮的美國皮鞋，於是好奇的小眼睛往上望，憲兵隊中站着一個穿着三件頭漂亮西裝的男子，頭髮蠟得像荷李活電影明星奇勒•基寶。

他就是佐治黃，只見他唇上的小鬍子動了一下，神情狡猾。小阿貴很害怕，緊緊的摟着麗兒，而盲女感覺到他很緊張，急問：「究竟發生甚麼事呀？」

「他……他……他……」小阿貴有點手足無措。

佐治黃俯下身，一手抓着麗兒的臂。

麗兒驚叫：「做甚麼，做甚麼呀？」

「放開她！」小阿貴奮不顧身的保護麗兒，危急間張開口拚命的咬那男人的手……

佐治黃萬料不到有此一着，痛得差點叫了起來。他「嘿」的冷笑，咬着牙，一記耳光摑得小阿貴飛跌開去。

「豈有此理！」佐治黃咆哮。

「請不要打他，不要打他！」麗兒哀求。

「姐姐！」小阿貴又撲過來。

「嘿，簡直找死！」

「不要，不要這樣，阿貴，阿貴……」麗兒哭着叫。

「我和你拚！」小阿貴吼叫。

佐治黃又是一記耳光摑來，小阿貴倒也精靈，見他動手，立刻閃開。

「小兄弟，再胡鬧，別怪我不客氣！」佐治黃冷笑道：「我們不會為難你的姐姐，只是帶她往憲兵部談話！」

「我姐姐沒犯事，為甚麼要去憲兵部？」小阿貴尖叫。

「攞膽」阿標早就氣得彈起來，磨拳擦掌喝道：「臭小子，找死嗎？」

「你們沒人性！」小阿貴惱極。

「我就跟你們回憲兵部吧！」麗兒柔弱的說。

「不要呀！」小阿貴叫着。

「小兄弟，」佐治黃示意阿標帶走麗兒，語氣變得友善：「我們只想請那位阿五來憲兵部，可惜，那傢伙很不近人情，所以才勞煩你的姐姐，我們是絕對善意的！」

「為甚麼要找阿五先生？」麗兒叫着。

「有事求他！」佐治黃說。

「阿貴，」麗兒說：「你就回去找阿五先生吧！」

「姐姐！」小阿貴有點遲疑。

「快呀！」

那小傢伙掉頭便跑。

* * * *

憲兵部，「快刀」阿五來了。

循例搜身，但阿五沒帶他的刀。

「阿五先生，」麗兒有機靈的耳朵，認出阿五的腳步聲：「是你嗎，阿五先生！」

「麗兒，是我阿五！」阿五看到她好端端的坐在一角，這才安心：「他們沒為難妳？」

「沒有！」麗兒幽幽的說。

這時，阿五和佐治黃對峙起來，他們都想看穿對方的心思。阿五「嘿」的冷笑着，佐治黃聳聳肩：「不是這樣，請不到你來，更遑論平心靜氣的交談！」

「道不同，沒甚麼可談！」

「嘿，嘿，實在很多事情要談，」佐治黃用手掃一下唇上的小鬍子，暴露着他的狡獪神情：「例如你們住的樓，是霸佔的，沒向區長登記，就算登記，一樣可以全部逐出街頭，那時大家都不好過……」

「你這畜牲！」阿五氣極。

「這年頭只有畜牲才可以生存！」佐治黃冷笑。

「我會殺你！」阿五肯定的說。

「那麼這盲女和她一家都要死！」佐治黃也肯定的答道。

二人靜默下來，對峙變成僵持。

「你在要脅我？」良久，阿五說道。

「沒錯，我在要脅你！」

「你要我對付誰？」

「哈，哈，果然老江湖！」佐治黃笑起來。

「我只懂得殺人！」阿五有點無可奈何。

「殺了那人，我會給你很多錢！」

「哈，哈……」阿五笑起來，笑得很蒼涼：「世間上竟有人令你怕得要命，好極，那簡直是現眼報呀！」

「Shut up!」佐治黃大喝。

「你要我殺誰？」阿五冷冷的說。

「不知道！」

「要我找他出來？」

「沒錯！」

「你的手下都是酒囊飯袋！」阿五輕蔑的說。

「混帳！」

「他會來找你，是不是？」

「在找我之前，你要找到他！」佐治黃很堅決的給他命令。

阿五又再沉默，他面對的全都是難題，那要殺的人是誰？連佐治黃都不知道，實在棘手得很呀。不過，為了麗兒，為了那木樓的所有住客……

「好，我答應你！」阿五冷靜的說道。

* * * *

悶熱的夜，悶熱得下起雨來。

那木樓的棚屋，雨點打着棚頂，淅淅瀝瀝的，響起單調而苦悶的夏夜奏鳴曲。

阿五並沒有睡，日間與佐治黃的會晤，竟使他思前想後不能入睡，終於爬起牀，掏出他的快刀，在火水燈下審視着那冷冷的刀鋒。

他看到刀鋒有一個缺口，而那明亮的鋼，照到他白髮蒼蒼的形象，唉，人和刀，垂垂老矣。

「人生多麼荒謬，簡直一團糟！」他心裏輕嘆。

外面有人敲門，響起柔弱的聲音：

「阿五先生，我是麗兒呀！」

阿五不想見她，硬板板的說：「我要睡了！」

「不，請不要睡，我要和你談話！」外面的聲音還是那麼幽怨。

「明日談吧！」

「不可以！」

阿五只好開門，火水燈下，麗兒的臉孔更顯蒼白，她立刻撲到他的身前，摟着他，幽幽的說：「為了我們，你真的要殺人？」

阿五默然。

「你以前殺過很多人是不是？」麗兒說。

「妳怎會知道？」阿五的聲音竟然是如許冷硬。

「昨天，我偷偷摸上你的房間，摸到你的刀，對不起，我……我……實在

不應該這樣做，你……你會原諒我嗎？」麗兒懇求。

「傻女孩，為了妳，為了妳爸爸，為了這屋裏其他人，我一定要這樣做！」

「你將會殺的，必然是個愛國志士，或者游擊隊，或者重慶分子，難道你忍心一刀劈下去嗎？」

「為了大家，我會！」

麗兒突然細碎的哭起來。

「麗兒，請不要對我有甚麼期望，過去的歲月，我只是個冷酷無情的殺手，我殺人從來不分青紅皂白！」他感到她的身子一陣的抖顫。

「唉，應該這樣說，我的命是你們救回來的，」阿五嘆着氣：「我欠你們實在太多，是時候清還了！」

「不，請不要這樣！」麗兒哀求。

「我已經打定主意！」阿五很堅決。

麗兒把他摟得更緊，他感到她纖細的軟綿綿的胸脯緊貼着他。他就看着她，覺得她有另一種的美，他就嘆息了，推開她。

「你——」麗兒輕叫。

「我有事要辦！」

* * * *

昏黃的街燈映得雨中點點金。

「快刀」阿五踏進雨中，因為他想中止回憶，要令自己清醒，前面那「高陞戲院」雖然重門深鎖，裏面卻是龍潭虎穴，不輕易闖入。

雨點打着他的蒼蒼白髮，打着貧血的臉，打着他瘦削而堅硬得像精鋼的身子，他仰望着黑黝黝的夜空，心裏想：「為着麗兒，為着陳師傅和大家，嘿，嘿，我要重出江湖！」

他大踏步的過馬路，濺着水花。

他使勁的敲着戲院大門，同時吼叫着：「開門，開門，我要見譚四少！」

裏面初時沒半點聲音。

阿五把門敲得更響亮。

開門了……

阿五才進內，已發現幾十人幾十種兵器嚴陣以待，一時間劍拔弩張。阿五

攤開一雙空手，冷冷的說：「我不懷惡意，空手而來，只為見你們大當家譚四少爺！」

「你是誰？」其中一人吼叫。

「告訴四少爺，說快刀阿五找他！」

「他……他就是快刀阿五！」有人竊竊私語。

「這傢伙不是好人！」不知哪個嘴巴不乾淨的，竟然嚷着。登時，那幾十人又再緊張起來，幾十種武器在眼前亂揚。

「混帳，全給我退下！」眾人身後響起一個雄渾的聲音。

「四……四少爺……」有人叫着。

這個譚四大約四十歲，面白無髯，五官端正，頭髮蠟得服服貼貼的，穿華美西裝，怎樣看也不像個幫會龍頭大阿哥，反而貌似大洋行的買辦。顯然，這四少爺繼承黃金福之後，一帆風順，撈個盤滿鉢滿的，連帶樣子都長得好看起來了。

阿五看着他，他也看着阿五。

「阿五兄復出江湖，是預料中事呀！」四少爺面上堆起友善的笑容。

「是嗎？」阿五冷冷的說。

「那夜，你一刀劈死那日本浪人，掠去大筆獎金，哈，哈，雖然我不在場，但一聽那凌厲的刀法，就知道這世間只有一個人——」四少爺說得興奮：「哈，哈，就是快刀阿五！」

「四少，我只是逼於時勢！」阿五平板板的聲音，沒半點喜怒哀樂：「今次找你，實在要你幫忙！」

「沒錯，我欠你一個情！」四少爺說。

「你就還我吧！」阿五說。

* * * *

外面夜雨不休。

「高陞戲院」字花廠內的帳房，只有譚四少爺和「快刀」阿五，他們都是江湖人物，有着的就是江湖義氣……

「阿五兄，喝一杯吧！」四少爺搬出他的名貴美酒。

「好得很！」阿五竟無顧慮的喝着。

「你想我怎樣？」四少爺問。

「我身不由主！」阿五無限感慨。

「這年頭誰可作主？」四少爺嘆氣道：「為了生存，我們就要放棄原則！」

「沒錯，我要找一個人！」阿五說：「找到就要殺他！」

「他是誰？」四少爺問。

「不知道！」阿五答。

「江湖有一個滑稽傳聞……」四少爺試探道：「十三太保的佐治黃，連日來損兵折將，死了不少人，而對頭人物神出鬼沒，連毛也找不到一根，嘿，嘿，好笑得很！」

「一點都不滑稽，確實如此！」阿五單調的說。

「那佐治黃找你？」四少爺感到驚異。

「他是在威脅我！」

「媽的，他有甚麼本事呀，要不是改朝換代，這傢伙早就餓死！」

「暫時，我不想與他對立！」阿五硬板板回答。

「好，你想我怎樣？」四少爺很有義氣，也不想追問下去。

「發放耳目，把那人搜出來！」阿五說。

「沒錯，我欠你一個情！」

阿五慘笑：「扯平之後，我還有所求，我會欠你的情！」

四少爺覺得好笑：「阿五兄，論心狠手辣，誰能及你，為甚麼突然婆婆媽媽？」

「也許，我老了！」

大家沉默好一陣子。

「好，我就把那人搜出來！」

「謝謝！」阿五準備離去。

但四少爺叫住他：「阿五兄——」

「怎樣呀？」

「請不要給佐治黃利用，」四少爺坦誠的說：「我答應幫你，不單只為搜那人，更可以對付那些漢奸！」

「好得很，」阿五泛出罕有的笑容：「這佐治黃，我不會放過他！」就這樣，「快刀」阿五離開「高陞戲院」了。

* * * *

苦悶的雨還在下個不休。

但「大西洋會所」一點都不苦悶，雖然已經關了門，鋼琴聲和歌聲猶在。森美，那英俊的鋼琴師，身旁坐着個漂亮女人，喝得半醉了，還要唱歌……

「Mary, it's late now!」森美說。

這瑪莉近日經常在「大西洋會所」出現，聞說她在朝鮮長大，所以有韓國美女的豐滿和挑逗性，似乎她對森美很感興趣。她輕吻他的臉，低聲說：「今夜，我是你的！」

半醉的她，雪膚透紅，唉，太性感的女人是無法抗拒的。

森美拖着她上二樓幽會……

現在，空虛的大堂就只剩下許雲川一人了。他習慣獨個兒的喝酒，喝醉了就由秀蝶服侍他返房間睡覺。善解人意的秀蝶，永遠會在適當的時間出現。

不過，這「大西洋會所」永遠都會出現不速之客。現在門又被敲響，因為那些不速之客永遠不會放棄這裏，所以會所的大門永遠是虛掩的，而來者也不客氣，輕輕推開門，探頭進來。嘿，這不速之客就是「憲查」總隊長雷明。

雷明見到雲川，雲川舉起酒瓶向他歡迎。

雷明大步的過來，坐到雲川的身前，不客氣的豪飲起來。

「嘖，嘖……」雲川嘲笑他：「怎麼這般饑渴，難道整天沒沾過一滴酒嗎？」

「嘿，你說對了！」雷明滿肚子氣的說：「整天給憲兵部的人指東指西……」

「你是總隊長，又不須要你東奔西跑！」雲川聳聳肩。

兩個男人沉默起來，一杯杯的把酒灌進肚子裏。

良久，雷明輕嘆：「近日發生之事實在不可思議！」

「你是說那班十三太保頻頻損兵折將？」

「沒錯！」

「這反映一個事實，」雲川淡淡的說：「那些漢奸都是酒囊飯袋！」

「嘿，嘿，又可能來了個混世魔王！」

雲川望着他：「有甚麼線索？」

「有！」

「我可以知道嗎？」

「可以，」雷明試探道：「我在屍體中找到的子彈，都是航空曲尺手槍的子彈！」

「航空曲尺！」雲川想起一個人……

雷明看在眼內，追問道：「你有甚麼印象？」

雷明掏出一顆子彈頭，放在枱上，看着雲川，想透視他的思想，聲音顯得沉重：「你真的沒半點印象？」

「好笑了，我又不是射擊專家，」雲川冷漠的笑着說：「而且航空曲尺又不是罕有的手槍，誰都可以用得着！」

雲川拿起那瓶拔蘭地酒「骨骨」的喝起來，面上泛起輕蔑的笑容。

「我查過淪陷前一些警察檔案，嘿，那些紀錄當然是殘留下來的……」雷明的語調是蓄意地越說越慢：「也許真的是鬼使神差吧，偏偏給我找到一份，哈，哈，是殘餘的，又會這麼巧合……」

「你一直在試探我，」雲川很不耐煩：「開門見山說清楚，那人是誰？」

「綽號野狼的，他是陳漢！」

雲川突然笑起來，笑個不止，笑得眼淚直冒，笑得彎了腰……

「你笑甚麼？」雷明追問。

「這幾天竟不停有人在我耳邊提着野狼野狼野狼……簡直混帳！」

「為甚麼混帳？」

雲川又笑了，笑得不可收拾，突然深呼吸起來，抑止着笑，正經的說：

「野狼早就死了，死得粉身碎骨，他乘坐的魚雷艇遇上日軍潛艇，轟，就這樣炸得灰飛煙滅。嘿，何來還有野狼？」

雷明看着他，沉思片刻然後說：「此事當真？」

「一點不假，當時我親眼所見！」雲川說。

雷明的神情似笑非笑，雲川很難明白他的心思。

「既然野狼死了，這檔案不必要留下。」雷明自西裝袋裏掏出一份文件，「擦」的亮起打火機，替文件點火，遞到雲川的眼前。

那火燒得快，跟着就全變了灰燼，雲川在怔怔的想：「這就是人的生命，瞬息即逝，而光輝的時刻，竟連瞬息都沒有！」

「野狼就從此自人間消失！」雷明說。

「你為甚麼要這樣做？」雲川問。

「不想資料落在佐治黃手中！」

「你想借刀殺人？」

「可能吧，」雷明實在太狡猾：「你都說野狼死了！」

雲川心裏很矛盾：「難道野狼真的沒死？」

「我走了！」

雷明離去，但留下那顆曲尺手槍的子彈頭，雲川拿起它，看着……

* * * *

夜已深，雲川醉得伏在枱上。

唉，人間已無希望，醉死何妨。

安睡吧，雲川。

但突然他全身抖動着，彷彿間，他的心魂在鬥爭，試圖擺脫纏身的噩夢……

沒錯，在夢境中，雲川看到一個魁梧的人影，他就奔向它。四週是刺目的光芒，那人影是背着他的，奔向它，奔向它，突然那人影回轉身，舉起槍……

那是曲尺手槍……那人影是野狼……

雲川驚得呆了。

「野狼，野狼，是你？」

「沒錯，是我！」野狼的曲尺手槍就抵着他的前額。

「野狼，你聽我說！」

「沒甚麼好說！」

「野狼，野狼，野狼……」

夢中的雲川在拚命掙扎，他揮動着手，酒杯酒瓶等全都給他撥到地上去了，「野狼呀！」他吼叫着，就這樣驚醒。全身都是冷汗，睜開眼看着四方……

他竟看到一張美麗的女人臉孔，那雙水晶一樣的眼睛正在瞪着他，那充滿誘惑的紅唇牽動一下。雲川認得她，她就是瑪莉，挑逗着鋼琴師森美往二樓幽會的瑪莉……

「幹甚麼？」雲川有點不明白。

「想喝酒，所以下來！」瑪莉微笑。

現在，雲川才看清楚她，她只穿着薄如蟬翼的絲質底衫褲，竟掩不住惹火的體態，那團火上升着，快要燒穿了褻衣，讓玉體突圍而去。

瑪莉在地上拾起一瓶酒，說道：「你喝嗎？」

雲川接過，喝了兩口，遞給她，她也喝了兩口，突然問：「誰是野狼？」

「妳為甚麼這樣問？」

「我從樓上下來的時候，就聽到你不停的叫着野狼，所以想知道野狼是誰。」

「哈，哈。」雲川笑起來。

「你笑甚麼？」瑪莉坐在雲川椅旁地上，她身子就偎着他的腿，他感覺到她豐滿的胸脯，她燙熱的體溫，他感到無比的誘惑，他就拿起酒瓶「骨骨」的喝着，試圖把慾念全吞進肚子裏去……

「你還沒說你在笑甚麼！」

「嘖，嘖，妳為甚麼一定要知？」

「好呀，我現在不想知……」瑪莉的纖纖玉手輕掃雲川的腿……

「現在妳想甚麼？」雲川問。

「做愛……」

「對於做愛，你很隨便？」雲川淡淡的說。

「不，一點不隨便，」瑪莉站起身，繞着雲川所坐的椅子緩步走動，來到他的身後，輕抱着雲川的頸，俯身在他的耳邊噓一口氣：「我只會與漂亮的男人做愛！」

瑪莉的玉手就伸進雲川的恤衫裏，愛撫着他並不壯健的胸膛。雲川感到有點緊張，她就解開他的衣鈕，吻他的鬢，吻他的頰，吻他的頸。他聽到了她沉重的呼吸聲，每一下都是一種誘惑……

雲川的腦海很混亂，他直覺到這女人不簡單，甚至有很多企圖，但這一刻再也把持不定，他是個天生的愛慾奴隸，他的生存就為了做愛，做愛……做愛做愛……

於是，瑪莉就騎坐在他的雙腿上，他就褪開她絲質的底衫，吻着她那豐滿而線條美極的胸脯……

窗外映入昏黃的街燈之光，牆上就投射着兩個奔騰的影子，多麼頹廢的夜呀。

處此末日人間，除了性與暴力，再無第三者存在了。

兩個人沐浴於熱汗之中，赤裸的瑪莉就伏在雲川胸膛上喘息……

豈料椅子負荷過重，「拍」一聲，向後翻，兩個人就倒在地上。

「哈，哈！」雲川笑起來。

瑪莉也笑了。在映進來的昏暗街燈之光下，雲川仔細的看着瑪莉，她的身段實在太美太迷人了，他心裏輕嘆：「瑪莉，妳究竟是誰？」

瑪莉就爬到他的身上，拿起酒瓶，喝了一大口酒，然後吻他，讓酒液慢慢的灌進他的口中，多麼挑逗的一刻……

「瑪莉，妳有甚麼企圖？」雲川心裏叫着。

瑪莉又再喝了一大口酒，跟着吻他，讓酒液滲入他的口腔……

這世間上最理想的催情劑就是酒精，雲川又再興奮起來……

「我要做愛！」瑪莉咬着他的耳朵，聲音沙啞，但極度迷人。

於是，雲川就壓在她的身上，再度向她進攻……

「雲川，雲川……」

良久，雲川胡塗的醉倒。

「雲川，野狼是誰？」耳邊響起軟語。

「野狼是我的朋友！」雲川胡塗的答。

「真名呢？」她追問。

「陳漢！」他再次胡塗的答。

* * * *

「野狼陳漢？」

「他究竟是誰？」

憲兵部密室，佐治黃和「攞膽」阿標接見了女間諜瑪莉。這個瑪莉甚有來頭，她是偽滿洲國頭號女煞星川島芳子之親信，潛伏於香港孤島好一陣子，非必要不會出動，一出動就要有收穫。

「好得很！」憲兵隊長日高吉次逢迎她。

因為論地位，日本間諜是比憲兵還要高，這個瑪莉簡直係超然之人物。

「往憲查署找他的資料，」瑪莉對大家說：「這傢伙一定有問題！」

「那麼許雲川又怎樣？」佐治黃追問。

「我會對付他！」瑪莉冷笑着：「除了酒色，他一無是處！」

「好得很，找適當時機宰了他！」佐治黃很高興的說。

「不干你的事！」瑪莉冷笑。

佐治黃竟討了個沒趣，心裏破口大罵：「媽的，暫時忍氣吞聲，看這臭婊子有何作為！」

「哪裏會有野狼資料？」日高吉次問。

「聞說，戰前他是幫會的頭號殺手！」瑪莉果然神通廣大，分明在向佐治黃示威。

佐治黃感覺到慘敗，他用手背抹着冷汗，突然堆起笑容說道：「我立刻就去憲查總署翻查檔案，一定找到他的資料！」

瑪莉輕蔑的笑着：「你這麼肯定？」

佐治黃的笑容僵化：「嘿！」他向「攞膽」阿標示意，跟着大步離開憲兵部，阿標立刻破口大罵：「他媽的，賊婆娘，忍她個屁！」

「Shut up!」佐治黃喝道。

二人跳上吉普車。

阿標一踏油門，車就直衝向大馬路。

「忍……忍嗎？忍都要有個限度！」阿標繼續破口大罵。

「Shut up!」佐治黃又喝道：「誰叫我們十三太保無能、不爭氣！」

「呸！」

「最低限度那臭婊子找出我們的對頭是誰！」佐治黃說。

「可信嗎？」

「混帳！」佐治黃喝道：「起碼有線索可以追尋，我在明，敵在暗，吃虧的是我們！」

「OK，我就宰了這野狼！」阿標咬牙切齒的叫着。吉普車「擦」的一聲就停在中環「大館」門外。

* * * *

憲查總署的檔案室給搜個翻天覆地。

有關幫會人物的資料堆積如山，但始終找不到野狼陳漢。「擺膽」阿標氣得彈來彈去，推倒文件架，嚇得管檔案室那女孩子飛奔出走廊，急找憲查總隊長匯報。

「豈有此理！」雷明氣極，率領兩名憲查荷槍實彈的衝進檔案室。

「混帳的狗！」雷明已經氣得呱呱叫。

「擺膽」阿標今天的脾氣壞極了，他一彈起身，就撲向雷明。兩個憲查的槍就抵着他，雷明暴喝道：「想找死，我就開槍！」

「阿標！」佐治黃制止阿標。

今天佐治黃已失去往日的霸氣，那神秘莫測的「殺人機器」野狼的陰影，開始蠶蝕他的意志，使他改變作風。這次，他又堆起笑容的說：「雷兄，麻煩你們了，稍後我派人來清理，不便之處請多多原諒！」

「嘿！」雷明冷笑。

「請問雷兄有沒聽過野狼陳漢這人？」佐治黃打聽着說。

「你我二人都是江湖混飯吃的……」雷明決意和他們鬥智：「你不知有個野狼，我又怎會知道呢？」

「雷兄，小弟實在出道太遲！」佐治黃繼續忍氣吞聲。

「是了，差點忘記閣下在未改朝換代之際，只是窮司機一名呀！」雷明毫不留情。

「喂！」那邊的阿標忍無可忍，暴喝着：「雷明，你欺人太甚……」

「Shut up!」佐治黃對阿標說。

這個阿標又再氣得彈來彈去。

「雷兄，大人有大量，請給小弟一條生路，」佐治黃扮得謙卑，但因不慣，語氣生硬而尷尬：「請告訴我一點關於野狼……」

「對不起，我沒印象！」

「如果你幫我這個忙，我……我……」

「毋須我我你你的，實在沒印象！」

「好，好，雷兄如果記起的話，請第一時間通知我，再見！」

「嘿！」雷明冷笑。

佐治黃與阿標步出憲查總署，跳上吉普車，那憤怒的阿標駕車像舞龍，嚇得途人爭相走避。

「可以肯定雷明收藏起野狼陳漢的檔案！」佐治黃的結論。

沒錯，只有工於心計的人，才有那種直覺，可以判別對方是否使詐。

「先殺野狼後殺他！」佐治黃有所決定。

* * * * *

末日人間

天明，西環小碼頭的海域，疏落地碇泊着幾艘電船。海面上偶然飛過一隻海鷗，發着沙啞的叫聲。唉，淪陷之後，萬物失去生機，連平常可見那些聯羣結隊的海鷗都不知所終，偶然能見一隻已屬奇迹了。

船艙裏的野狼已經醒來，他看看身邊熟睡的靜子，她的粉臉透紅，睡得很安寧。這電拖沒有其他人，這幾天，他們就藏身於此，躲在海上是比較在陸上來的安全。

野狼坐起身。

「嗯。」靜子在說着夢話。

野狼怔怔的看着她，心裏想着：「靜子，多睡一刻吧，以後的日子沒這麼安寧呀！」

「嗯。」靜子好像回答着他。

野狼自艙裏窺視外間，晨光底下的海域波平如鏡，實在很寧靜，間中只聞海鷗沙啞的叫聲……

「這海鷗一定與大隊失散！」野狼想着：「一定要生存下來，天地一沙鷗！」

野狼看看碼頭方面，好幾個苦力在幹活，他們把一些貨物運上某電拖，因為沉重，所以齊心合力的哼着歌，搬呀搬的，幾經辛苦才搬上了船。與此同時，野狼看到第七號情報員在碼頭出現，朝他藏身的電拖而來，遙遠已見他神情緊張，野狼在想：「究竟發生甚麼事情？」

那第七號情報員在碼頭上四週張望一下子，而野狼遠遠眺望，直覺到有一個苦力頻頻留意第七號情報員，他開始緊張起來……

這時第七號情報員跳上電拖，解開碇泊之繩索，一個箭步竄向機艙，開動着機器，船就往香港海域另一端駛去……

野狼有必要了解形勢，他急忙竄進機艙，與第七號情報員交談。

「怎麼樣？」野狼用平板的聲音問。

「總之就是風聲鶴唳！」第七號情報員說。

「料必如此！」

「憲兵部的密偵與憲查在城裏搜個翻天覆地，任何酒店客棧都不放過……」

「我殺了佐治黃這麼多人，這個必然！」

「不過，有點總想不通！」第七號情報員沉吟着。

「甚麼事呀？」野狼追問。

「幫會的人都想搜索你的蹤迹！」

「幫會？」

「特別洪興堂！」第七號情報員說。

「媽的！」野狼詛咒：「分明係佐治黃威逼幫會勢力這樣做！」

「所以，最好避一下風頭！」

電拖發着單調的聲音，在海面上前進。

第七號情報員的神情越來越嚴肅，他駕着電拖，在風平浪靜的海上邁向不知名的地方。那呆板的機器鳴響，「格，格，格」，像在敲打野狼的心扉。

「哪裏去？」野狼問。

「找偏僻的地方避一下！」第七號答。

「我不要避！」野狼表現得硬朗。

「但為了靜子！」

野狼一愣，窺看艙內熟睡的靜子，心裏有所感動：「是的，靜子，妳要安

全，安全呀，因為我對不起妳的姐姐……」

電拖繼續的進發着。

未幾，海棠春睡的靜子醒來，嚷着：「我們哪裏去？」

「往西貢去！」第七號情報員答。

「為甚麼呀？」靜子問。

「為你們的安全！」

靜子疑問地看看野狼，而他卻肯定地給她一個表示。

「你們太不公平呀，」靜子突然叫嚷：「幹嗎去西貢呀？就是想把我拋棄在那裏，不讓我參與你們所幹的驚天動地事情！」

「靜子，不要任性！」野狼叫道。

「我不任性！」靜子爭辯。

「聽我說好不好？」第七號情報員解釋：「沒任何事情稱得上驚天動地……我們只為大家安全，作無謂犧牲，乃絕頂荒謬！」

「難道我一定會犧牲嗎？」靜子不滿。

「靜子，我們只是躲幾天，我和妳……」野狼訥訥的說：「一起的躲！」

「只要有你，野狼……」靜子人就軟下來：「嗯，西貢，聽說這地方很漂亮的，有些古老大屋，後面包圍着園林，前面環繞着一大片魚塘，風景醉人得很！」唉，這個靜子，她可愛的地方，就是永遠分不開浪漫與死亡，經常在不適當的時間空間做着她的幻夢。靜子，永遠夢幻不分的靜子。

未幾，電拖真的在西貢登岸，而接應的人早就駕來一輛貨車，與第七號情報員交談幾句，把他們接送去一個遠離公路的地方。嘿，果然是靜子理想的古屋，後面是園林，前面是魚塘，而且方橫好幾里，就只此一古屋……

「我們在此長相廝守！」靜子偎在野狼懷中。

「暫時不可以！」野狼潑冷水。

「沒半點浪漫！」靜子嬌嗔着。

* * * *

「太迷人呀！」

靜子就愛上這西貢兩層高的古屋，還有屋前的大魚塘。靜子開了門，還要推開那古老的「搪攏」，室裏都是古色古香的酸枝傢具。

她就一口氣的奔上二樓，那主人房外有露台，靜子兩下子跳出去，嘿，觸

目就是煙水茫茫，水面但見一羣一羣的白鴨子在飄浮着……

「太迷人呀！」靜子有夢幻的感覺。

露台下面就是門前空地，一隻小艇擱置那裏，野狼把艇托起，掟到水面，跟着舉頭對靜子說：「今天晚上妳想吃甚麼？」

「這裏太美了，」靜子嚷着：「住在這裏，可以不吃人間煙火！」

「妳不吃，我倒肚子餓極！」鐵漢硬繃繃的應她。

「煞風景！」靜子嬌嗔。

野狼跳上小舟，揮動幾下槳，艇就竄到水中央，那一羣羣的白鴨子驚惶起來，叫着散開，野狼一伸手就捉了一頭：「嘿，好極，大肥鴨，烤來吃吧！」

那一片平靜的水，水上的孤舟，襯着夕陽，露台上的靜子竟看得着迷。而舟子上的野狼，回首相望，遙見露台倩影，又是多麼優美。唉，處此末日人間，這一種優美，這一種寧靜，簡直屬於極度的奢侈呢。

野狼輕嘆着氣，像他這樣的硬漢，也有所感動，實在罕見。

突然，野狼搖着頭，他使勁的擺脫心裏的虛幻感覺，脅逼着自己回到現實來。

末日人間

「今晚除了烤鴨，還要燒魚！」他對自己說。

那麼，他就凝視着水面，緩緩的把一隻手伸進水中，靜待水裏的魚游來，鐵腕一翻，手到擒來，如此如此，捉了好幾尾，滿載而歸。

未幾，夜幕低垂。

門前空地生起一堆柴火，野狼在烤着他的鴨，燒着他的魚。

靜子抱膝而坐，她在夢幻裏呆呆的看火。

「靜子，吃呀！」野狼遞給她烤鴨腿。

「嗯，」她如夢初醒的接過鴨腿，細碎的咬着，輕輕的嘆：「如果沒打仗，這多好！」

「仗打了，而且打得很慘烈！」野狼想逼她清醒過來。

靜子在默默的嚼着鴨腿。

「靜子，妳知道嗎？」

「甚麼？」

「人間無樂土！」野狼說。

靜子感到不寒而慄。

「人間無樂土？」

靜子回味野狼的說話，她就怔怔的看着火，看着肥美的魚在火中燒烤，油脂爆出了火花，「迫迫」的發着響聲。

「這地方只是個虛象！」野狼說。

「我愛這虛象！」靜子說。

「妳是個傻女孩！」

「嗯！」她漫應着。

「想過這樣的日子，首先就要打完這場仗！」

「唉，究竟這場仗還要打多久呀？」

「天知道！」

大家沉默起來。

四週都是黑黝黝的，只有這當中的一點光，突然夜空發出一種古怪的聲音，夢幻中的靜子感到一陣的震慄，她就偎進野狼的懷抱裏。他用鋼鐵一樣堅硬的手臂摟着她，說道：「怕甚麼，只是夜梟的叫聲！」

靜子在他的懷中，感到很安全。她仰着首，輕吻野狼，野狼撫摸她的臉

蛋，然後結結實實的給她一個吻。

「迫迫」的響聲不絕，那火燒得很旺盛，火上那尾魚已燒得變了焦炭。

「噢！」野狼驚叫。

「由它吧，吃夠了！」靜子輕聲說。

野狼抱着她站起來，拖着她入屋，拖着她上樓。二人再度擁吻，熾烈的吻着，靜子曼妙地倒在牀上，野狼褪開她的衣服……

外面燒烤的營火經已熄滅，魚塘裏的青蛙在「呱呱」的叫着，多麼平淡而優美的夜。

屋裏的靜子早已進入睡鄉，但野狼不能眠，他怔怔的凝視着黑暗，他的思想在騁馳着，他不相信這個地方安全，因為他有野獸的直覺，他甚至感覺到危機來臨……

「我要部署這地方！」

野狼起牀，步下梯間，他把收藏在雜物房間的一個箱子拉出來，揭開蓋子，裏面全都是各種殺人武器。野狼環目四顧，他開始部署殺機……

首先，他用膠布把手槍或刀貼在門窗的隱蔽處，務求隨時隨地都可以探手

拿得到殺敵。

跟着，他推開廚房門，看着那一大堆的禾草，他就靈機一觸，把火藥撒在草堆之中。

然後，他推門出，看着魚塘之前的那片空地，給他發現一個柴堆，是了，最理想收藏手榴彈的地方。

最後，他把一大桶的電油放置於魚塘邊，整個部署結束。

* * * *

石塘咀山道的大寨夜夜笙歌，男女的調笑聲一浪一浪的傳開去，這末日的人間，歡笑是售賣的，為了生存……

大寨之外來了個「快刀」阿五，他不習慣歡笑，他皺眉，他身子硬板，看得門前阿姑很不自在，只好問他：「這位先生，請進呀，幹嗎不進來呀？」

阿五沒半點反應。

「媽的，哪裏跑來個怪人！」這阿姑脾氣欠佳，立刻詛咒起來。

「阿姑，讓他進來，」身後一名江湖人物說：「他是我們譚四少爺的上賓！」

「唷，真有眼不識泰山呀，」阿姑立刻換了張堆起笑容的假面：「是我錯，是我有眼不識泰山，請先生原諒，請先生原諒！」

這「快刀」阿五完全沒半點表情，早些時字花廠的四少爺派人找他：「你要獵的人，已發現行蹤，四少爺今夜開寨擺廳，有請先生跑一趟！」

嘿，石塘咀煙花之地，這阿五雖然曾是幫會中人，偏偏個性怪僻，甚至不近情愛，如今陷身鶯聲燕語之中，很不自在。而寨中女人大都衣着隨便，在走廊赤胸露膊的走動，見阿五走動得像塊棺材板，好奇起來，竟有意向他挑逗：「鐵漢先生，今夜我陪你！」

「不要她，要我！」另一個只穿着性感內衣的女人飛擒大咬，扯着阿五的手：「來呀，上房幽會吧！」

「臭婊子！」剛才挑逗阿五的那個女人不高興，指着對方大罵：「這裏誰是大家姐呀？妳快給我滾！」

「滾你媽個屁！」

那女人就一記耳光摑過去……

「死呀，我與妳拚命呀！」

兩個女人竟然扭打起來。阿五感到非常討厭，他放快步伐，擺脫那些討厭的叫嚷、笑聲，往大廳直闖。而大廳的聲浪更加吵鬧，有討厭的猜枚聲、浪笑聲、醉語、嘔吐聲，討厭討厭討厭……

阿五衝進大廳，神情異特，眾人為之驚愕，突然間歡笑的不再歡笑、叫罵的不再叫罵，一切靜止下來，無數對眼睛都看着他……

「他……他……來了……」不知哪個傢伙口吃起來。是的，「快刀」阿五，幫會的頭號煞星，如果是江湖中人一定會聞風喪膽……

「四……四少爺進了偏廳……通……通傳……」又再口吃起來。

阿五竟迅速地一腳踏進偏廳。

偏廳燈火昏黃，使人有懨懨欲睡的感覺。

那張酸枝鴉片煙牀上躺着衣衫不整的譚四少爺，正吸吮着崖州竹煙槍裏打轉的雲霧，這寨子裏的名妓「艷紅」，人長得挺艷的，秀髮凌亂，身上那件吊肩的法國絲質褻衣，掩不住綺麗春光。她的纖纖玉手正替四少爺做着「打荷」的工作，但見她輕巧地挑一點鴉片煙膏，放近煙燈處，在火舌上一烘，燈火下好一個美人。

四少爺看得開心，「吃吃」的笑，手又不規矩了，伸進她的褻衣內……

「噢！」艷紅突然輕叫，因為她看到一個木無表情的人硬板板的闖進來。

「五兄，坐這裏！」四少爺大方的拍拍鴉片煙牀，吩咐身旁穿着得極少的艷紅：「今夜的上賓，好好的款待這位阿五先生！」

「不用了！」阿五冷冷的說。

「阿五先生，」艷紅的聲音充滿誘惑：「先躺下抽一口大煙養養神，然後……」

「我說過，不用了！」

艷紅有點不寒而慄，就算她怎樣善解人意，都感到手足無措。

「哈，哈，永恆的阿五先生！」譚四少爺愛他的作風，就拍拍艷紅的粉臀：「美人兒，給我找洪坤來！」

艷紅跳了下牀，彈兩彈，兩下子出了偏廳，而阿五的耳朵還隱若聽到她的沉吟聲：「正式怪物一個！」

「坐！」

阿五這才坐在鴉片煙牀一角上。

「洪坤是本幫的頭號殺手，他可以幫你！」四少爺說。

「謝謝，不用了！」

「嘿，不愧是死硬派！」

阿五不準備答他。

突然一個人給活生生的推了進來，「砰」一聲沉重的倒在地上，爬起來，但見此人面目浮腫，身上血迹斑斑。跟着走進一名六呎高的壯漢，橫口橫面，全身肌肉充滿勁力，他看四少爺一眼，再看阿五一眼，用硬直的語氣說：「今早我們的線眼發現了他，他所駕的貨車載着二男一女。其中一個男人，我們弟兄認出就是第七號情報員，可以肯定，其餘的一男一女，是阿五先生要找的人！」

「為甚麼會如此肯定？」四少爺問。

「因為他們要躲，」這洪坤的分析很原始主義：「當野獸要襲擊和殺戮之前，牠們會躲起來，收藏自己！」

「沒錯！」阿五贊同。

「嘿，你們都是殺人的野獸呀！」

四少爺看看洪坤，也看看阿五，這兩人由身型到作風都無任何相似，但唯一相同就是那獸性的直覺、殺戮的念頭。

「五兄，你肯定是他們？」四少爺問。

阿五深沉的看着洪坤，彷彿問：「是嗎？」

洪坤的大嘴巴咧出醜陋的微笑，彷彿答：「是！」

「他們在哪裏？」

洪坤一腳踢在那頭面給打得腫脹的傢伙：「他就是那個貨車司機！」

阿五看看他，問洪坤：「他一定說了！」

「由我親手整治，」洪坤獰笑：「他難道夠膽量不說嗎？」

阿五一笑，似乎頗為欣賞洪坤。

洪坤又一腳踢在那傢伙的身上，喝道：「說呀！」

「是，是，」那貨車司機急叫着：「我……我……我把他們載到西貢一段馬路邊，對開……對開……有一間古老大屋，後面有園林，前面空地外是一片魚塘……就這樣，我……我回程了。其中一個男人跟我的貨車回去，還給我雙倍工資，叫我不可以隨便向人亂說。」

「跟車出來的就是第七號情報員，」洪坤分析：「躲在西貢大屋裏那一男一女雖然身份未明，但一定是你要找的人！」

「好得很！」阿五說，伸手當胸揪起那貨車司機：「這人就交給我吧！」

「洪坤，這位五兄係老前輩，你就跟他學點東西吧！」四少爺吩咐。

「不用了！」阿五說。

「我是用得着的，我懂駕車、懂爆破、懂機械、懂殺人，還懂……」

「不用說了，就跟我來吧！」

洪坤押着貨車司機，與阿五離開妓寨。

突然一輛開篷跑車飛馳而至，緊急煞掣，跳出個公子哥兒，再拖出個纖瘦秀麗的女孩子，那男的是雲川，女的是秀蝶。

較早時秀蝶嚷着好悶好悶，雲川打趣說：「悶嗎？帶妳去石塘咀尋開心！」兩個放浪男女扭扭扯扯的下車。突然，雲川迎面遇上「快刀」阿五——從淪陷開始，他就怎樣打探，也找不到阿五，如今狹路相逢，他喜上眉梢，叫着：「阿五！」

「是你！」阿五冷冷的說。

「是我！」雲川應着。

阿五示意洪坤先走，洪坤聳聳肩，押着那貨車司機上車，雲川感到愕然，看着那車遠去。

* * * *

憲兵部停車場外，一輛貨車飛馳而至，與此同時，一輛吉普車駛出，差一點就迎頭相撞，幸好駕貨車者技術了得，緊急煞車，輪胎與地面劇烈磨擦，發出非常刺耳的「吱吱」聲響……

吉普車上的佐治黃近日脾氣非常暴躁，嘿，這貨車太豈有此理了，「擺膽」阿標臨危急扭軚閃開、煞車，佐治黃差點被拋出車外。

「給我宰了那駕車的！」佐治黃咆哮着。

「好得很！」阿標彈出車外，着地時拔出手槍，迅速撲向貨車前面，手槍前伸找尋瞄準對象，豈料貨車門突然推開，而且時間把握得非常準確，直撞向阿標持槍之手……

就算阿標怎樣的反應敏捷，也萬料不到有此一着，「砰」的一聲，手腕劇痛，那枝左輪槍脫手飛上半空。

跟着洪坤自貨車上跳下來，阿標打量那魁梧身段的鐵人，不禁有點愕然，再看時，「快刀」阿五已押着一個人下車了。

「對不起！」洪坤道歉。

「擺膽」阿標氣得彈來彈去，緊握着拳頭，怪叫起來：「對不起？對不起？我……我要宰了你，對不起！」

「我們沒時間和你打架！」阿五冷冷的說。

「有時間去見閻王嗎？」阿標磨拳擦掌。

「阿標，」佐治黃在那邊叫着：「就放過他們吧，他們一定找到線索了！」

佐治黃自吉普車跳下來，他看看那個被押來的頭腫面青的傢伙，再看看那個彪形大漢，對方冷笑一聲：「嘿，放過我們？你老哥口氣大過放屁！」

佐治黃竟氣得笑了起來。

「媽的！」阿標已經破口大罵。

「Shut up!」佐治黃喝道。

「哼！」

「沒時間胡鬧，」阿五硬板板的說：「你要找的人，如今躲在西貢一所古老大屋，這傢伙駕車載他們去的！」

「嘿，好極！」佐治黃看看那頭腫面青的貨車司機，見他怕得要死，就自西裝袋裏掏出一疊軍票塞到他的手上：「引路找得他們，好處不單只這些！」

唉，這世道人心，只要有錢，甚麼都可以出賣。那貨車司機本來就滿面惶恐之情，如今竟有了笑容，不停點頭，唯唯諾諾的說道：「是，是，我認得那裏，我認得呀，我……我就帶大家去！」

「好得很！」佐治黃多日來，首次面上出現了笑容。

「他就交給你！」阿五把貨車司機推向佐治黃。

「功德圓滿，走！」洪坤說。

「沒錯。」阿五說。

二人準備跳上貨車……

「不能走！」佐治黃喝道。

「快刀」阿五轉身，冷冷的說：「人已替你找到，還想怎樣？」

「我要你殺他！」佐治黃說。

「嘿，嘿！」阿五冷笑連聲。

「你笑甚麼？」佐治黃很不高興。

「我不知那人是誰，也不願知，」阿五硬板板的說，面上沒半點表情：「如果我殺了那人，你們這班漢奸面上沒光彩，因為反映出你們無能，特別這位只懂得彈來彈去的傢伙！」

「你說甚麼？」阿標咆哮。

「說你無能，聽不懂嗎？」洪坤嘴巴不饒人。

「擺膽」阿標忍無可忍，突然彈起，凌空連環踢出兩腳，而洪坤不閃不避，橫起鐵臂，擋着第一腳，揮拳劈出，連消帶打，阿標的第二腳踢了一半，被迫收勢，人就跌回地上，竟氣得滿面通紅……

「你究竟是誰？」阿標怪叫着。

「洪興堂的洪坤！」

洪坤，幫會的頭號殺手，怪不得武功一流，霸氣迫人呀。

佐治黃心裏氣極恨極，平日他不可一世，不知怎地，這兩天來，他的尊嚴不停遭到損害：「嘿，太豈有此理了！」

「攞膽」阿標老羞成怒，掄起拳頭，準備撲上，佐治黃把他制止，喝道：「算了！」

「黃兄，請記着，我們是講道理之人，」洪坤說：「我們是樂意幫忙的，只要能互相尊重。就請你們內部計劃一下，衡量一下實力，如果不是那傢伙的敵手，就派個人來高陞戲院找我們，隨時為你効勞！」

語畢，洪坤與阿五跳上貨車，跟着箭一般駛進黑暗之中，迅速消失了去。

「豈有此理！」阿標氣得彈來彈去。

「先宰了野狼，才和他們算帳！」佐治黃說：「集中人手，部署計劃！」

「OK！」

「明晚便大舉出擊，」佐治黃命令：「我要他們有份！」

「為甚麼？」阿標不滿：「難道我不勝任殺人嗎？」

「阿標，你沒聽過借刀殺人嗎？」

「借刀殺人！」阿標冷笑。

「總之這是命令！」

* * * *

夕陽西下，好像要落進魚塘裏，那片片靜的水，閃呀閃的閃着片片金光，水面那艘小孤舟竟怠惰地浮在水面，連鴨子們都習染了那滯止的時空，全都積聚水邊，懶得有半點行動。

魚塘之前的空地，響起了靜子開心的笑聲。野狼正教她踩單車，她在努力的保持平衡，又笑又要驚呼：「噢，噢！」

單車要倒下……

野狼攔腰把她抱起。

「還是放棄吧！」野狼有意潑冷水。

「我不放棄！」靜子就是這麼硬性子，她掙脫野狼，跳下來，提起單車，跨上去，使勁的踩，又再驚呼：「噢，噢……」

眼看着直闖魚塘，靜子被迫棄車，眼巴巴的看着腳踏車飛進水面，兩下子就下沉水中，消失得無影無形……

「唉，又要打撈！」野狼說。

「討厭，討厭呀！」靜子撒嬌，搥他的胸。

野狼結實的緊摟着她。

「單車不懂，沒相干，」靜子嚷着：「電單車，我倒懂呀！」

她掙脫野狼，奔向大屋旁一間小石屋。

「太好勝了！」野狼搖頭。

「達，達！」電單車自小石屋衝出來。嘿，這靜子倒也駕得神氣。電單車停在野狼身前，靜子說：「怎麼樣？」

「很棒！」野狼說。

「既然很棒，我就駕它去找電話亭！」

「妳要撥電話？」

「早就約定時間，要與第七號聯絡上，取得最新指示！」靜子說。

「電話亭離這裏很遠，我們一起去！」

「不用了！」靜子說：「我會照顧自己！」

「永遠任性的靜子！」野狼摟着她。

她熱烈的吻他。

「此行要小心！」

「我會了！」

野狼把航空曲尺塞到她的手上，她就把槍插在腰間。

再一次熱吻，然後靜子駕着電單車，離開古老大屋，往大路上奔馳，正好迎着初升的月亮。

飛馳了好一段路，前面出現一個電話亭。靜子就停車，她冷靜的躲在黑暗之中，觀察附近的動靜。

好了，沒甚麼可疑，她就握槍奔向電話亭，打起手電筒，把曲尺手槍放在電話旁邊，然後撥電話……

這孤絕的電話亭給黑暗籠罩着。

靜子憑手電筒的光芒，在撥動電話的輪盤，豈料對方電話不斷鳴響，但沒有人接電話……

「第七號，第七號，你在哪裏呀？」靜子心裏焦急：「我們不是約定的嗎？」

靜子放下聽筒，作一個深呼吸，遠遠傳來夜梟的叫聲，但她不再害怕，等了好一會，拿起聽筒，繼續撥電話……

有了，對方接電。

「第七號，是你嗎？」靜子叫着。

「是呀！」對方應着。

「怎樣了？」靜子問。

「你聽着……」

就這一剎那間，最恐怖的事情發生了，電話亭外出現一張男人的猙獰面目……

「哎……」靜子發出驚叫。

外面那人拿着鐵棒，拚命敲打電話亭的玻璃，一時間碎片四濺……

「救命！」靜子失聲叫起來。

那男人就撲向她。她危急間想抓起電話旁的航空曲尺，豈料混亂間，那槍已給摔在地上。靜子唯有拚命滾出電話亭外，那人一點不放鬆，掄起鐵棒往她的頭敲下去，危急間，靜子撐起一腳，踢中他的陰囊，只痛得「呱呱」怪叫。靜子就乘機在地上摸索那枝航空曲尺……

說時遲那時快，那醜惡的男人飛身撲向她，兩手握着鐵棒，壓向她的粉頸，她感到窒息，拚命的掙扎，但對方孔武有力，一使勁，鐵棒壓得更緊……

「我要死呀，野狼！」靜子心裏叫着。

＊　＊　＊　＊

天邊的另一角，古老大屋內的野狼感到惴惴不安，恍惚間，他聽到靜子在叫着他：「野狼，野狼……」

他冷靜的在聆聽：「靜子，妳在哪裏？」

突然，屋外傳來電單車的聲音。野狼興奮的撲向大門，豈料外面人聲吵鬧，他直覺到殺機來臨，急忙關上燈火。

整間古老大屋頓時沒半點光芒。

野狼向外窺望，但見多部電單車圍着屋子開動，車上之人個個兇神惡煞，估計有十多人之眾，而那些電單車的車頭燈，照亮了一大片空間……

「裏面的人，投降吧！」外面有人大叫。

野狼很冷靜，只伏在窗旁，靜觀其變。

「不投降，就要受死！」玻璃窗突然破碎開來，有物投進，野狼發現是一頭死鴨子……

古老大屋外，那羣駕着電單車的密偵在喧嘩怪叫，那些殺手在叫着：「你

死定的了！」

野狼沉着氣，躲在黑暗的窗旁，他自窗沿間，拔出預早佈置的左輪手槍……

果然，一個人持鐵棒直敲玻璃窗，碎片四濺之際，野狼已瞄準對方，「砰，砰，砰」，那人竟給轟得彈起，落地時已經死亡。

說時遲那時快，一輛電單車竟飛起破窗而入，但野狼的左輪手槍不留情，「砰，砰，砰」，跟着就是撕心裂魄的慘叫聲……

第二個密偵死亡。

外面突然沉寂起來，似乎他們在重新部署呢！

野狼把那枝彈盡的左輪拋開，閃到另一個窗前，冷不防，「砰」的一聲，外面的人一拳擊碎玻璃，鐵臂伸進來，竟緊緊的箍着野狼頸項，那是生死存亡的一刻……

野狼似乎要窒息了，他的手在摸索着，是了，摸到預先貼好的膠布，膠布下是一把匕首，野狼吼叫着：「死呀！」

整把匕首就插進對方的心臟。這是第三個死人。

廚房傳來異聲，野狼自屍體拔出匕首，直奔向廚房門，突然開啟，竄進來的三名密偵正打着火把，四週照明。野狼掟出匕首，當先那人當胸中招，驚叫着：「我……我……」

火把拋起，直墮禾草堆中，而野狼早就埋下大量炸藥。

「轟！」

比這聲音較早一秒時，野狼緊急關門，廚房爆炸。第四、第五、第六死者就給炸個飛起。

突然，四週靜止下來。

「他們打甚麼主意？」野狼雖然久經戰陣，但面上還是冒着冷汗。

外面有人吹奏着口琴，非常蒼涼的聲音。

「投降吧，否則你死定的了！」

「嘿！」野狼在喘着氣，他用手背抹去面上的汗，他立定決心，一個都不放過。

多麼兇殘的夜呀。

外面的電單車突然同一時間發出大量噪音，為甚麼？他們下一個攻勢會是

甚麼？

野狼雖然是困獸，但獸性全面發揮。他的聽覺竟變得靈敏之極，他聽到二樓露台有異響，而外面的噪音分明是想掩飾樓上的偷襲行動。

「豈有此理！」野狼急閃到梯間暗角，留意上面的動靜……

屋內黑黝黝的一片，只有外面月光照明。

野狼伏在梯間暗角耐心地等候，他聽到細碎的腳步聲在樓上響起，於是他探手最底的梯級，拔出一枝魚矛……

於是，兩個持槍的密偵滿以為無聲無息的步下樓梯……

「一、二、三、四、五、六、七……」野狼心裏數着下樓的步數。是了，野狼自暗角閃出，長矛直刺，前面那密偵慘叫連聲，「波」的刺穿背後，血就直噴到野狼面上身上。

後面那個密偵不防有此一着，驚慌叫起來，手槍指向野狼。而野狼不讓他有機會開槍，長矛穿過死者，使勁的直插向他，他感到很恐怖，但鋒利的矛已插進他的心臟，簡直係一矢雙鵰，血濺四方。於是，第七和第八個密偵踏入枉死城。

說時遲那時快，一名大漢破窗而入，一個翻滾，手槍指向野狼，「砰，砰，砰，砰，砰」同時轟出五槍……

但野狼緊揮長矛，帶動兩個屍體變作擋箭牌，那五顆子彈全都轟在屍體之上。

野狼拔出長矛。那大漢的手槍向他瞄準。他只有一枝矛。他只有一顆子彈。那簡直是無情的對峙呀。

「我會殺死你！」那大漢心裏叫着。

「我會殺死你！」野狼心裏同時叫着。

他一揮臂，那枝長矛勁道十足的掟出，竟然比手槍還要快，那第九個死者，就給活生生的釘在牆上。

「砰！」死者的手槍發出最後一顆子彈，轟得天花板破片落下來。

「攻進去，攻呀！」外面的「攞膽」阿標發號施令，吉普車就直撞向大門，把那結實的「搪攏」撞得碎木四濺。

車上的阿標提着機關槍，瘋狂掃射：「殺呀！」整個地方給掃射個稀巴爛。

「死呀！」阿標又再吼叫，機關槍不停掃射，連一發子彈都掃盡時，才開始清醒過來：「野狼，野狼在哪裏？」

野狼連翻帶滾，早就滾出屋外。

吉普車趕盡殺絕，倒退出屋外，簡直窮追不捨。

野狼飛撲向屋前柴堆，因為這裏他預早收藏了手榴彈，眼看吉普車衝來，一連就掟出兩個手榴彈……

「轟！」

危急間阿標彈起，直撲魚塘。

車上另外兩名密偵沒這麼幸運，竟成為第十和第十一名死者。

屋外的野狼弱點全都暴露了。

殘餘的六名電單車手不再放過他，此時的野狼赤手空拳，他正想再往柴堆裏找尋手榴彈，那電單車就直向他衝來，野狼就地一滾，豈料飛來一條鐵鏈，纏着他的右腳，與此同時另一輛電單車飛來，另一條鐵鏈飛出，竟纏着他的左腳……

於是，兩輛電單車向前奔馳，野狼整個人給拉扯得快要五馬分屍……

「我死了！」野狼感到很痛苦。

「野狼，我來了！」突然一輛電單車飛馳而至，那是靜子呀……

靜子？較早前，她往電話亭撥電給第七號情報員，豈料被一名兇悍之極的密偵襲擊，她被壓在地上，而鐵棒緊壓着粉頸，她感到窒息。「我不能死，不能死呀！」她的手拚命地在地上抓着……

竟然給她抓着那枝航空曲尺手槍……

「砰！」

那惡漢再也爬不起來。

靜子就躺在那裏喘氣，她厭惡地推開身上的死屍，她怔怔的看着頭上的冷月，突然心裏有寒意：「野狼？他怎樣？他會有事嗎？」

靜子連忙飛躍上電單車，全速往魚塘方向奔馳，正好趕上惡戰。靜子手上的航空曲尺毫不留情，那兩個用鐵鏈拖着野狼的兇漢，胸膛上掛彩，爆出鮮血，人就翻撲進魚塘裏沒頂了。

現在所餘還活着的密偵就只有四個，他們都感到害怕，這野狼簡直就是殺人機器，他的殺人意志已經超越肉體的局限，那實在太可怕了。他們明白到，

唯一逃生機會，就是：「鬥到底，殺死野狼！」

其中一個人發出很恐怖的叫聲，他率先駕着電單車直衝過來，野狼拿起鐵鏈揮動着，竟然捲着他的頸項，那人就凌空飛起，「轟」的撞在石牆上，摔個肝腦塗地。

所餘的三個騎士，其中兩個又再駕電單車衝向野狼……

另一邊的靜子看得急了，把航空曲尺拋向野狼，大叫：「接着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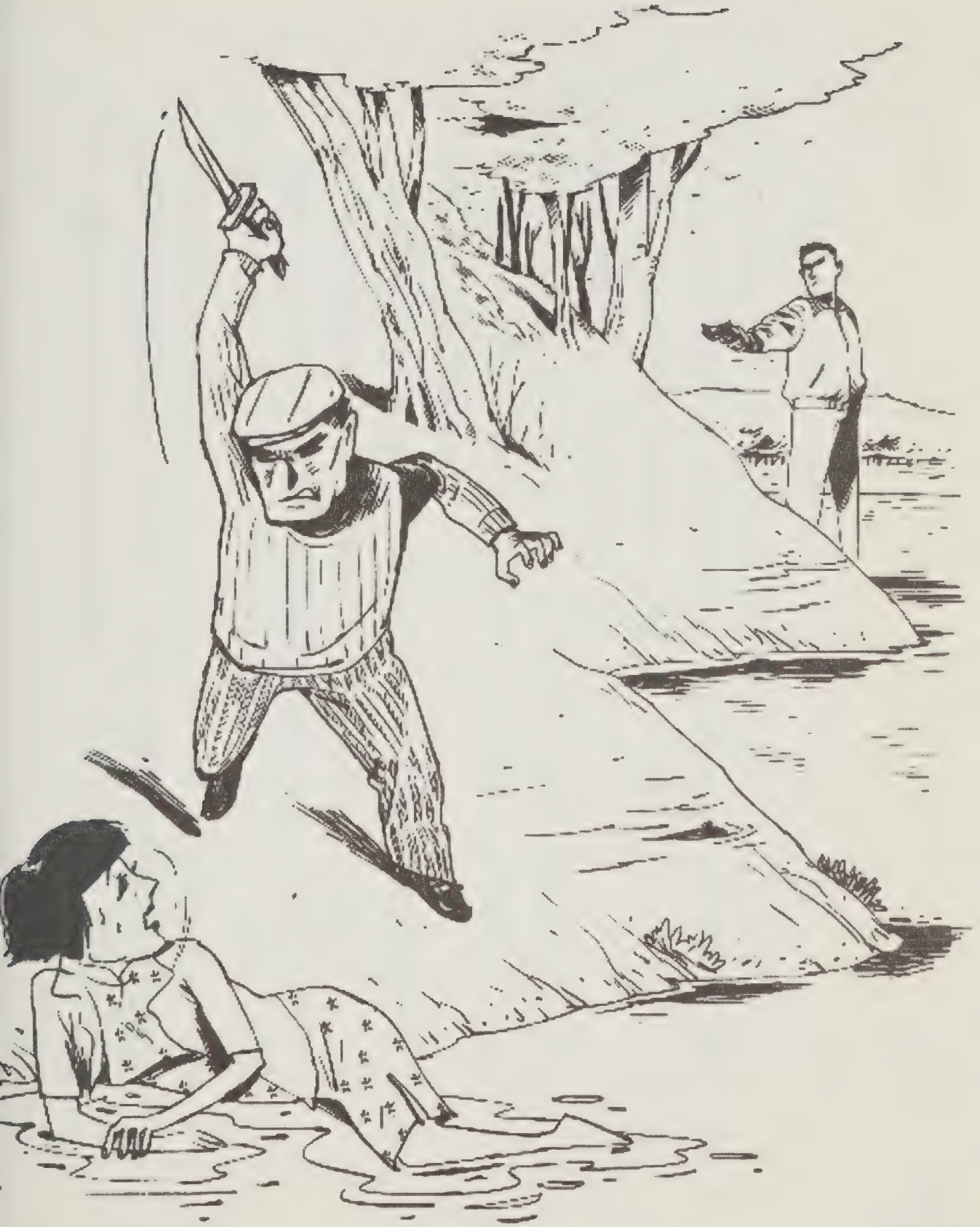
野狼把握這千鈞一髮的機會，航空曲尺到手，那兩個傢伙登時人仰車翻……好了，就只剩下一個密偵了。

那傢伙在進攻大屋時，趾高氣揚的吹奏着口琴，如今已怕得要死，駕着電單車掉頭便走，但野狼不放過他，一槍把他身子轟得飛起，那電單車就失去控制，飛撞向靜子……

「靜子，小心呀！」野狼大叫。

事情實在瞬息萬變，那失去控制的電單車飛撞向靜子，來勢洶洶的，靜子危急間跳車逃避，一失足，人就翻撲進魚塘裏去……

「靜子……」



野狼大叫，飛撲向魚塘。

靜子浮出水面，叫着：「我沒事呀！」

野狼這才放心，竟放緩了腳步，畢竟這場惡戰使他耗盡了體力。他看着全身濕淋淋的靜子，游近塘邊，他為她安全而放下心頭大石。

「靜子……」突然靜子身後面的水在離奇的波動着，野狼感覺到有危險，危急間發出呼號：「快，快一點呀，靜子，妳身後……」

靜子本能地在水中回過身。

「逢！」那波動的水面突然濺起大量水花，水下面那蠢蠢欲動的怪物，霎時間冒出水面。月影底下，那黑黝黝的怪物，倍覺恐怖，靜子竟嚇得呆了……

遠處的野狼看得清楚，那不是甚麼怪物，而是「攞膽」阿標。當時那吉普車直撞向野狼，野狼拋出兩顆手榴彈，這阿標就彈起墮進魚塘裏，嘿，他竟然不死，還非常狡猾，潛伏水中，等待攻擊機會……

「靜子，逃命呀！」野狼大叫。

說時遲那時快，濕淋淋的阿標，這才冒出水面，高舉手上匕首……

簡直千鈞一髮，野狼手上的航空曲尺發難，水面的阿標身子震動一下，顯

然中了彈，但他狠命的一刀當胸刺向靜子。

靜子發出慘叫，她感到劇痛攻心，她拚命推開他，向塘邊上游去，此時野狼已奔來，伸出手，使勁把她拖上來。但受傷的阿標並不放過她，鐵腕一伸，緊抓着她的足踝。

「野狼……」靜子痛苦的掙扎着。

野狼的手槍對準「擺膽」阿標，豈料「達」的一聲，子彈用盡……

阿標獰笑着，他緊捉着靜子的腳踝，實行一起沉在水中，同歸於盡……

「野狼……」靜子拚命掙扎。

野狼人急智生，拿起預早已部署好的電油罐，使勁的掟向阿標，那傢伙不防有此一着，竟給重重的擊中頭部。

靜子乘機掙脫他，連翻帶滾的登陸。

那電油罐放出大量電油。而那個阿標拒絕下沉，他兇悍異常，身子又再次冒出水面……

「火柴，火柴呢？」野狼竟找不到點火的工具，眼看着阿標快要向塘邊上撲來……

佈滿電油的水面。

那個「攞膽」阿標雖然受傷，但表現得很兇悍，憑着強勁的腰力，身子在水中一挺，人就像水怪一樣冒出水面，飛快的撲向塘邊……

「點着水面的電油！」野狼心裏焦急，他找不到任何生火的東西，而受傷的靜子又生死未卜，使他心神和氣力都不能集中，他就咬牙切齒：「媽的！」

那邊的「攞膽」阿標已靠近塘畔，他發出恐怖的吼叫聲：「我要殺死野狼，兇殘的把他殺死，不為甚麼，只為殺人而殺，殺殺殺殺……」

多麼殘酷的夜呀！

「殺！」阿標爬上塘邊，才舉頭，但見迎面一腳踢來，他本來就無法閃避，而這一腳踢得虎虎生風，他整個人就像皮球般，給踢得掉進魚塘裏去了。

來者是誰？

是魁梧個子的幫會殺手洪坤。整個生死鬥過程，他不打算參與，只躲在黑暗中冷眼旁觀。他對「攞膽」阿標的作風一點好感都沒有，而最關鍵性，就是他認出野狼——一個他曾經最佩服的江湖人物。於是，洪坤就決定踢出這致命的一腳……

「擦！」洪坤劃亮了一枝火柴。

當兇悍的阿標自水中第三度冒起時，那枝燃着的火柴已掟進水面的電油上。

「逢」，頓成火海一片。阿標不能倖免，全身着火，發出悽厲異常的叫聲。

那邊伏在地上受傷的靜子看得呆了，竟「哇」的哭出了聲，而野狼緊緊的摟着她，舉頭怔怔的看着那神秘來者。

「他為甚麼幫我？我還有力量戰鬥嗎？」

「野狼，我不是你的敵人！」洪坤叫着。

野狼才吁了口氣：「靜子，妳怎樣呀？」

「我不會死的！」靜子流着淚在笑。

「快點，我有車，車上還有救急藥物。」洪坤說道。

「你可以行動嗎？」野狼問靜子。

「不用了，」洪坤俯身就抱起了靜子，急叫：「立刻離開這裏，免得有變！」

「好！」

洪坤抱着靜子往公路方向跑，野狼尾隨，走不夠幾步，直覺地感到背後魚塘那片火海有異。

他立刻回轉身，赫然見到一個火人爬上魚塘邊緣，屹立在空地上，實在太可怕了，世間上竟有如斯兇悍的人呀！

「我要毀滅你！」野狼吼叫着。

「我要毀滅你！」

野狼發出獸性的呼喚。那「火人」阿標似乎聽到了野狼的聲音，他用緩慢的行動朝野狼走來。

野狼見空地上還有一大鐵桶的電油未用，他迅速扭開缸塞，把鐵桶打翻，電油陸續灌注地上，然後使勁把鐵桶一推……

鐵桶滾向火人，與此同時野狼發足狂奔。那鐵桶與火人撞在一起，跟着「轟」的一聲巨響，那火人竟給炸得滿天火球，連一點碎片都沒殘留。這是「擺膽」阿標最擺膽的收場。

＊　＊　＊　＊

公路上的貨車在黑暗中飛馳……

在一個老遠的不知名的地方，貨車停下。那間住着鄉村醫生的石屋，門給拍得「砰砰」的響着……

醫生睡眼惺忪的開門，洪坤抱着靜子急不及待的入內，已經不停叫着：「快救人呀！」

昏暗的燈光下，野狼留意到靜子身上滿是血，他要陪她，醫生不許……

「想我專心救人嗎？」鄉村醫生皺着眉道：「就請你們在屋外等候！」

「醫生！」野狼欲言又止。

洪坤扯着野狼出，這時，一個瘦削個子的人影自貨車上跳下來。因為野狼一直在貨車後廂陪伴着靜子，他竟然沒察覺車頭還坐着另一個人……

那瘦削的人影，在夜風之下吹得白髮飄揚，那永恆冷板板的聲音：「野狼！」

「快刀阿五——」野狼叫出。

「對不起，我害了靜子——」阿五嘆氣。

「這事與你有關？」

「佐治黃迫我找尋殺死他手下的兇手，洪興幫的人追蹤到你們——」阿五很歉意的說：「但，我發誓，我……不知道要找的是你！」

「嘿，天意！」野狼嘆着。

「阿五先生的恩人被脅持，這佐治黃太卑鄙了！」洪坤說。

野狼感到憤怒，「砰」的一拳打在貨車上，「太豈有此理！」

「事情有點不妙！」洪坤突然說：「佐治黃今夜損兵折將，阿五先生，說不定他老羞成怒，會對你的人不利！」

這「快刀」阿五顯然弱於謀略，面色頓變，驚叫起來：「麗兒，她怎樣了？」

「快點回去救人！」野狼急叫。

「沒錯！」洪坤跳上貨車。

「阿五，我就留在這裏照顧靜子，我會安全的，快點走！」野狼說。那貨車就絕塵而去。

* * * *

「麗兒，我來了！」阿五心裏在叫。

貨車橫衝直撞，十分鐘未夠已抵尖沙嘴，洪興幫的人已備電拖渡海。這才登陸，阿五發足往山上跑，直奔向「鴨巴甸街」，直奔上那座破爛得要塌下來的木樓。木樓梯發出急促的鳴響，再配上阿五的喘息聲音，彷彿交織着命運的樂章……

「砰！」推開三樓的木門。阿五遭遇到無數對絕望的眼睛，他已經感到凶多吉少，立刻撲向麗兒的房間，心就冷了一大截……

房門整隻給拆下來，裏面一片凌亂，瞽師父女當然都不在了，阿五頹然的坐下，怔怔的望着房裏的一景一物……

那些傷病者在漸漸的蠕動，都聚集在房外，他們的眼神充滿着絕望，甚至，阿五聽到了飲泣聲。

洪坤排眾而入，坐在阿五身前。

「他們說半小時前，密偵押走了麗兒父女，」洪坤說：「還留下口訊……」

「甚麼口訊？」阿五大叫。

「限你三日之內，帶野狼的人頭交換麗兒父女的性命！」

「媽的！」

「好毒辣！」洪坤咬牙切齒的說道。

「有說交換地點沒有？」

「松仔崗憲兵部！」

「大埔松仔崗？」阿五沉吟着：「為甚麼在哪裏？為甚麼？」

「佐治黃似乎怕得要命，躲在那裏會安全得多，因為他最得力的太保全都死掉，」洪坤分析道：「這松仔崗憲兵部是新界區主要刑場，部署了重兵，連蒼蠅也無法闖得進！」

「我要殺死他！」阿五一拳劈在枱子上。

「沒錯！」洪坤冷靜的說：「我們有三天時間部署！」

「我們？」阿五望他。

「最低限度有我、野狼，和你！」洪坤答得誠懇。

「為甚麼有你？」阿五習慣獨行獨斷。

「在我宰了那個阿標之後，就決定要宰那個佐治黃！」

阿五默然，他明白到江湖上的頭號殺手是有着自我守則，事情惹了上身，就不會半途而廢，必定會堅持到底。

「好吧，」阿五感激的說：「你就去接應野狼，我們要集中實力！」

「哪裏會面？」

「大西洋會所！」阿五突然想起來。

* * * *

昏沉沉的夜。

「大西洋會所」的雲川已經醉得伏在枱上陷進昏迷，他的身子突然顫抖起來，彷彿間他的心魂是在鬥爭——在沉淪與超升之間掙扎而無所適從。

此時，秀蝶曼妙的自二樓步下。

每一個夜，她要設辦法勸他上牀，她要用很大的耐性忍受他的醉語……

「唉，永恆的雲川，你的人生是醉，還是醒？是玩世，還是逃避？」秀蝶又憐又愛的看他。

沉醉中的雲川突然搖着頭。

「唉，你究竟否認甚麼？」秀蝶輕嘆。

她是不會得到答案的。她試圖扶起他，但他拒絕站起身，頭就仰着的枕在椅背上，再也不動了。

突然大門給敲得很響，這裏永遠光臨半夜來客，為甚麼，為甚麼呀？

秀蝶見雲川一點動靜都沒有，倒有點手足無措，輕聲叫着：「誰……誰呀？」

外面的人還在敲門，而且敲得很急。

秀蝶唯有大着膽子的開門，赫然見到一個臉孔青白一頭亂髮的滄桑客。她似乎認得他，昨夜在石塘咀大寨門外相遇過……

「我是快刀阿五！」那人說。

「阿五？」秀蝶好像聽過這名字。

「他呢？」

「醉了！」

「嘿，」阿五冷笑：「唯一的答案！」

阿五大步的入門，環顧四週，見調酒的「水吧」處有一桶冰水，這便拿起，來到雲川身前，竟使勁的潑過去。嘿，雲川自沉醉中驚醒，初時他感到震怒，但當他見到站在身前的是「快刀」阿五時，他就開心得很：「阿五，果然是你，我知道你會找我的！」

「找你是沒好處的！」

「我知道……」

阿五望望秀蝶。

「OK，秀蝶，妳上樓休息吧！」雲川說。

秀蝶老大不願意。

「這是男人的事嘛！」雲川就愛她的淘氣。

「哼，大男人！」秀蝶嬌嗔着，給他一個吻：「Good night，大男人！」

兩個大男人目送秀蝶上樓，突然相視着，好像要看透對方的心思。

「是聚舊的時候了！」雲川吁着氣。

「沒錯，野狼會來！」阿五說。

突然梯間發出響聲……

「誰？」阿五吼叫。

阿五目光比梟猿還銳利，他看到梯間有個人影。從二樓步下來的是那個朝鮮混血美女瑪莉，顯然她與鋼琴師森美幽會完畢，準備回家。

「對不起，」瑪莉說着，輕盈的走來，摟着雲川給他一個吻，咬咬他的耳

朵，輕聲說：「明天找個時間來我處，因為我需要你呀！」

「OK Honey!」雲川吻她。

這瑪莉離去時還給阿五一個挑逗的微笑。

「她是誰？」阿五直覺到有問題。

雲川只聳聳肩。

「我差點害死野狼，現在卻害苦了靜子！」阿五嘆氣。

「為甚麼？」雲川追問。

於是阿五就將日來發生的事情告訴他，但雲川覺得有點懷疑：「照理憲查雷明已毀去野狼的全部資料，那佐治黃怎會這麼神通廣大查得出來……」

「當夜雷明找你時，這裏還有誰？」阿五問。

「沒有誰！」

突然他記起了，那個惹火的瑪莉在挑逗他，他們瘋狂的做愛，然後他醉倒，跟着她追問：「野狼是誰？」他再也記不起曾經說過甚麼的話。難道是她？這蛇蝎美人嗎？雲川突然不寒而慄。

「你想起甚麼？」阿五問。

「沒甚麼！」雲川答。

阿五拿起枱上一瓶酒，竟「骨骨」的喝着。

「你也喝酒？」雲川輕描淡寫的說。

「醉眼看人間，那會很美！」

「嘿，嘿！」雲川冷笑。

「你笑甚麼？」

「我醉後只有一種感覺！」

「甚麼感覺？」阿五問。

「很醜惡的感覺！」

突然之間，大家沉默起來。

跟着，門外「拍拍」的又是急促的拍門聲。

「誰？」雲川問阿五。

「一定是野狼！」

果然是野狼，洪坤抱着經治療的靜子。

「靜子怎樣？」雲川焦急的問。

「死不了，只是失血過多，要好好的調養！」野狼答。

「好吧，就把她搬上二樓，明日我找醫生照顧她！」雲川說道。

這是個紛亂的夜。突然，門又再敲響。

「誰呀？」

「大西洋會所」永遠都有不速之客。野狼知道是誰：「第七號情報員！」沒錯，果然是第七號。自從靜子在電話亭與他失去聯絡之後，他就急得像熱鍋裏的螞蟻，結果是野狼與他聯絡上：「大西洋會所集合，事關生死存亡！」

就這樣，全部集中在「大西洋會所」，在討論對策。

「佐治黃一定要殺！」野狼叫着。

「可惜打草驚蛇，早就躲進大埔松仔崗的憲兵部避風頭，奈何！」洪坤說。

「麗兒，我要救她！」阿五說。

突然之間，雲川笑起來：「這算是甚麼？替天行道嗎？」

「雲川，你永恆不變！」野狼說。

「You're right!」

「我們相遇，是喜還是悲？」野狼問。

「God damn it!」雲川痛苦的叫：「野狼，你應該知道我欠你太多！」

「這年頭，我們不欠誰的！」野狼冷笑。

「野狼！」

「所以，我們的事，你用不着參與！」野狼說：「靜子，就請你代為照顧吧！」

雲川為之默然。這紛亂的夜，有着很多紛亂的人際恩怨。回憶裏的人物，噩夢裏的人物，也都一一出現，也許命運就是如許的惡作劇。

「松仔崗有多少憲兵？」阿五問。

「超過一百人，」第七號情報員說道：「那是一個活地獄！」

「嘿，那百幾個將會是死人，那時才是真真正正的地獄呀！」野狼說得很隨意，但相當肯定，因為他是個殺人機器。

「松仔崗位於大埔山坳，那裏有所古老大屋，總共三層高，天台設重型機關槍陣，居高臨下，起瞭望及防衞作用，」第七號情報員繼續分析形勢：「每

層樓的露台亦部署哨兵，下面那一大塊空地改裝為刑場，四週圍牆高聳，裏面還有兩部坦克車……」

「夠了！」野狼大叫。

「我回洪興堂準備武器！」洪坤說。

「好得很！」野狼說。

「幾時出擊？」第七號情報員問。

「越快越好！」阿五說。

雲川一句話都沒有說，不是因為拒絕，而是他突然想起一個人，而這個人很有問題，曾經從他口中試探出野狼……

「瑪莉，我要殺妳！」他心裏說。

* * * *

黎明，跑馬地的街道空洞洞的，只有收垃圾的工人持着掃帚，發着單調的「擦，擦，擦」的掃地聲音。夜來下了一陣雨，滿地都是細碎的樹葉，落得一片凌亂……

「媽的，這年頭甚麼都不生長，」掃地的舉頭望着路旁的樹，不停的詛咒

着：「為甚麼這條街的樹不死？」

突然，一輛開篷跑車飛馳而至，捲起一地的落葉，那掃地的氣得頓足。開篷跑車跳下來的是許雲川，他舉頭望望那座洋樓，立刻奔上三樓，門是鎖着的，他就按一下門鈴，裏面沒半點反應，於是再按着門鈴……

門開，是瑪莉，她披着薄如蟬翼的絲質睡袍，性感的體態全部暴露了。唉，瑪莉，妳是魔鬼……

「是你，雲川！」瑪莉還未能驅散睡意。

「上山頂吃早餐好嗎？」雲川給她一個微笑。

「這麼早，You must be joking!」瑪莉懶洋洋打着呵欠：「Come in!」

雲川就進入瑪莉的香閨。

這層樓沒有間格，不分廳和房，當中是一張雙人牀，靠窗那邊放置一座黑得發亮的鋼琴，靠牆那邊擺置一個磨砂玻璃的屏風，後面是一個白磁浴缸，其他就是空空洞洞。

瑪莉擁着雲川，雲川只想殺她。瑪莉的紅唇主動的吻他，手就探進他的衣服裏去，撫摸他的肌膚。

雲川突然興奮起來，慾望和殺機同時爆發，他把她推在牀上，粗暴地撕開她的絲質睡袍，撫弄她堅挺的乳房，愛慾極度澎湃……

「雲川！」瑪莉瘋狂的叫。

「我要殺死妳！」雲川心裏說。

兩種動機，卻朝向一種行為而去。

這是原始的、獸性的，另一個形式的殺戮呀。

「雲川……」

雲川就進入她的身體。那是生與死的交合。

良久，雲川離開她的身體，他們就陷於昏睡之中。良久，雲川起牀，他赤着身子，坐到鋼琴之前，開始彈奏《支那之夜》。而瑪莉也赤着身子的起來，她摟着他，深深的吻他。

「洗了澡，就上山頂吃早餐！」瑪莉咬着他的耳朵。

「OK，你想聽甚麼？」雲川說。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瑪莉說。

這是《綠野仙蹤》電影主題曲。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雲川用沙啞的聲音，試圖唱着荷李活女星茱地●格蘭的首本名曲——《綠野仙蹤》的電影主題曲。

唉，《綠野仙蹤》，一個童話，而這末日人間是不存在童話的。赤裸裸的瑪莉，就摟着赤裸裸的雲川，但內心一點不袒裎。太懂得媚術的瑪莉，她輕巧地張開紅唇，吐出丁香小舌，微舐着他的耳朵、他的鬢、他的頸……

他感覺到她再度挑逗他的慾望，這女人視做愛為一種毀滅，太恐怖了。

「請不要忘記，我們要上山頂吃早餐！」

瑪莉咬着他的耳朵，呵氣如蘭：「改吃午餐好嗎？」

瑪莉熾熱的吻他，他感到她體內的慾火，他心中震慄，因為他在玩火呀。

瑪莉的玉手開始撫弄他身上每一寸地方……

「雲川……」

雲川興奮了。

他看到鋼琴上有一瓶酒，他伸手拿了，「骨骨」的喝着。她奪去他的酒瓶，把酒液傾注在他的胸膛，然後微張着紅唇吻着吮着。酒酒酒酒……魔鬼的

溶液，色慾的媒……雲川扳起瑪莉的嬌軀，她的背壓着鋼琴的鍵，發出錯亂的幾下鳴響……那是個死亡遊戲。

「雲川，噢……」

瑪莉擺動蛇一樣的腰，掙脫雲川的摟抱，翻身躺上鋼琴蓋面。這鋼琴很大，是演奏家用的那種，烏黑得發亮，現在還烘托着白中透紅的玉體，簡直就是魔鬼的誘惑……

「我要殺死妳！」雲川心裏在叫。

他翻上鋼琴蓋面，抱起她的雙腿……

這鋼琴雖然很結實，但不容易承受上面冗長而瘋狂的衝擊，大有崩潰瓦解之勢。越是驚險，上面那一男一女越感興奮……

「唉……」瑪莉對縱慾的感嘆。

那鋼琴又響了幾下，敲出死亡的前奏。衝擊過後，鋼琴靜止下來了。雲川就伏在瑪莉身上，突然感到很虛無，因為這個完美的嬌軀，在幾分鐘之後，就會是一具屍體。他突然想嘔吐，他翻身自鋼琴落下，彎着腰，手臂靠着琴鍵，喘着氣……

「怎麼呀？」瑪莉伸出手撫摸他的頭髮。

「沒甚麼！」雲川拿起酒瓶喝酒。

「浴後就上山頂午飯！」

瑪莉往屏風後出浴。

屏風後傳出浴缸的戲水聲。

「雲川，請給我彈奏一點東西！」瑪莉隔着屏風叫他。

雲川靜悄悄的穿上西褲，掏出袋中的「邦寧」小型手槍。

「瑪莉，我要殺死妳！」他心裏叫着。

「雲川，請彈奏一點東西，」屏風後面的瑪莉叫着：「你為甚麼不彈呀？」

雲川握着他的「邦寧」小型手槍，輕巧地敲打着鋼琴鍵，鳴奏着死亡舞曲，多麼單調，多麼淒涼……

屏風後面的水聲靜止下來，未幾，傳出瑪莉的聲音：「雲川，你奏的是甚麼？」

雲川提起那瓶酒，「骨骨」的喝着，那枝「邦寧」小型手槍繼續敲打着鋼

琴鍵……

「雲川——」

「胡亂的彈着，找靈感作曲！」雲川漫無目的地應着。

「雲川，You know——」瑪莉嬌嗔着：「You are a nosy composer!」

沒錯，nosy，雲川開始厭惡自己，因為他要被逼殺人。他握着的「邦寧」小型手槍，單調地敲完最後一個琴鍵……

美麗性感的瑪莉，就恍若出水芙蓉，赤條條的自屏風後轉出，順手拿起掛在屏風上面的浴巾……

「唉，瑪莉，妳有愛神維納斯的胴體，so what?」雲川心裏說：「我現在要殺妳！」

雲川的「邦寧」小型手槍舉起，在十多呎外向瑪莉的裸背瞄準，就此刻此秒，瑪莉持着浴巾轉身。

「做甚麼，雲川？」她的聲音沒半點驚異。

「我要殺死妳！」雲川肯定的說。

「Why?」

「因為妳是日本女間諜！」

「大西洋會所甚麼人都有，你不是見慣的嗎？」她隨意的笑，簡直不當死亡是一回甚麼事。

「今次不慣，因為妳出賣我，出賣野狼！」

「哈，哈！」她浪笑着：「你和野狼是鬧同性戀的嗎？」

「Shut up!」

她還在笑，笑得胸脯抖動，乳房蕩漾。雲川有點錯愕，她太美了，為甚麼一定要毀滅她？太不合邏輯了。瑪莉不再笑了，突然她掟去手上的浴巾，手上竟持着一枝間諜用的小手槍，原來她早在浴巾裏收藏手槍，這就是間諜本色……

「砰！」

雲川轟出一槍。瑪莉的身體顫抖一下。差不多與此同時，她的小手槍發難，他感到肩頭燙熱的一陣劇痛，他的「邦寧」小型手槍快持不穩了……

「砰！」他再轟出一槍。

瑪莉就倒下來，從此不起。雲川放鬆手，「邦寧」手槍墮在琴鍵之上。他

看看肩頭，血慢慢流出，僥倖傷得不重，虛無開始蠶蝕他的心靈，他拿起那瓶酒，大口的喝將起來，然後把僅餘的，往傷口灌去，又是一陣的劇痛……

「噢——」

雲川往窗外望，竟沒半點動靜，下面那個掃垃圾工人，還是一邊掃地，一邊在詛咒。

「Sorry，瑪莉，」雲川看着屍體：「本來我不想殺妳，妳太狡猾了！」

他披上西裝，離開這裏。

他跳上開篷跑車，絕塵而去，那掃垃圾的又在詛咒：「他媽的，混蛋，活死人！」

跑車飛快的衝到畢打街，雲川衝進「大西洋會所」。早上，這裏是不開業的，會所空洞洞，森美在練琴，驚異於雲川的西裝滲血……

「Damn，快找陸醫生！」雲川叫着。

「He's upstair!」森美平淡的說。

雲川這才記起，樓上有個傷者要醫生照顧，森美早就安排了。

雲川衝上樓，一失足，竟然絆倒，他就連翻帶滾的滾進靜子房間，就仰着

身子趟在地上，他看到野狼和陸醫生在俯視着他，但目光一點都不驚異，因為他們知道這傢伙不羈慣了。

「靜子怎樣了？」雲川躺着的說話。

「醒了一陣子，因為虛弱，現在睡了！」陸醫生說。

「你受了傷！」野狼叫着。

「不要緊，有陸醫生在此！」雲川笑着。

「唉，你們幹嗎呀？」陸醫生搖頭嘆氣：「開辦屠場不成？」

「沒錯！」雲川面上泛起慣見的玩世的微笑。

「有力量可以站起身嗎？」這位五十歲架着老花眼鏡的陸醫生，沒好氣的說。

「當然可以！」

「可以走動嗎？」

「當然可以！」

「那麼就請你站起身，自動自覺出去，找個房躺下來，我替你取出子彈頭！」陸醫生氣得大聲呼喝。

末日人間

「Yes, sir!」

* * * *

中午烈日當空，熱氣蒸薰。

大埔一邊是海，一邊是荒原。從海的一隅，眺望地平線，但見荒原上崗巒起伏，氣勢磅礴。突然，一輛軍車出現荒原之上，噴出一道灰黑色的廢氣，形象詭異。

那軍車努力的駛上通往松仔崗的崎嶇道上。山上那古老大屋，在烈日之下，蒸發着死亡的氣息，沒錯，好一個活地獄。

那古老大屋前面的廣場，放着一張長枱子，擺滿了食物和酒，頭頂就是烈日……

「哈，哈，哈！」那是佐治黃的笑聲。

這個佐治黃與憲兵隊長日高吉次據桌大吃大喝，幾個軍妓相陪，左擁右抱的，淫聲浪語一片……

「轟」的一聲巨響。

廣場外面的鐵閘給撞得破爛，那輛形象詭異的軍車長驅直進。

裏面廣場空地那羣懶散的憲兵還在吃喝玩樂，見軍車破閘而來，還以為有同僚酗酒亂鬧，鬧出亂子，一時間竟湧起笑罵聲：「哈，哈，畢架也魯！」

豈料說時遲那時快，車後廂的門踢開，野狼與阿五同時飛躍下來。剎時間，笑罵聲中止，換來是一片的驚懼，「幹甚麼呀——」

野狼兩手各持手提輕機，瘋狂的掃射起來，那十多個憲兵發出很恐怖的慘叫聲，身子給輕機槍子彈打得不停震抖、扭曲、痙攣、濺血，好一場死亡之舞呀。

古老大屋天台的哨兵此時已有所警覺，他們所佈的重機關槍就往下面廣場掃射了。

野狼是久經戰陣，他偷襲得手立刻撲向一輛吉普車後掩護自己。軍車上的洪坤鐵臂托起重機槍，仰天一輪轟擊，頂樓的玻璃窗破裂，磚瓦的碎片四濺，還有血肉橫飛……

偷襲成功，得勢不饒人。

第七號情報員所駕着的偽裝軍車在廣場上騁馳，洪坤兩條鐵臂托着炮一樣的重型機關槍，橫掃千軍，血洗廣場，好恐怖的景象呀。

古老大屋門前那張枱子，佐治黃和日高吉次已經不懂得笑了，而那幾個軍妓已經嚇得花容失色，不斷的尖叫着。

「媽的！」佐治黃詛咒着。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人影飛撲而至，他就是「快刀」阿五，而且來勢實在太迅速，佐治黃還來不及拔槍，那快刀已經劈到……這是生死存亡的一刻，佐治黃突然使勁一拉身旁軍妓，擋在他的身前。

「波！」無情的刀劈來……

「波」的一聲，無情的刀就劈入那女的身體，血全都濺在阿五身上。

狡猾的佐治黃把女人推向阿五，跟着連翻帶滾的竄進古老大屋裏逃遁。

阿五失手，非常震怒，一旁那憲兵隊長日高吉次已嚇得面無人色，危急間拔槍。阿五的刀自那女人身體上拔出，順勢橫掃一招，快得只見一道寒光，一隻持槍的手臂飛上半空……

那憲兵隊長呆了，跟着感到劇痛攻心：「我……我……」

阿五第二刀來了，日高吉次的人頭滾在桌子的食物堆裏。

此時第七號情報員的軍車駛至，他飛身躍下，配合阿五的行動，殺入古老

大屋去……

這幢房子實在太大了，裏面空洞洞，陰沉沉的，阿五就提着刀，在長走廊上奔跑，突然幾名憲兵在盡頭出現，他們都亮出明晃晃的東洋刀。

刀鋒冷，殺意狂。獸性的呼號，阿五不要命的攻擊。

慘叫聲，兩個憲兵給劈翻地上。

「快去救麗兒！」阿五對第七號情報員說。

「OK！」

第七號情報員在走廊上飛奔，終於給他發現地下室入口，於是拾級而下，突然遭遇了一個巨人，他面目糢糊、樣貌醜惡，顯然是被毀了容的怪物，此一驚非同小可。第七號失聲驚叫：「巨無霸阿森！」

沒錯，就是佐治黃「十三太保」之中死剩的殺人機器「巨無霸」阿森，他雖然敗在野狼手上，全身大部份燒傷，但生命力頑強，堅決不肯死亡，那實在太可怕了。當佐治黃來到醫院，告訴他「擺膽」阿標已經遇害，他就震怒萬分，堅決出院：「我要為阿標報仇！」

第七號情報員在危急間，右手拔出左輪，豈料阿森比他更快，巨臂一伸，

鐵腕緊握他持槍之手。第七號情報員只感到劇痛攻心，右手腕的每一根骨頭都生似折斷開來了，那實在很痛很痛很痛呀……

他再也把持不住那枝手槍。

「巨無霸」阿森發出恐怖的獰笑聲。

說時遲那時快，第七號情報員的左手還可以活動，立即往自己腿部一探，拔出另一枝手槍，就朝巨人的頭部轟擊……

「砰！」阿森在危急間側開臉孔，那燙熱之極的子彈劃破面頰，他發出怒吼，巨掌一握，緊緊的握着第七號情報員的左手……

「格，格，格」，第七號情報員的左手骨骼全都折斷，他發出撕心裂魄的慘叫……

說時遲那時快，「巨無霸」阿森攔腰一個熊抱，把他抱起，鐵臂收緊，一於鎖斷他的肋骨，把他置諸死地……

「哎——」第七號情報員慘叫。

他兩手在空間亂抓。

巨人的鐵臂收得更緊。

他拚命搥打巨人的頭，這巨人的臉孔本來就給烈火燒得一塌胡塗，現在盛怒之下更顯醜惡。巨人瘋狂的吼叫了，他兩臂使勁，那熊抱鎖得更緊，跟着，「格，格，格」，骨裂的響聲。第七號情報員只感到五臟六腑在體內翻騰，痛苦之極，他慘叫不絕。

「巨無霸」阿森瘋狂的吼叫。

第七號情報員「哇」的吐出一口鮮血。這是生死存亡的最後一刻，他努力的拔出手榴彈……

但阿森的一雙巨臂拚命收緊，又是肋骨碎裂的聲音。

拚命拚命拚命……第七號情報員發揮僅餘的一點氣力，拉開手榴彈……

「轟！」

簡直係同歸於盡，血肉橫飛，多麼兇殘的人間屠場呀。

上面長走廊的「快刀」阿五聞得爆炸聲，很是焦急，連環斬翻僅餘的憲兵，飛奔過去，突然呆住……囚室的出口，濃煙過後，出現殺氣騰騰的佐治黃，他押着麗兒，手槍抵着她的太陽穴，冷冷的對阿五說：「放下刀！」

「阿五先生，」麗兒哭叫着：「不要理我！」

「收聲，想我殺妳嗎？」佐治黃吼叫。

阿五唯有掟下刀。他身後詭秘地竟出現野狼，但佐治黃有獵鷹般敏銳的眼睛，早已看到，大喝：「站着！」

野狼站着。

「你就是野狼！」佐治黃尖叫。

「沒錯，我是野狼！」野狼冷靜的說道。

「放下槍！」佐治黃呼喝。

野狼把兩手持着的輕機槍掟在地上，跟着攤開雙手……

「嘿，」佐治黃冷笑，手槍緊抵着麗兒太陽穴，怒吼：「想我殺死她嗎？」

「你想怎樣？」野狼冷笑。

「你還有槍，」佐治黃歇斯底里的咆哮：「我就殺死她！」

「嘿！」野狼冷笑。

「你笑甚麼？」佐治黃尖叫。

「不愧是混世魔星！」

「Shut up，把你的槍掏出來，然後拋在這裏！」

野狼迫於無奈，自飛機恤內掏出他的航空曲尺，冷冷的說：「你怎知我還有槍？」

「Sorry，我其實不知！」佐治黃瘋狂的笑了。這傢伙實在太狂妄，太目中無人了。

野狼突然一握槍，對準目標……

「砰！」

佐治黃有點不相信，但這偏偏發生了。

他的前額出現一點殷紅，這是一個子彈洞，跟着鮮血冒出來……

「麗兒，快走！」阿五大叫。

麗兒拚命推開佐治黃……

佐治黃拒絕死亡，緊捉着她。

「砰！」無情的野狼再給他一顆致命的子彈，他放開麗兒，倒下倒下倒

下……從此不起。

麗兒撲到阿五身前，「哇」的哭起來了。

「麗兒，噩夢已經過去！」

不但噩夢已經過去，連帶屠殺亦告一段落。這松仔崗的憲兵部屍橫遍野，而太陽西下，好一片的悲涼……此時一輛警車疾馳而至，洪坤提高警覺，正想搏鬥，車上的人大叫：「我是許雲川呀！」

沒錯，雲川帶了靜子來，而駕車的卻是憲查總隊長雷明……

「野狼！」靜子奔進野狼懷中。

「你們快點走吧！」雲川忠告：「不要留在香港呀！」

「沒錯，」野狼說：「立刻撤走！」

於是幾個人上了軍車。

「雲川，後會有期！」野狼說道。

「沒錯，後會有期，」雲川肯定的說：「這戰爭會告終，我們可以活到黎明的！」

「等待黎明？」麗兒喃喃的說。

軍車去遠。整個人間屠場就只剩下雲川與雷明，還有無所適從的麗兒和她盲目的父親。

「真恐怖！」雷明看着四週，有點毛骨聳然。

「你怎樣向上頭報告？」雲川問：「打算說甚麼呀？」

「循例追查，然後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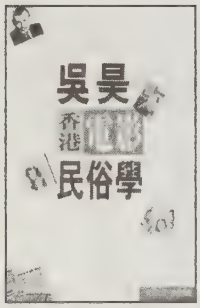
「哈，哈，雷明，你很懂生存之道！」

「彼此彼此！」雷明也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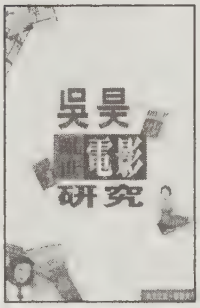
日落映山紅。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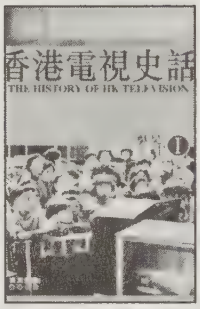
吳昊◎作品



《香港電影民俗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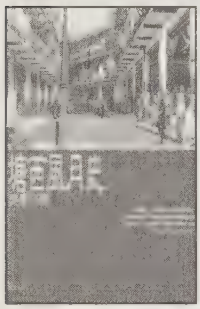
《亂世電影研究》



《香港電視史話》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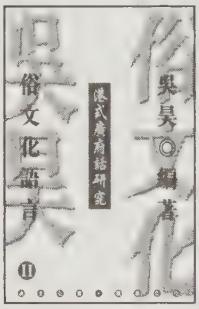
《孤城記》

《香江騎呢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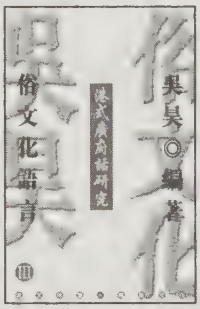


《塘西風月史》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港式廣府話研究》②



《港式廣府話研究》③

《危城十日》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香港電影民俗學》	__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亂世電影研究》	_____ 本	（每本港幣 56 元）
《香港電視史話》①	_____ 本	（每本港幣 56 元）
《孤城記》	__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香江騎呢錄》	__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塘西風月史》	_____ 本	（每本港幣 60 元）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__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港式廣府話研究》②	__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港式廣府話研究》③	__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危城十日》	_____ 本	（每本港幣 62 元）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香港淪陷後 • 末日人間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

你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男　□女　**婚姻：**□已婚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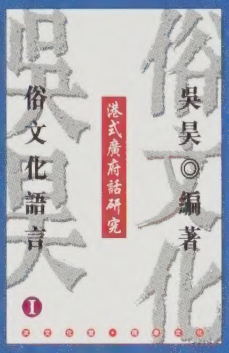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次文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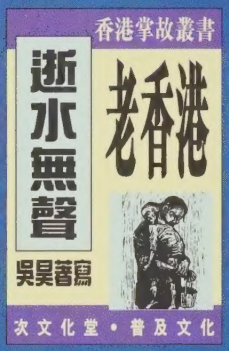
次文化堂

吳昊・著作

《危城十日》



《港式廣府話研究(I)》



《逝水無聲》

《香江騎呢錄》

《亂世電影研究》

《歲月留情》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再起時香島舊事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1761 09955434 7

-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經歷危城十日，香港淪陷。
- 日軍隨即入城，獸性大發，姦淫擄掠，無惡不作，小島頓變人間煉獄。
- 蹱蹂躪，一夜間被洗劫一空，全面失控，一任日軍胡作非為，市民被任意搜查、毆打、施酷刑……簡直是末日人間。
- 無恥漢奸首領，為求生存，滅絕人性，助紂為虐，蓄養手下眾惡徒，殘害同胞，追捕義士。
- 亂世之下，諜影重重。各方情報員為國奔走賣命，義無反顧，不惜捨命捐軀，與惡徒周旋對抗。
- 亡命江湖客、會所富公子、幫會快刀手、嬌弱情報員，身份背景不同，目標卻一致，同心合力殲滅漢奸集團。
- 漢奸雖除，主惡未滅，末日人間依舊。唯堅持信念，永不放棄，黎明必將降臨。

光復浮城港式文學

封面設計：原秋白　插畫：阿高

ISBN 978-962992367-9
9 789629 923679 78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627 $78
ISBN : 978-962-992-367-9
Printed in Hong Kong